

DISTANT SUN 远阳

原作：Flamika

翻译：cainhome86

校正：锁美会成员，特别鸣谢 YYQ

配对：M 中心，多配对

注：NC-17，含 H，DN 正剧的背景。M 角度叙述。虐心文。没有翻译的文字部分是歌词。

译者的前言：

本文一共 8 章，以 M 追忆过去展开的故事。故事颇有些长度，而且一开始看可能会让你有点不耐烦（因为原作者描写得太详细了），但也因此使作者 Flamika 笔下的每一个 DN 人物的都变成了有血有肉，异常真实的个体。看了之后，真的恍惚就有这些人曾经活在身边一般的感觉……

原作者对角色性格的把握真是非常的棒，无论是 L、M、M2、N，甚至是其他人出场不多的角色，都给我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就像真真正正的，有血有肉的人一样，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刻地回忆。

然而，由于本人的翻译水平有限，我不得以擅自将某些大段落分成了小段。在这里先致以歉意。

最后，本文中部分篇章含有 NC17 的内容，请未满 17 岁的读者自行斟酌。

PS 由于事隔多年的关系我忘了授权书放哪里了 OTL 但是请相信我绝对有授权的不信可以问作者！

以上

译者 Cainhome86

目录

DISTANT SUN 前言	1
第一章 母亲.....	3
第二章 尼亚.....	12
第三章 L.....	25
第四章 梅罗.....	39
第五章 洛德.....	53
第六章 哈尔.....	68
第七章 Kira	81
第八章 马特.....	93
后记.....	107

第一章 母亲

No fire where I lit my spark
I am not afraid of the dark
Where your words devour my heart
And put me to shame
Put me to shame
--Crowded House, "Distant Sun"

马特死了，梅罗则在悔恨和绝望中痛苦挣扎。他知道马特不会为此责怪他，可痛苦和失落仍然无法抑制的转化成汹涌的愤怒；然而在穿越这些撕心的苦恼及暴乱的情感海洋时，（却）也正是这种狂暴的情绪持续的温暖着他。这是梅罗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弱点，L 以前时常这么说。

梅罗恨自己这个不完美的天性，可他一点弥补的办法也没有。他恨自己不能放下自尊心和尼亚合作。他恨，当自己看着城市公路渐渐与高速公路接轨，双眼仍旧是如此干涩——尽管除了闪烁的影子和没有一丝光芒的黑暗，他的左眼什么也看不到。

尽管皮肤僵冷，他不愿调开卡车的暖气。当马特不在身边的座位上的时候，他总能记起和马特在一起的时候自己一直是多么的温暖；无论是在车里，在床上，抑或仅仅是在电话的另一头。但现在，他只想让自己沉浸在悲伤之中。然而，就算拼命回想马特那辆布满弹孔的汽车的景象，产生的对自己无能的谴责也不过进一步化为怒火的养料而已——想到这里，他的心像铅块一样渐渐的下沉，空洞的鼓动。

他从骨子里觉得疲惫，就仿佛没有马力的发动机一样；而到达长野后将会发生什么，他也隐约能感觉出来，不，其实很久很久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最糟的是，他对这结局几乎已经无动于衷。

握住方向盘的双手紧了紧，凸显出紧绷的皮手套下充满骨感的关节。他心不在焉的尝试寻找一丝目标，一丝能在这孤独的行程中推他前进的动力；然而，就在这盲目的摸索中，被封锁的那些他不想触碰的回忆忽然被唤起。

“梅罗，你的问题是只把目光放在眼前或者短期的未来上。过去的经历同样重要，但你却没有好好回头凝视它们汲取经验，而只是把它们拖在身后，就像枷锁一样。”

那天 L 所说的这句话的意义，他在最后，终于明白了。

是的，梅罗总是在不停向前跑；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生存方式。回忆那些再也无法回去的地方、那些自己再也无法碰触的人们，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然而在这空虚之中，自己仅剩下的似乎也只有这些回忆了。

因此，当清晨的太阳在偏远的角落缓缓升起、高田清美也安安静静地待在车后座的时候，梅罗决定放任自己，沉溺于那些回忆之中——而这，从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人开始。

*

妈妈。妈咪。母亲。不管怎么称呼，在梅罗心中，她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形象：璀璨，无暇，如梦幻般的短暂虚无，然而又是如此的真实。这有限的 19 年*人生中，是母亲刻划下他在这世上第一步的印记——尽管他的人生只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更多的还是残酷的失败。

封存在他的记忆中的母亲，永远都是那个有着修长双腿、体态优雅的女人。她那双碧眼，仿佛夏日的蓝空；金发浮动，像有生命一般。作为一个如此精致的女人，母亲的笑声倒是意外的沙哑；而她闻上去总是甜甜的，带着点淡淡的肉桂和香子兰的香气。

然而，或许那些只是梅罗的想象。小米哈埃尔·奇尔关于他那水性杨花的甜蜜妈咪的印象，其实并不怎么值得信赖。

他觉得自己当时的记忆和母亲的真实模样多半不怎么吻合；又或许，只是自己在岁月的流逝中扭曲了母亲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了充满罪恶气味的美女？有些时候，他甚至以为那不过是个梦中的产物。

不，然而不是的，当母亲靠在洗澡盆边帮自己洗澡的时候，那在水面上飘散的长长金发的记忆，实在太鲜明，也真实得太残酷。

她的双手是那样的柔软，可人却一点也不温和，还老是强迫他做事做快点——他讨厌这样。

快过来吃饭，米哈埃尔。快过来把你的玩具拿走——我知道你平时动作比这快！米哈埃尔，去你的房间待着。妈妈的朋友要来了，瞧见你他们会不高兴的。你可不想让妈妈的朋友生气吧？

不，米哈埃尔当然不想惹妈妈的朋友们生气。

虽然只有四岁，他也很敏锐的感觉到，当那些朋友发火的时候，妈妈会受到伤害。这一点让米哈埃尔觉得那些朋友根本就是没种的垃圾，不过他还是加快了吃晚饭的速度；如果能让母亲高兴，就能得到额外的零食带回房间吃。

啊，自己的房间。

其实他讨厌那儿。连他这么小的孩子都嫌那个房间小。而且楼上的邻居打起架来跟野狗似的，不仅老把东西踢到地上，叫声还很猥亵（不过当米哈埃尔说出这个词的时候，被妈妈掌嘴了）。每当楼上吵闹的时候，头顶的墙粉就会纷纷落下，直到他那张棕色的旧地毯上有如铺了一滩肮脏的雪水。米哈埃尔怀疑，如果有一天他的邻居要从楼上摔下来，说不定还是会忽略掉他这个蜷缩在床上小孩继续吵。

他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被扔在这个房间自己睡了，而到现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也仍然只有那张小床，一个用来堆放那些无聊图画书的小桌子，和一幅永远没法完成的千块拼图。

小米哈埃尔正坐在脏兮兮的床单上，一点一点的啃着妈妈给他的板块巧克力，尽可能想让巧克力糖维持一整晚。

楼上的男人在骂他妻子“妓女骗子”。妈妈正和那朋友在她的房间里制造着奇怪的噪音。楼上的女人骂她丈夫“杂种废物”。即使零散的硬纸片伴随着楼上的重响被落下的墙粉覆盖了大半……那幅没完成的拼图始终在房间的角落讥笑着米哈埃尔。他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没办法完成那个拼图了。自己根本没看到过拼图的封面，还总以为能靠双手重现……

而这，又怎么可能？

当他回过神的时候，自己已经光脚把拼图从桌子上踢翻在地。母亲的房间隐约传来叽叽嘎嘎的声音，而他则愣愣的看着地上的小碎片，再轻轻的用脚趾拨开。

噪音在耳际环绕不去，就像包围了受惊小鹿的狼群。

不，他再也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他会发疯的。没错，他会变得跟隔壁街上那个穿着女式靴子自言自语的疯老头一样——尽管想象自己穿着妈妈的高跟鞋的样子是挺好笑。他想去厨房或者客厅，随便哪儿都行。如果被妈妈发现，就说自己想喝水好了。

当他蹑手蹑脚的从自己房间走出来，穿过妈妈的睡房的时候，他竟然有种跑进别人家里的错觉。妈妈正和她的朋友竭力的呻吟着，声音大得好像快吐了似的。米哈埃尔赶快逃进了客厅，拼命告诉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围着沙发转了两圈，然后跳上坐垫。弹簧在身下吱吱的叫。他最喜欢在母亲不在时跳沙发。不过这次，他发现趁妈妈没留意的时候，在黑乎乎的环境下更好玩。

然而，由于玩得太开心，他竟然一点也没察觉到母亲和那个朋友已经从房间出来。当客厅的灯被猛地打开时，他那小小的快乐立刻被毁灭殆尽。

虽然以前不曾见过妈妈的那些朋友，不过当那个穿着端庄的男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自己的时候，那个样子已经足够让米哈埃尔觉得他又丑又没用了。不但如此，这人还很蠢，因为看到一个跳沙发的小男孩都能让他勃然大怒。那个男人向母亲大吼大叫，直到脸涨得通红，然后像甩鞭子似的狠狠地甩起他的外套。而母亲却只能在一旁唯唯诺诺地道歉。

不行，谁也不能让她做那样的事情……面前的母亲竟然会变成这个只会软弱啜泣的女人，他无法忍受。

他从楼上邻居那里学了很多词儿，现在它们全派上了用场；仿佛背诵咒语一般，他大声的吼着这些词汇，直到那男人差点就要冲上来揍他一顿。

其实他是想把男人吓跑，但是那些话语却只能激起对方的怒火。最后，在盲目的狂怒中，他威胁要从厨房拿餐刀捅对方——其实自己早该这么做了，他在那一刻想道。那位朋友到底是被自己身为杀手的嗜血天性吓着了，抑或只是怕小米哈埃尔的尖嗓门把所有人吵醒，他其实也不清楚。怎样都好，反正那人随手向母亲扔下一堆钱，之后便夺门而出。

忽然出现的这堆钱让米哈埃尔沉默了。

他对这个结果很困惑，也很吃惊。这个变数是他无法理解的，不过，他也知道钱绝对不该扔在地上。所以他急忙跑过去捡起钞票，然后充满内疚感的抓在手里，递向母亲，并开始为自己刚才乱发脾气感到羞耻；然而母亲只是愣愣的盯着自己。

瞬间，对方此刻的模样映入他的眼帘：她的脸颊满是汗水，长长的金发正贴在潮红的脸上。那些头发非常凌乱；母亲向来是很讨厌这样不整洁的，可是现在……

看着她那散乱的金发，米哈埃尔忽然明白，有些事情，正在慢慢走向破灭。

她转身冲进了卧室，留下他，以及手中攥着的钞票。虽然这是自己第一次拿着这么多钱，可惜他现在根本就不在乎。

*

他以为母亲会向他怒吼或者打他一顿，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她什么也没做。

说真的，他宁愿对方打骂自己；那样感觉上才更正常。然而她却只是在卧室打了很长很长时间的电话——这非常的诡异。甚至当他鼓起勇气敲着门，哭着说抱歉的时候，她也不搭理。

他拧了拧门把，门是锁着的；这让他想狠命踹门直到母亲出来打他一顿为止。然而，他还是选择耐心的等待。母亲是不喜欢他乱发脾气的。

那晚，他就在门外睡着了，中途也一直没有醒来。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隐约感到那双轻轻揽着自己的瘦削的手。

她将他搂进怀里，然后一直抱着他回到那个小小的，充满阳光的房间。她的身上甜香中带着酸味，如同变质腐败的糖果的味道。非常奇怪的是，她那天竟然没有发火。帮他洗头的时候，母亲甚至轻轻的哼着歌，并开玩笑的往他鼻子上抹白沫子。

妈妈感觉好奇怪，或许自己有麻烦了——这个想法划过他的脑海；然而，尽管妈妈几乎不曾对他和善，却也从没有虐待过他。米哈埃尔只是为母亲没有因那天晚上的事情生气而庆幸；而当她为自己穿上只有偶尔参加聚会时才穿的正式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完全抛到脑后。

母亲将他放抱到洗澡房镜子前的凳子上，打算将他的长发梳理整齐。然而由于太长时间没有打理，那些头发早已经定了形；当她打算把前荫分开的时候，那样子怎么看都只让人觉得傻气。最后，她放下梳子，将他放在自己的腿上——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对他了。

“谁是妈妈的帅小伙？”她问道。

“我！”他说。尽管觉得自己早过了回答这种傻问题的年龄，只要能见到她那灿烂的微笑，他就高兴。

真的，孩子总是那么的傻，而米哈埃尔也不过如此。

他觉得母亲的一个笑容就能让整个世界明亮起来，一个笑容，就能让他的焦虑像在阳光下的蒸发掉的泥水一样消失。他相信自己是要和母亲一起愉快地玩上一整天，事实上他也真的很开心；他走在街上，在公园玩耍，在一个正经的餐厅吃午饭，踮起脚尖瞄着店铺橱窗里面的东西。在这整个过程中，母亲一直是最耀眼的存在；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她的世界的中心；而她对自己而言，也是同样的存在。

只要拥有彼此，他们就能这样完美的一起活下去。

他望向母亲淡淡的双眸，发现她也正全神贯注的看着自己的时候，这样的感觉实在太过好了。

米哈埃尔也希望能有母亲那样的浅色眼睛，不过他得到的是父亲的颜色，而和母亲相比，父亲显然是由深色构造出来的。应该说她是这么告诉他的。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也不怎么想见他。

下午渐渐变成了夜晚。当日光一点点暗淡下来时，母亲的身影仿佛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尽管仍然紧紧地攥着他的小手，她的存在感渐渐从他身边消散。

母亲带她来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古老的建筑物前，那建筑物顶端有个金色的十字架。

教堂？明明不是周日，为什么要到教堂来？

在建筑物前院，两名修女正领着一群小孩子进房。米哈埃尔一直认为修女长得像外星人，或者企鹅——或者外星企鹅，不过跟这些穿着古怪的女人在一起的孩子倒是一脸开心。

仿佛魔法似的，一个看上去异常年轻的修女忽然出现在他面前。她那一身暗色的服装仿佛是自身黑发的延伸，全然没有传统修女服的恐怖感觉。她向他微笑时露出的牙齿虽然不很整齐，然而她的双眼却十分和蔼——尽管那眼睛的颜色并无特色，以至于他对此毫无印象。

当她弯下腰向他问好时，脖子上那枚银色的十字架垂下，像钟摆一样轻轻荡着。仿佛前所未有的冲动，米哈埃尔松开了母亲的手，上前，抓住那个十字架，然后静静的捧在手掌上。

他着魔般的看着。晚霞在十字架的金属表面上跳动，橙色的红色的光芒渐渐融成一团火焰。

修女耐心的容忍了他对十字架的迷恋；然而当她把手轻轻放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他忽然从中感受到了某种深沉的，异常的，慈悲。

他转过身。母亲已经离开了。从此，他再没有见到过她。

*

I want my innocence back
And if you can't give it to me
I will cut you down
And I will run you through
With the dagger you sharpened
On my body and soul
Before you slit me in two
And then devoured me whole
--Emilie Autumn, "I Want My Innocence Back"

*

“希望女神”，这个坐落于德国林根市的孤儿院，成为了米哈埃尔的新家，也使他成功地摆脱了那位身为娼妇的母亲。

海尔格——那位拥有温柔的眼睛和迷人十字架的修女，似乎把照顾他当成了自己的职责，每天都监督他吃完所有的饭菜和准时熄灯睡觉。然而，忽然被抛弃、忽然被丢进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些打击早已破坏了他身体的正常运作。他的胃开始没办法忍受食物，而自己也总是在奇怪的时间睡着，或醒来；不过海尔格修女宽容地接受了这一切，她会在深夜探访，如果发现米哈埃尔不在床上，就会马上跑去找他。

其实他是可以躲起来的，不过他总是让她找到自己，然后陪着自己聊天，在其中漫不经心的汲取着对方那安心的话语。

海尔格修女真的是个善良的好人，可惜善良的人总是对所有人都很亲切。她经常跟他说，他的头发像阳光，眼睛则像影子。虽然觉得这个比喻听上去太抒情，也太傻气，他还是喜欢听她这么说；因为她的声音非常好听。孤儿院里其他的修女和孩子，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米哈埃尔要么只想独处，要么就要成为中心人物。二选一，要么黑要么白，他绝对不允许折衷的灰色。

他讨厌海尔格修女对着除自己之外的人也笑得那么亲切，他讨厌其他人也能和自己一样得到她的关心；这让他觉得自己其实是那么平凡，无趣，不惹人疼爱。显然妈妈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没有抓着海尔格修女的裙角或者坐在她的膝盖上的时候，他总是尝试探索孤儿院的其他地方，有时甚至不惜破坏宵禁令。米哈埃尔觉得规则是很愚蠢的。

遵照着规则来——或者安于玩点擦边球——不过是将你像其他人一样关在牢笼里罢了。而他绝不要这样。这里是他在孤儿院，而在这之外，有这座城市，然后，还有整个世界。只要等自己长大，足够聪明的时候，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出去了……他几乎等不及那一天的到来。

在孤儿院中，无止境的徘徊之后，他最终总是停留在孤儿院的礼拜堂，沉浸在那神圣的沉静和空气中谐意的薰香气味之中。

虽然讨厌和一大堆孩子一起来，但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这就像是他的游乐场，为他完全所占有。他会走到十字架面前，随手点燃蜡烛却不做任何祷告，坐在无人的忏悔室里，或者模仿着那种崇敬的样子俯卧在祭坛前。

他怀疑神有没有曾为他在圣所游戏而生气过，不过以米哈埃尔的才智来看，恐怕神也知道自己没法期待一个四岁的小孩做出别的什么事儿。

作为对上帝的宽容的回礼，米哈埃尔也不曾接近过那个放置着圣子的神龛，而基督也能继续在那监狱似的金盒中安眠。虽说换做米哈埃尔，他巴不得能从小牢笼中解放；不过他推测上帝大概有自己一套凡人不能理解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显然和把他儿子的尸体关在镀金的监狱、以此吸引他人来做礼拜有关。

再说，米哈埃尔对那个神龛，以及俘虏在里面的干瘪基督并没什么兴趣。相比起来，他觉得圣人雕像更有吸引力。那些蹲踞在角落处和壁龛内的各式圣人像，永恒地驻足于上帝的荣光下。

米哈埃尔喜欢触摸他们，想象着它们真实的触感；戳戳约瑟夫的脚趾是什么感觉；或者摸摸圣母的石雕袍子的摺边，抚过尘埃，碰触那袍子上染着的血迹——那是毒蛇咬伤她那袍下精巧的脚时所留下的。

那尊圣母玛丽娅雕像已十分残旧。她表面的油彩有的褪了色，有些地方则龟裂剥落，但在白色头纱的衬托下，她的面容一如既往的平静、慈悲；她双手掌心向外，五指并拢，安详的、恒久的，从不曾偏移的伸向远方——她是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存在。

整个孤儿院里，这个圣母玛丽娅像是米哈埃尔最喜爱的。当他感到无聊的时候，他会摸着她那僵硬、冰冷的指头，想象她忽然变成活人后，用那双石造的手臂拥抱自己。

他紧紧地依偎着她，幻想着那些石头是如真正的肌肤一样温暖而富有生命，而不是如同冬天清晨的玻璃那样，冰冷而呆板。她身上薰香的芬芳缓和着他的神经，让他感到那样的舒心；然而，当“妈妈”这个词要脱口而出的时候，他拼命地提醒自己，圣母玛丽娅不过是个雕像，而她，是决不会爱他的。

*

当米哈埃尔不在礼拜堂的时候，便自己读书。

虽然以前没有受到正统的教育，米哈埃尔还是发现给他这个年龄的小孩的教材实在是简单得莫名其妙；而在孤儿院的三年里，他也发现自己的智商远远超过其他学生。他根本不喜欢其他孩子，不过与其说自己孤芳自赏，不如说其他小孩纯然的白痴行为让他有被孤立的感觉。

有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傻乎乎的，这样也就可以混在一起玩耍；不过一旦有这种想法，他又总是狠狠地责骂自己。

与众不同总是好的，失去了这独特性就跟失去了自我一样。

米哈埃尔的水平远远的超出了身边的世界对他的要求。当熟练掌握德语之后，他便开始学起英文。很快他就说得比有些老师还要好。

当与孤儿们去公园玩的时候，他便和那些外国人交谈，而在空闲的时候，他开始将圣经的内容翻译成英文。他学习数学，历史，拉丁，语法，自然科学——任何能在图书馆找到的东西。有的时候海尔格修女会到当地的书店买书给他，并为他对知识的狂热而感动。

你真是个好孩子，米哈埃尔，这么刻苦的读书。我只是希望，你除了吃糖果之外偶尔能吃点别的东西。吃这么多糖对还在长身体的孩子不好。我希望你能穿黑色以外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会不那么让人难受，而那些人家来的时候，会也更愿意收养你的。我希望你能幸福，米哈埃尔。真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能够幸福快乐。他知道海尔格修女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她的确希望他能够快乐，但她同样也希望这整个可恶的世界都能充满喜悦和欢笑；而米哈埃尔知道这些根本不可能。他也明白自己的幸福不在这里。他必须依这感觉尽早行动；否则在成年之前，自己只能一直被绑在这里了。

因此，他听了海尔格修女的话。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虽然整个过程都只是把他们当成在脚边乱叫的可悲小猪，根本跟不上自己的速度。他会强迫自己吃完孤儿院的定食，尽管每次过一会儿就不得不跑去吐——他的身

体猛烈的排斥着任何一口食物——那些把同情伪装成爱心的伪善东西。他和大家一起参加集会，和大家一起起立，和大家一起跪下，然而他的眼睛里只有圣母玛丽娅。

他所有的祈祷都只直接传达给她。

求求你，母亲，求你，让我自由。

终于有一天，他的祈求似乎得到的回应。在七岁的时候，他被一家人收养了。那户人家的样子他早就记不清楚，但他们一直微笑着，而且似乎很喜欢摸他的头发。他们一下一下的抚摸着他的头发，就跟小孩子摸流浪狗一样。

他对这些人一点好感都没有，但他肯定他们人不错。

在他们那间离孤儿院很远的奇怪小房子里面，他和另一个很胖的男孩住在一起。话说回来那男孩真是胖得要死，米哈埃尔打赌他曾亲眼看到对方把要在午夜偷吃的零食藏在双下巴的肉缝里。

瞧准了一个时机，米哈埃尔收拾了自己仅有的所有物，然后逃掉——将那个正打着呼的“未来兄弟”大块头留在卧室里。

他曾经从孤儿院偷跑出去探索过这个城市几次，但却总是在别人发现之前回去，因此并没有走得很远。不过这次他花了数小时熟读城市地图，记住那些街道和路标的名字，直到他能完全信赖自己的记忆，并且闭着眼睛也可以将地图在脑海中重现为止。

他装作是对公共交通的运作很好奇，而从新家那里盘出了公车时间表。他们还很高兴地说着明天要带他去坐公共汽车，尽管逻辑上讲，他明白自己应该先记清楚了公车的时间表再展开这次伟大的逃亡，然而对自由的渴望早就淹没了理智的私语声。

然而，夜间的小城可谓是截然不同的一头野兽。街道的名字彼此交织错换，恍如在昏暗的小巷中交换彼此唾液的情侣。这里，任何东西都跟米哈埃尔想象中的不一样，因此当自己在街道中迷路、漫无目标的找着车站的时候，这个结局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其实，他并没有孩子对黑暗产生的本能的恐惧，他真正害怕的是，自己可能将永远在这城市徘徊下去；没有水，没有食物，身边只有那些可怕的大人们，与自己一样被永远禁锢在午夜的地狱中。

尽管心中有一部分只想找个黑暗的小角落哭一场，米哈埃尔绝对不要像孤儿院其他那些小孩一样，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掉眼泪。相反，他强迫自己冲进这个迂回曲折的迷宫，告诉自己向这个方向碰到的第一个看上去正常的人问路。

然而，在他碰到其他人之前，他发现了那件东西。

自他离开那栋和母亲一起住过的屋子已经有三年，然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早或晚，晴或雨，他都能认出它来。时间虽然总是残酷的，然而这个公寓群似乎把时间的流逝当作是对自身的侮辱，照旧保持着它那放荡不羁的姿态，仿佛一个反叛的少年。

住在里面的房客似乎更杂乱了；根本不用走进公寓，米哈埃尔都能听到某些房间传来的嘈杂的音乐声，吵架声，电视机的声音隔着两个门在打架。疯猴子在笼子里乱叫——这地方只能让他联想到这个。

但是，这是家啊。

米哈埃尔并不太记得他那所旧公寓的号码，但他是知道的。只要看到门外的号码形状，他一定能马上想起。那是如同环状的数字——尤其是中间的一个，镶在灰蓝色大门上，生锈的，银色的数字……

当看到公寓 606 号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是这里了。

房间没有锁，然而当他推开门的时候，他马上明白母亲已经不住在这里了。母亲是个有洁癖的女人，即使再怎样为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消沉，她也绝对不会把针筒扔在地上，或者把满是烟屁股的烟灰缸摆在每一个腾得出位置的柜子上。

而现在，整个房间都散发着馊牛奶和湿狗毛的味儿，米哈埃尔能听到杂种狗在某个角落乱吠。他怀疑屋主到底在不在。最好不在，他想；不过从厨房传来的杂音和模糊的咒骂声看来，可以判断家里有人。

他麻木地走进公寓，布满狗尿痕迹的旧报纸在他的脚下嘎吱作响。

他幻想着他那金发的母亲在房间之间来回走动，然而这影像让他感到肺腑的刺痛；他觉得恶心，晚饭吃下去的香肠涌上来，梗在喉咙里。

他好想吃糖，或者蛋糕，最好是巧克力。糖果，总是能让他环绕在母亲甜甜的芳香中。糖果，可以湮没这个地方所散发的恐怖臭气——啊，这个，他曾经的家。他的双眸移向桌子：自己曾经和母亲一起吃饭的地方，如今摆满了布满食物残渣的碟子，周围的地上到处是招苍蝇的狗粪。

米哈埃尔的呼吸困难起来。当教堂的香薰太浓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这种感觉。他的双腿马上跑向自己原来的房间。他好渴望回到那个小牢笼，对了，还有放在那安静的监狱里的拼图——长大后的现在，他或许可以拼出来了。

然而，他的房间根本已经不在。他的床，他的桌子，他那幅永远没法再完成的拼图——都消失了。在那里，在它们原来的位置上，挤着堆积如山的垃圾，还有更多的布满狗尿的报纸。

他恍惚听到有人在痛苦的喘息着，而下意识的，他明白这是他自己。仿佛沉浸在水下，他的视线飘忽着，肺部在拼命抗拒这个公寓腐败的空气。

头顶响起什么东西轰然砸落的声音。米哈埃尔抬起头，只看到成堆的灰泥粉倾盆而下，洒在他的脸上，湮没他的睫毛，落进他的头发里。

楼上的邻居仍然像过去一样争吵着。这实在是太滑稽了，经过这么长时间，那对蠢货竟然还没把对方干掉。他想大笑，可他的呼吸状况让他没法这么做。

他哽住了。他哽咽着，直至自己重重跌进某个空白的，安静的空间。

尖叫着，狂笑着。

他不知道那声音是哪一种。

*

米哈埃尔这辈子欠了那爆炸头一个大人情。当那人在厨房听到小孩子倒在地上时，竟然很愚蠢的打电话呼叫了当局，结果害得他在家私藏毒品的事情曝了光。不过至少在米哈埃尔人生第一场严重的哮喘发作之前，他被送进了医院；否则大概早就被直接送到孤儿院的公墓去了。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和喷雾器挂在一起。之后，他就会被送回给孤儿院了吧。很显然，满脸挂笑的新家人不想要他了。或许他们不喜欢这个小孩——想想看，他有哮喘病，又擅自逃跑，妈妈是妓女，而且他的老房子还变成满是狗屎和海洛因针管的狗窝。

米哈埃尔能够理解。换作是他，也不会想要这样的自己的。

海尔格修女非常焦急，她在他床前不断祈祷着仿佛他已经危在旦夕，医生们则试图给他插上呼吸器。米哈埃尔马上发现呼吸器这种碍事的玩意给娘们儿用还差不多；这种痛苦，这辈子必须靠自己来应付。

如果连这点小小的病痛都顶受不住，他宁可自己死了算了。难不成接下来的黄金岁月里，自己都必须把维系生命的什么东西装在口袋里才能出门？他无法接受。

因此只要当大家离开了病院，他就会把所有的药剂倒进呼吸器里，看着药粉在空气中浮动，如雾如烟，在阳光的照耀下，缓缓飘落在盖着自己身体的毯子上。然后，他把空了的呼吸器随手丢在地上，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困难的呼吸着，试图渐渐康复。

海尔格修女每天都要来看他好几次，给他带书好让他有些事做，以免米哈埃尔因为无聊的发疯而试图做出“自己走去上厕所”之类的傻事。当然她早就发现他的呼吸器被扔在地板上，然而，尽管看到米哈埃尔因为呼吸太浅，甚至没法同她说话，她仍然选择对他的这一行为保持沉默。

“一起祈祷吧，米哈埃尔，”每次临走的时候，她都如此轻轻的低语着。将那串串满深红色珠子的念珠*握在手上，她一边用手指捻过珠子，一边念着“我们的天父”与“万福玛利亚”。

那时米哈埃尔还没力气一同诵读，然而他仍然努力的念着“万福玛利亚”。他用唇型无声的说着那句话，目不转睛的看着念珠上的十字架，看着上面基督那粗糙的银色身体。他拼命向玛丽娅祈祷着，直到自己险些因喘不上气而昏倒，然后留下海尔格修女继续为他祈祷，直到那串念珠到了头。

一日复一日，正如他所想的那样，自己的体力开始慢慢恢复。嘿，他才不需要靠那些医生开的蠢药剂恢复健康呢。不久之后，他就可以从床上坐起来，和海尔格修女谈话时也不会喘不过气。他早就打算好了，只要自己能开始行走，就马上去图书馆查资料，好计划第二次的逃跑。

然而，在他能这么做之前，一名叫做罗杰的英国老绅士来到了医院。

那个男人的大鼻子几乎遮住了他半张脸，小小的眼镜片轻巧的挂在鼻梁上，一丛丛灰色的头发像棉花球似的黏附着头皮。他用德语向米哈埃尔问好，米哈埃尔却用英语回复。他从不会错失练习新技能的机会。

他们聊了一些很日常的东西，例如天气，例如今天的午饭是什么，还有米哈埃尔快速恢复的健康。他强烈的感觉到在这些空洞的话语中有什么其它的暗示；因此，当罗杰开始深入地研究米哈埃尔的分数和他读的书之后，他终于对对方拐弯抹角的手法感到腻味了。

“喂，先生，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他质问道，“难不成是想收养我什么的吗？事先说明，我可不想让你当我爸爸。你没准儿是个恋童癖老头，而且还是会把无助少年铐在某个英国古堡地牢里的那种。”

罗杰吃惊地直眨眼睛，男孩的话颇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我的天，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看来你是个直截了当的男孩，很好。米哈埃尔，我来这里的确不是为了收养你，这一点我想你大概也猜到了。”

“当然。我换作是你，也不会想收养像我这种人的。”

“来这里的原因么，其实我现在正帮忙在英国建立一个专为天才儿童而设的孤儿院。而你的才智已经远超一般人；所以，若你肯抛开身边的一切，今晚和我一起离开，我就会带你去那儿*。”

虽然一想到能获得自由（而且还能坐飞机），米哈埃尔的心脏便开始狂烈地跳动起来，然而他天性中对善意的多疑却抢先占据了脑海。

“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你想得到我的才智，可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

罗杰笑了。“你会得到竞争‘最优秀’这个头衔的机会，站在世界顶峰。这就是你能得到的，当然，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那个晚上，他们搭上了前往英格兰温彻斯特市的飞机。米哈埃尔·奇尔这个人不再存在。

从现在开始，这里只有“梅罗”。

第二章 尼亚

最初，当瓦尔密斯房子逐渐映入眼帘时，梅罗觉得这不过是间普通的孤儿院而已。

它跟“希望女神”一样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十字架仿佛为了显示皇威，从建筑物的脚跟一直装饰到顶端，甚至围栏的尖顶也被设计成十字架的形状。不过这个伪装显然过于铺张，看上去倒像只企图混入羊群的披羊皮的狼。然而，那些熟悉的宗教刻印却让梅罗感到莫名的很舒坦——十字架能使自己更有谱、更安心。即使，这里，更像个“囚牢”。这座古怪名字的建筑物坐落在渺无人烟的野外，因此任何孩子都无法从中逃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几乎在汽车于孤儿院门前停下的同时，罗杰马上便投入到他离席间堆积的工作中去，留下梅罗和一名一脸古板的女士。那女人有着一头褐色卷发——她似乎是想把头发打理整齐扎成马尾辫，然而效果甚微。

不过，尽管那黑镜框眼镜遮了她大半张脸，梅罗仍然可以看到女人褐色的眼睛中闪烁的精炼和智慧。这一点不得不值得庆幸。总比又丑又笨好一点儿。

“下午好，梅罗。”她一本正经的说，“我是伊莉斯。我将会领你去你的寝室。”

“好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心想对方僵化的姿态和刻板的口气，配上一头乱蓬蓬的马尾辫有多不搭调。光看看那头狮子尾巴似的头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把她放在眼里了，他是这么觉得的。

哎，总该有人提醒她一下嘛。

梅罗跟着伊莉斯穿过寂静的走廊。他把小背包随意地拖在地毯上走，一边试探着，想知道对方会否为“虐待背包”而惩罚自己；然而她回头看他的时候，似乎并不怎么在意。

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他的卧室。出乎他的意料，与他在“希望女神”待着时候那些排成一排的床铺不同，这里面只放置了两张看上去很舒适的床。

“我只要跟一个男生同住就行了？”他惊讶的问着，目瞪口呆的打量着这个房间的面积。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两个衣柜。两张桌子。还有一部实实在在的电脑。

“正是，”伊莉斯回答。“不过给你一个忠告：这里的住宿安排经常会出其不意的调整。我们一直致力于为这里的孩子创造永无止息的竞争环境。”

梅罗沉默了片刻来消化这些文绉绉的英文用词。“难道，我的室友会很烦人？”

“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伊莉斯一边回答，一边指着放在墙边、正对房间唯一一扇窗口的床铺，

“请随意放置你的东西。当然我想你也没带多少。”

“的确，”梅罗说，马上跳上床试试它的质量。床铺很柔软，不过也没软过头。好极了。他心满意足的从床上跳下来，然后检查房间的其他装备。看来他的室友简直是整洁得恐怖。对方的床罩上没有一点褶皱，课桌上的笔筒和灯全部摆在一边，而空出相当大的空间的另一边则用来摆书。

“我想罗杰已经告诉你，你会在这里的原因了，”伊莉斯说着，仍像哨兵似的呆立在门口。

“是啊，L 什么的一整套，”梅罗马上接口，“我要是不想当侦探呢？”

“那就没有继续呆在这里的理由，你会被马上送回原来的地方，”她冷静的答道。

梅罗狠狠地瞪着她，为对方的平淡而恼火。“再说那个 L 到底是谁啊？他在这儿？我能见他吗？”

“L 是这世上最出色的侦探。不，他不在这里。是的，你最终会见到他。在那天来到之前，你可以随意阅览放置在图书馆的档案，这样会对 L 破案的方法模式有进一步的了解。你的课程将会从明天开始，梅罗。欢迎来到瓦尔密斯。”

伊莉斯机械地对他笑了笑——那个笑容毫无温度而且转瞬即逝，然后离开，留下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收拾那些微不足道的行李。

他发现自己课桌抽屉里已经放了削得尖尖的铅笔和新的钢笔，里面还有些活页纸。这些纸全是空白的，他本想在上面涂鸦，然而还是克制了这种冲动。他不想随便浪费了纸张——或许不久之后它们就会派上用场了。

他本来还想偷看室友的抽屉，但当听到外面的笑声时，他立刻爬上了床看向窗外。一群孩子正在院子里进行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难怪刚才的走廊会这么安静了。他本打算到外面加入比赛，不过“将余下的时间用在到孤儿院四处探险”的想法更为诱人。

在“希望女神”，没有成年监护人的陪同就随意游荡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在这里，这种行为却受到了鼓励。

他脱了鞋子丢在卧室里，然后开始随意穿过一个个走廊；透过敞开的房门，他企图观察其他孩子在课外时间做什么。而结论是，大多数都在外面玩，剩下的就是在图书馆学习。说到图书馆，梅罗从来没看到过有这么大的，以至他差点就想停下脚步细查藏书内容，不过，这所宽敞的孤儿院吸引着他继续探索下去。

这里的孩子似乎都非常友善，当他在礼堂遇到他们的时候，都能听到招呼声；当他伸头偷看开着的房门和卧室时，也有人善意的询问自己是否迷路。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毫无疑问是分开的，梅罗当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女孩子到底是很烦人的。

除去图书馆、厨房和一间附带巨大电视机的宽敞的休闲室（几个年纪大点的男生正在那儿看新闻），大多数的房间并不怎么有意思。于是他开始往自己卧室走向。

然而，当经过一间小游乐室时，一抹白色映入了他的视线。他在门前停下，微微窥视着里面；一个小孩子蜷缩在房间远处——双膝摆成非常难受的姿势，正将拼图拼凑在一起。

乍看上去，那男孩像是个白化儿，但他的眼睛却是黑色的——沥青般的漆黑，跟梅罗的一样。

他知道海尔格修女会怎么形容这个孩子：天堂与黑影。天堂的云朵是那蓬松的白发，空中铂金色的阳光是他的皮肤。黑影则是他的双眸。她或许会说他看上去就如同在朝霞中玩耍的小天使，然而梅罗觉得他不过是个乔装成天使的，漂了白的小恶鬼*。

就在此时，那男孩抬头一瞥，正巧与梅罗的目光相交；片刻后，对方低下头再，次专注于拼图中。

梅罗马上掉头快步走开。他全身的肌肉都滚热而紧绷，仿佛感受到了莫名的威胁，心中莫名的愤怒起来。他，讨厌那个孩子——他马上确定了这点。

那是个纯然的麻烦。

他拼命想将白发少年挤出脑外，然而那个小混蛋却像条水蛭一样钻进了脑子，在脑海的某个角落盘踞起来，并开始侵蚀他的思想。等走向自己的房间时，梅罗的心情已经糟糕透顶，不过当他正要迈进房门时，他听到一个女孩用着悦耳的声音喊自己的名字。

“梅罗！”她大叫着向他跑来，头上两个金色的辫子欢快的跳动着。“嘿！你肯定就是梅罗吧，我叫琳达。你今天心情如何，梅罗？”

“我觉得不爽。”他说话一如以往的率直。

琳达的脸耷拉下来。

“啊，不是你害的。”他嘟囔着。“找我干什么？”

“嗯，我想知道，你拿到书没有，已经参观过整个建筑了吗？对了，你饿不饿？想和我一起玩秋千不？”

梅罗心底捉摸着，这个女孩到底只是太友善，还是根本神经不正常？“是有点饿，不过我可以自己去拿吃的。”

“太好了！我带你去！”她在一旁大呼小叫，对找到了新的伙伴——或者牺牲品？管它——高兴得不得了。梅罗往厨房走的路上琳达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显然没发现对方不过来这里半天不到，却已经知道厨房在哪里了。

厨房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半小时后的晚餐做准备工作，但梅罗仍然非常礼貌的向一位面目和蔼的绅士询问能否吃点甜食——因为他从德国到这里的途中什么都没吃（说大话不眨眼）。那男人很友好的递给梅罗一份巧克力蛋糕，他也感激地收下了。而他不怎么感激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琳达一直在身边喋喋不休——不过这也让他发现，自己脑子里的英文脏话并不少。

“对了，他们告诉了你在哪个班了吗？”她热心的问。

尽管满嘴塞的都是蛋糕，梅罗还是尽力回答：“我不知道。他们只是告诉我第一节课的老师是个叫什么海涅曼的家伙。”

琳达瞪大了眼睛。“哇~~~原来你已经在上高等课程了！我也在那里哦，不过我的分数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降，说不定会被调到等级低一些的班里了。”她勉强地笑笑，然而梅罗看得出她对自己很失望。“不过也没关系啦，我想。反正在那个班里没有任何人能超过尼亚，就算年纪大的孩子也不行。”

“尼亚是谁？”梅罗一边吃蛋糕一边问。

“尼亚人挺好的，”琳达尖声说，“不过他非常安静，也不喜欢和其他小孩玩，而且也不怎么到户外玩，因为他有过敏症和哮喘。”

“哮喘？我也有哮喘。”梅罗不假思索地说。

琳达同情的拍了拍他的手腕。“啊，真可怜。话说回来没法呼吸是什么感觉，我根本无法想象。啊上帝，这玩意儿实在太可怕啦！有一天在院子里——”

“尼亚得了什么分数？”梅罗追问道，想把那女孩游散的思维引回来。如果她的注意力能不要那么分散的话，他说不定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当然是最最好的分数！”琳达自豪地说，仿佛拿到了满分的人是自己，“我无意间听到那些老师说了，尼亚很可能会是L的继承人哦。”

“那不该是由L决定的吗？”

“当然啦，小傻瓜！不过尼亚有多聪明大家都清楚了。我也希望自己能那么聪明啊。”

“尼亚从哪里来的？长什么样子？”

琳达皱起眉毛。“我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啦。尼亚来这里很久了，他好像从小就呆在这儿。”

“看来他父母不想要他。”梅罗无动于衷地说。

“看来是呢。”琳达说，仿佛被父母抛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餐厅门外传来一阵骚动声，梅罗明白吃饭时间已经到了。但他一点也不想一边听琳达说话听得耳朵长茧，一边无精打采的用勺子拨弄炖肉。虽说这或许是个认识其他孤儿的机会——说不定琳达还会指给他看哪个是尼亚；不过说真的，现在他还没做好这个准备。

他将空盘子放在水槽里，然后向那个给他蛋糕的男人道谢——想想也知道，如果自己将来还想要甜点的话，现在最好就是装得乖一点。

“你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吗？”琳达问，“我可以将你介绍给大家哦！你长得很可爱，女生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不用了，我刚刚才吃了东西。”梅罗回答，“明天在课堂上见吧。”

“好的！”她兴高采烈的向他挥手道别。“我本来是想送你回房间，或者带你参观图书馆的啦，不过看来你对这里已经够熟悉了。”

他盯着她看，仿佛这才是第一次认识对方。“你怎么知道我识路？”

“嗯，刚才一直是你领着我走的，不是吗？”她对他笑了笑，然后跑向食堂的长桌抢座位去了。

梅罗忽然感到非常无措——尽管他真不想承认这一点。显然在这间孤儿院里，表面再平凡的小孩的观察能力也不容小窥。再怎么说明，“只是在这里”就已经表明那个孩子的智商远远超于常人了；如果还是把这里当成普通的孤儿院，他就真在犯傻了。

自己忽然不再是最聪明的一个。而这种跟其他人没两样的感觉，他异常讨厌。

再次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梅罗非常自责。关于那个“超级天才尼亚”的所有话都弄得他神经兮兮的；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程度的竞争，对挑战本身感到兴奋的同时，他为什么没能更早发觉这个情况呢——他对此非常恼火。

外面的太阳刚刚开始落下，夕阳将卧室的表面渲染成橙色、红色，汇集成一个个橙黄色的水潭。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对自己到底拥有多少个人空间感到讶异。这些全是自己的。终于，他能在睡梦中尽情的伸展四肢而不用担心滚下床铺了。

他安静的休息了一会儿，一边注视渐逝的日光投影在自己那退色的黑色牛仔裤上转移，一边尝试着适应这里安静、凝固的气氛。

他不再确信自己和以前一样喜欢独处了。以前那些人虽然惹他讨厌，但如果海尔格修女在这附近，她会告诉他说他需要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学会包容他们的过错。

真蠢。海尔格修女真是个愚蠢，快乐的女人。

想到那个修女，他滚到床的另一头猛地拽起带子，将背包从地上提起来。他的手摸进前口袋，顺着熟悉的路线，手指触到了冰冷的水晶珠子。

在离开孤儿院之前，这串十字架念珠不知怎么被放入了自己的背包中。这是当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海尔格修女为他祈祷所用的那条血红的念珠。他在飞机上掏糖果的时候发现的。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偷偷将它藏到了自己的东西里，又或者为什么不直接把链子交给自己。而现在，他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的手指茫然的触摸着珠子，夕阳的光线在其间穿流而过，就像是透过混浊的玻璃。他捉摸着自己是否想念海尔格修女，他认为自己的确想念对方，不过只有一点点。说到底，她的工作是待在孤儿院里，不是跟着他。

然而……他曾经喜欢过她。

卧室的门忽然打开了；他惊讶的坐起身来，念珠还缠绕在指尖。

下午见到的那个苍白的小个子男孩走进了房间；对方穿着一身宽松的白色睡衣，一支胳膊下夹着机器人，另一支手松垮垮的拎着拼图盒子。

当他看到对方的时候，隐藏在心中的什么伤痕再次纠缠起来，形成了一个可怖的结。

男孩在门口顿了顿，手仍放在门把上，一双黑色的杏眼瞪着梅罗。

“嘿，”梅罗忽然说到，在对方目光的重压下强忍着不安。

“晚上好，”那个男孩说道，话语中带着冷冷的礼貌。出于莫名的原因，对方的回答煽起了梅罗的怒气。他真的，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男孩，而且他同样非常非常惊恐的预感到——自己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

“你就是尼亚，对吧？”他问道。

“是的。”对方平静地回答。尼亚把机器人玩具放在床边的地上，然后爬上椅子，打开了他的拼图盒子。

“你看上去倒像个尼亚，”梅罗说着，而尼亚则一边将拼图碎片倾倒在书桌上。

伊莉斯曾经暗示过孤儿院的宿舍分配并非随机的，而梅罗则在思考，从自己会被分到和全瓦尔密斯房子最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这个现实来看，他真不知道是该感到受宠若惊，还是感到充满压力。

“我是你的新舍友。”他说，强迫自己有礼貌一点。“很高兴认识你。我今天才来这里的。”

尼亚开始将拼图拼凑在一起，他的手指尖几乎没有从那件大的出奇的衬衫袖口伸出来。“是，我知道。”

“你似乎知道不少。”梅罗说。

“似乎如此。”

“你不吃饭？”

“我吃了。”

“那为什么你比其他回来的早？”

尼亚终于把注意力从拼图移向了梅罗，他右手的手指漫不经心的拉扯白色卷发，嘴角形成了类似于不满的表情。“晚饭时间是用来吃饭的，我吃了，然后就离开了。”

对方再次转到拼图面前，姿态中的什么气息表明他没有兴趣继续谈话。不知何故，梅罗倒是一点也不为此感到惊讶，就像他丝毫没有对自己和那个“伟大的尼亚”同宿舍感到惊讶，或者为那个家伙能让他气得血脉沸腾而觉得奇怪。

他非常粗鲁地“砰”的倒回床上，金色的头发凌乱的散在眼睛上。但他气得甚至不想在尼亚面前撩开头发。他手中紧紧地握着他的念珠，以至十字架深深地扎进了手掌，即使如此，他不但没有松手，反而将十字架攥得更紧，让那难受的感觉如同抛下的锚般深深扎进了心底。

“我不喜欢你。”他用德语咕哝着说。

“你不该这么做。”尼亚说。

梅罗惊讶地抬头盯着他的室友，“不该做？我可什么都没做。”

“别随便用你的国语说话。还有，把口音去掉。这会让所有人都猜到你从哪里来的。”

“没人要你说这个！”梅罗怒吼道，然而沮丧的是，自己的口音在愤怒时只会变得更加明显。他翻身背对着尼亚，紧紧地摇着牙关不让骂人的话脱口而出；他知道，即使说了尼亚也会无动于衷。

这个就是孤儿院的“完美孩子”么——顶着一张堕落的天使面孔*，智商多的能从眼睛溢出来似的？要成为L的继承人的话，难道必须变成这样不可？

那还不如去死！

他一定会找到他自己的方法的。他要走一条最复杂最艰难的道路取得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效仿他的方式，没有任何人能跟着他的脚步走。他绝不会变成那个只会机械式的喀哒喀哒喀哒喀哒按下拼图的空洞的小孩；他绝对不要变成那种从不会犹豫的、只会用所谓完美的逻辑学方法论或其他什么混账“合理途径”*去思考的家伙。

梅罗紧紧地攥着十字架，直到因疼痛溢出眼泪；然后，他展开了拳头。十字架上的基督深深的烙在他的手掌中，在浅粉色的皮肤上，留下了深深的，紫红的印记。

他决定全神贯注的看着这个印记上，直到它渐渐消失；然而，即便夜幕垂落，而尼亚也早就完成了拼图，那个烙印仍不曾逝去。

*

You're always ahead of the game,
You never get caught in the rain,
When I'm drenched to the bone every time
--Placebo, "Drag"

*

梅罗早就明白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对事物过于沉迷和执著；然而，在他来到瓦尔米斯房子，被迫一头扎进他所经历过的最严厉的教育中之前，他从不知道自己能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尽管学校的标准本身并非不可能达到，这里的竞争简直令人窒息。

梅罗一开始挣扎了一段时间，他又沮丧又气愤，都是因为中途插班才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局面；然而他也从来不是那种只会一屁股坐下哭着，然后等命运往自己头上添该死的乱的人。

在最初的前几个星期，图书馆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在那里补上了自己错过的所有科目，做高等数学题，写之前布置过的论文，以那些没法在梅罗这种速度中存活的人——而这，几乎就等于孤儿院里的所有人——眼里简直就是疯狂的进度追上了文学和修辞学。

考试回合陆续到来，然后过去。由于将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学习上，梅罗的体重和睡眠时间都减少了很多，但当成绩结果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震惊且敬畏的发现梅罗已经超越了所有人——除了尼亚，那个似乎只听过那些知识一次就能够将其掌握，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玩玩具的家伙。

梅罗实在无法理解。

若说自己只是在学习方面稍微用了点功来打败尼亚，那他大概只会耸耸肩作罢。但是现在，他差点都快毁了自己了，居然还是只是第二名；即使他们之间的分数只是相差了一、两分。

在那之后，尼亚变成了梅罗的世界中心。当然，梅罗也认识了其他孤儿，而且还蛮喜欢他们的；然而，每每当他从游乐室敞开的门瞄到尼亚的白发，各种繁复的情感便瞬间向梅罗涌来，盘踞在他的脑中、胸口、小腹，以至他根本无法从这庞大而混乱的情感中理清自己的感觉。

尼亚完全笼罩着他，他黏附在他的身上，直渗透入他的皮肤之下。再者，由于他和对方住在同一间卧室，想要远离尼亚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想逃离尼亚那显赫的阴影却更困难，因为，那个影子一直笼罩着梅罗所到的每一处。他甚至觉得自己背上仿佛粘着一只猴子，一只臭烘烘、毛茸茸、患着狂犬病的猴子——然而，就像上了瘾一样，他，竟然无法自拔。

他知道如此疯狂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上并不健康，但是梅罗总是感情的奴隶；当尼亚对梅罗的怒吼、或者在走廊路过时故意撞对方的肩膀（以示侵袭对方的私人空间）仍然毫无反应的时候，他实在无法再抑制那种挫折感。

似乎任何事情都无法扰乱尼亚。任何事情都不能。梅罗不止一次想用拳头狠狠地揍出对方点反应来，然而诉诸暴力在瓦尔米斯房子是被严厉反对的。说什么方法太野蛮。不过在梅罗看来，这只是所有他的惯用手段中最直截了当的一种而已。

把尼亚弄出点反应可能就是最甜美的胜利了，然而在几个星期间用各种策略仍得不到满意结果之后，梅罗不得不撤退，并打算从学术上击败尼亚。

他试过了。整整三年他一直在尝试。失败。啊，这期间是有一些小小的胜利，不过每向前迈一小步，他总感到自己是在向后退一大步。

尼亚大概是梅罗所遇到的中最聪明的人了，但他就是无法对这个男孩产生任何钦佩。尼亚让他莫名的怨恨，而且面对一个毫不费力就能激怒自己、一个让他情感中那些阴暗面全都暴露无遗的人，梅罗实在无法满眼星星的去崇拜他。

他无法和这种人共存。

然而，尽管他异常讨厌那个男孩，尼亚的存在似乎是梅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常数——确切的说，是一种需要。在尼亚生病或者缺席的罕有日子里，梅罗失去了动力；他的注意力在课堂期间涣散起来，甚至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他也很快就记住了所有尼亚会躲藏的地方，这样当他想和尼亚为竞争什么作业或者活动的时候，就能随时揪对方出来。

不过大多数时间尼亚都拒绝上钩，这让梅罗非常失望。尼亚讨厌体能运动，对小提琴也毫无兴趣。于是梅罗只好独自占领了那些领域。然而，尽管他大多数的尝试都取得了优越的成果，没有尼亚的参与的胜利，总是让人不很满意。

当然，尽管对那个男孩扭曲地执著，梅罗倒也并非成天都想着尼亚。要是尼亚真的已经完全侵蚀了他的大脑，梅罗大概早就该自杀了。他有踢足球的伙伴，一起吃饭的伙伴，而且他还有琳达——那个最终还是从高级课程滑了下去、但非常满足于专攻美术的女孩。

其实老师和她的伙伴都鼓励她把更多时间放在学业中，然而梅罗没有这么做。他知道琳达并没有成为 L 的继承人所必需的天赋，但看到她能把精力用在其他方面上，到底是件好事。

即使有的时候他会被烦得要命。

“梅罗，坐好了！你老摇来摇去的会打乱我的草线啦！”琳达抱怨道。这是午后休息时间，他们正坐在走廊边。梅罗栖身坐在窗台边缘，阳光猛烈晒着他的半边脸；而琳达则正对着他的坐在地毯上，膝盖上放着素描本中，一脸狂热的工作着。

“你自己搞定吧，”梅罗告诉她。“我本来就不擅长呆坐着。如果想找个能坐好久的人，你应该去画尼亚。”

“我已经画过啦，”她一边拼命地擦着一边说。“再说他也没什么别的姿势。梅罗，你能不能把巧克力放下？”

“不干，”他答道，一边用牙齿咬住巧克力板块一边活动着下巴，试图让包装纸碰到自己的鼻子。

琳达叹了口气，没有追究下去；她很早以前就知道梅罗不喜欢无目标、不着边际的漫天乱侃。在过去的三年中，琳达逐渐学会不再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展现她在谈话中机智的一面；尽管在和梅罗谈话时，她总是变得像老妈一样爱管东管西。

“你吃午饭了么，梅罗？”她一边描线一边问。

“那里没有我爱吃的东西。”

“骗子，”她马上说。“我打赌你肯定是学习学得很晚，然后在半夜吃了什么油腻的东西，所以现在才不饿。”

“啊，被逮你到了。真是了不起的侦探啊，琳达。要是我哪天想知道什么人的饮食习惯，我肯定来找你。”

她毫无心机的笑了。“我的确是个差劲的侦探，不过，若能在 15 岁离开孤儿院之前见到 L，我还是会很高兴的。”她抬头看着梅罗，明亮的双眼为这单纯的快乐而燃亮。“你觉得 L 是什么样的？”

他们谈过这个很多次了，不过这个话题倒从不让人厌倦。“我不知道。我现在开始觉得 L 可能不是真的人类，而是电脑或者什么的東西。”

“如果L是女人的话，难道不是很酷吗？”琳达问道，自己笑笑，一边继续回到素描中，“例如，L可能是‘罗丽塔’、‘劳蕾尔’、甚至‘琳达’的开头字母呢？”

“L不是女的，”梅罗强调，“L罗杰以前见过，他说L是个男人。他倒没跟我说他长什么样子。那个变态怪老头儿。”

“梅罗，说话礼貌点！”琳达叫道。

“安啦，我不过开玩笑罢了。我喜欢捉弄罗杰，他也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他艰难的动了动。“嘿，我的屁股好酸，而且还出了一身汗。你到底画完没有啊？”

“啊，差不多啦。再说，你要是不穿黑衣服也不会出那么多汗嘛。”

“黑色看上去显得苗条，而且和什么都很搭配，”他回答，晃悠着双腿，喇叭裤腿边垂下的线头抚过他赤裸的足背，“我不喜欢每天早上都思考穿什么好，太麻烦。”

琳达的嘴角形成了类似得意的笑容。“我还以为你打扮成黑色是因为尼亚一直穿白色呢。”

梅罗板着脸看着她，牙齿狠狠的陷进巧克力，差点将整块巧克力咬掉下来。“别跟我提尼亚。我一听这名字就有气。”

“是啊，而且这点还很可爱。”琳达揶揄的笑着。正当梅罗考虑到底要不要朝她怒吼的时候，对方已经跳了起来，自豪地拿起她的素描本。“看！画完了！”

“我看上去像科学怪人*的新娘，”梅罗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那张“画得不怎么准确”的肖像，“我的头发才不是这样的呢。”

“呐，不是叫你别动嘛！”琳达叫道。“而且老是摆出一脸吓人的样子。之所以画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你自己的错。”她皱着眉头看着画纸。“我到底是哪里画错了呢……”

“给我看看，”梅罗说着从窗沿跳下来，检查起那张素描。作为一个十岁小孩所画的另一个十岁小孩的肖像来看，这画的确不差；然而琳达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非常认真的，如果没办法找到错误，她就会不安。

这时，一群人奔跑的脚步声向这个方向传来，不过由于每天每时都会有人来回跑过走廊，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两个男孩猛地和他们撞在一起。

琳达的素描本飞脱出手，而他们两个也差点跌倒在地。琳达吓得尖叫着抱紧了梅罗，而那两个男孩则踉跄了一下，脸面朝下的栽倒在破旧的地毯上。梅罗晃了一晃——这主要是因为其中一个男孩拽住了他的袖子边，想借着梅罗的身体防止自己摔倒。

“放开！”梅罗怒骂道，将男孩的手甩开，“走路当心着点儿。”

“不好意思，”那个男孩嘀咕道，站起来拍拍他牛仔裤上的尘土。他的眼睛隔着浓密的褐色刘海扫了梅罗一眼，蓝黑色的双眸在阴影下若隐若现。

“这是你的本子，”另一个男孩——红发雀斑的史凯乐——说道，将素描本还给琳达。“不好意思撞着你啦。”

“没关系，”琳达说，她总是很容易原谅对方。

“没关系才怪，”梅罗叫道，“下次再撞到我们的话，小心我揍死你！”

“嘘，梅罗，”琳达细声恳求道，“不要打架。”

“对不起对不起，”史凯乐漫不经心的道着歉，抓起那个褐发男孩的袖子就往朋友那边跑去；他们的伙伴们正站在走廊的尽头，远看像一群要去夺宝的盗贼集团。

“那个褐发的小孩是谁？”梅罗问道，狠狠地瞪着远去的身影。

“不太清楚，他是个新生。我想他的名字是马特吧。美国人，在普通班上课。从听到的消息来看，他的成绩不是太好。”

“这不稀奇，他很擅长掩饰自己。”

一阵的温暖忽然触电似的传到梅罗德左手，涌向他的肩膀和大腿。梅罗目瞪口呆的转身，看到尼亚正在他旁边——几乎可以说是紧紧挨着。

梅罗猛地跳开，他的心差点要跳出喉咙。

“别靠这么紧！”他吼道，“学会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好吗？！”

尼亚皱起了眉头，手指伸向了他的白色卷毛。他的手臂夹着一辆宇宙穿梭机，和他的衬衫一样的白色。那个家伙一直不曾改变过。因此即使尼亚现在和三年前的身高体重一模一样，梅罗也毫不诧异。

“午安，尼亚，”琳达高兴的招呼道，“你今天怎么样？”

“还好。”尼亚简短的回答。

“你找我干什么？”梅罗阴沉的问道，努力的恢复镇定。

“我只是在想，你或许会想知道——刚才那个撞到你的男孩顺手从你的口袋里拿了什么。”尼亚平静地说。

梅罗瞪大了眼睛。他的手伸进口袋疯狂的摸索着，然而沮丧的是，尼亚说对了。

梅罗狠狠地咬紧了牙关，又沮丧又羞耻。“……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他狂吼着，开始沿走廊奔跑起来。

那个蠢材尼亚，那么小心翼翼的试探自己，就好像认定了梅罗是个感情脆弱的小孩似的——而这仅仅是因为他还有一两件多愁善感的珍惜物品！

“梅罗，”尼亚静静地说；然而，仅仅一个词，就让梅罗整个人僵直地停下脚步。

“不要一脸火爆的模样，”尼亚在梅罗身后说。“你这样会吓得他躲起来的。”

“闭嘴！”梅罗吼着，一边拼命跑出走廊，轻易的避开了每一个挡路的人。他的脑子疯狂的运作着，推测一个差生小偷休息完后会去的所有地点；最后，他决定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找。

幸运的是，当梅罗开始狠狠撞开门的时候，伊莉斯还没有开始上课。

他的眼神嗜血一般凶狠；攥紧了双拳，他疯狂的扫视着教室，漫不经心的扫过一张张惊讶的面孔，直到他看到了自己猎物。那个混账小孩竟然大胆的——如果还不算挑衅的话——对上了梅罗的眼睛，眼珠仿佛有什么毛病似的，奇怪的歪斜着。

梅罗从教室后面猛冲上前，抓住马特的领子，将他拉出了半个椅子。

“在我宰了你之前，最好把东西还我。”梅罗狠狠的威胁道；他是真做得出来的。

“好啊。”马特说。

梅罗呆住了。“什么？”

“在这儿。”对方说着，慢慢伸出了手。

他把梅罗的项链放在桌子上，深红色的珠子在寂静中叮当回响。梅罗松开手，一把夺过了他的珍宝。马特仍一脸漠然——或许还觉得有点无趣。在那一刻，他和尼亚出奇的相似。

梅罗的拳头狠狠地砸在马特的桌子上，满意地看到对方畏缩着后退。他大步走出教室，无视伊莉斯训斥的怒瞪以及其他学生的耳语。他们死一边去算了。

琳达还一直待在原地，紧张地抓着她的素描本，运动鞋尖沿着阳光的斑痕在地毯上来回划动。当看到梅罗一脸阴沉的从走廊走来，双手攥着什么放在口袋中的时候，她的表情总算放松下来。

“你拿回来了？”她问道，“太好了，梅罗！你没有伤着任何人吧？”

“连点儿擦伤都没有，”他说，“我自己都觉得失望。”

他同样觉得有点失望的是，马特竟然毫无反抗就放弃了他偷来的战利品。这个人似乎是个单纯的冒险家。然而奇妙的是，梅罗却很欣赏这一点。

尽管他现在还是想跑回去给那畜生的脸上来一拳。

琳达慢吞吞的拖着脚走，张口想说什么，然而又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毯。

“什么？”梅罗寐罗尖刻地问，神情颇不耐烦。

她抬头，谨慎的注视着他，“你保证不发火？”

他叹了一口气。“我保证。你跟我说就是了。”

“尼亚只是想帮忙而已，梅罗。如果换成是别人的话，就你这么对他们一顿大叫，他们大概会重新考虑到底说不说你的念珠的下落了。”

梅罗再次愤怒起来。“尼亚知道我讨厌他。他也知道我从来不要他帮忙。他会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难堪而已。说到尼亚，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琳达的肩膀垂了下来，妥协地指向肩膀后面，“那个方向。别太凶了，梅罗。”

“得了，晚饭时间见。”他说着，从她身边擦身而过。

琳达走向美术室的同时，梅罗则开始扫荡整个孤儿院寻找尼亚，最终在对方的第3号藏匿地点——音乐室内的一个舒适的角落——找到了他。

那个狭窄的矩形角落中本来是放有一盆盆栽的，然而由于长年累月地听着走调的钢琴曲，这盆可怜的植物终于再也不堪折磨而悲惨地枯萎了。而尼亚正背对着他坐在那儿，赤裸的双脚顶着墙壁，手上拿着玩具穿梭机在他面前来回的摆动。

“你难道不能让它做点兜圈子以外的事么？”梅罗一边走向那个男孩一边问道，“为什么不到把它拿到外面，让它到外太空去？”

“塑料到了大气层会燃烧的。”尼亚谨慎的说。

“我又不是在说真的，”梅罗咕嘟道。“还有，谢谢你告诉我关于那家伙偷我念珠的事。不过，下次用不着你多管闲事。”

尼亚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忙着发出引擎的声音，根本没在意那句“谢谢”——他知道梅罗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说出这句话来。

梅罗赤裸的脚趾在地毯上蜷起，怒火开始上扬。“如果，我现在一脚踩上你的脸，你怎么办？”

“我会坐起来，这样你就没办法再踩上去。”

“要是你坐起来的时候我一脚踹你的脸呢？”

“我会站起来，接着踢你的胫骨。”

“我倒想试试看，”梅罗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脚猛地向前踏住尼亚头旁边的地毯，近得他的脚趾能擦着对方白色的柔软卷毛。

尼亚丝毫没有退缩，这一点梅罗觉得非常讨厌。

*
You possess every trait that I lack,
By coincidence or by design,
You're the monkey I got on my back,
That tells me to shine
--Placebo, "Drag"
*

任何有留心的人，大概都会以为梅罗正在记录马特吃饭的每一个细节；不过事实上，他只是在盯着对方看而已。每当自己拼命思考什么的时候，他就有盯着东西发愣的习惯。

当然他也在观察对方。

即使在室内，尽管蓬乱的刘海遮挡住了镜片，马特仍然戴着太阳眼镜。连同他一身不搭调的衣着来看，马特整体就像个迷你版的街头混混——跟梅罗和孤儿们到隔壁镇郊游的时候看到的那种一样。他挖到不少对方的消息，例如马特今年九岁，刚从美国来这儿不久，职业是混蛋小偷。

梅罗想找马特聊聊，不过这到底是因为那孩子似乎有以后能派上用场的的能力，还是因为他觉得马特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伙伴，他自己也不清楚。

马特的注意力转向梅罗的方向：当看到梅罗直愣愣的盯着自己时，他赶紧低下了脑袋。梅罗这才发觉之前自己的脑袋扭过了头，看上去像个扭断了脖子、瞪大了黑眼珠凝视世界的人偶。

他调整了下姿势，然后站起身来，留下一点没动过的早餐。

琳达不安的看着他，“梅罗，你不打算吃点什么吗？”

“我等会儿回来。”他简短的说道，没再补充什么就离开了。

看到梅罗走近时，马特身边的伙伴们马上认为他们已经吃饱了，赶紧收拾盘子逃跑，留下他们的同伴独自接受梅罗的“细心关照”。马特继续吃着东西，即使看着梅罗紧挨着他的右侧坐下——而且距离已经近得梅罗不得不合拢双腿才不会碰到对方的椅子，他也仍旧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梅罗知道这是对对方个人空间的一种侵略——而且还做得很绝，不过，不尊重马特也是他活该：那家伙总要为昨天的好戏付出点代价。

“你的墨镜不错嘛。”梅罗评价道。

“多谢夸奖，”马特回道，“不过这不是我的。我从杰里米那儿偷的。”

梅罗眨眨眼睛，对马特公开承认这种不正当的行径感到惊奇。那孩子的声音带着古怪的音调，像是一个乏味的爱尔兰语、法语还有其他什么口音的大杂烩。虽说瓦尔密斯房子本来就是世界文化的漩涡，孩子们将世界各地的的俗语和口音带到了这里；尽管有些人还是没办法改掉口音——梅罗只花了三个月就完全去掉了——但马特似乎是相反地在尝试同一时间使用各地口音。

“我真为你的伙伴感到遗憾。”梅罗说。

“他们不过是以为只要当我的朋友就不会被偷东西罢了。”

“不过你还是会照样偷嘛。”

马特耸了耸细小的肩膀。“当然会啊，如果他们疏忽大意的话。本来我偷东西，也不是想害人。”

“那你干吗要偷呢？”

“一时冲动，而且我喜欢拿别人的东西。”

“你偷过的最棒的东西是什么？”

马特似乎对这个问题非常斟酌，他一边咀嚼着烤面包一边仔细地思考，“嗯——我偷过苏珊的内裤。我在她的内衣抽屉里拿了三条。”

梅罗作了个鬼脸。“恶心死了。你拿那些玩意儿干吗？”

“不知道。想来一条？”

靠，这个小鬼是个变态啊。“我才用不着那些裤衩呢。”

马特用叉起一条香肠，银质叉子上满是油。“好吧，不要是你的损失。没有给你的底裤咯——还是裤衩？管它去。”

梅罗笑道，“你将来会变成那些在网上买别人脏内裤的老变态的。”

马特转头盯着他，梅罗勉强能看到他那墨镜底下忽闪的睫毛，“上网买？那有什么意思？想要脏内裤的话，我还不会自己去拿啊。”

这时，琳达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的手放在后腰上，一本正经地扳着雀斑脸。“梅罗！马特！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啊！”

“不就是聊裤衩儿嘛，”梅罗嚣张的笑道，“你的耳朵没挖干净还是怎么了？”

琳达翻了个白眼。“说到裤衩，前一段时间苏西*丢了几条呢。你不会对此一无所知吧？马特？”

“我可不穿裤、女生内裤*的哟。”马特一脸无辜的说。

“嘿，废话！你要真穿的话我才担心呢。”琳达说，“我知道是你偷的。不许你再这么做！”

骂完之后，她转身冲向自己没解决完的早餐。小女孩头上金色的小辫子有点歪，似乎今天早上梳头的时候没来得及仔细打理。梅罗希望她能换一个发型；不过算了，反正他自己这些年来也一直梳着齐肩的长发，并且没有换发型的打算。

“我喜欢她的把手。”马特说。

“她的把手？”梅罗重复道，有些迷糊。“你是说她的辫子？”

“Yeah，”马特说道，双手在空气中做出握着单车车把的动作，“你骑上去的时候，可以抓着*。”

梅罗皱起了眉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难道是什么美式俗语吗？”

马特有些失望的叹了一口气，将盘子里的鸡蛋推到一边。“你长大点就明白啦。对了，我很抱歉偷了你的十字架念珠。我不知道这是特殊物件。”

梅罗双脚钩上马特的椅子腿。“你别再试着偷我的东西就是了。”

“我才不干。在教室那时，我真的以为你会杀了我。”

“那你干吗要偷我的东西？”

马特耸耸肩。“不知道。你看上去像口袋里有很多有趣玩意儿的人。再说，那个蠢材史凯乐根本没告诉我你就是那个梅罗，而且也没提到你脾气有多坏。那个混蛋大概就想看我被揍的样子。呆会儿我非把牙膏挤他床单上。”

梅罗大笑着，胳膊肘靠在桌子上。他凑近凝视着马特的脸，而对方正继续构思着食物的摆放方法。“你要真想这么做的话，叫我一声。我知道哪里有放老鼠夹子，我们可以把它和牙膏放在一起。”

“这主意是挺帅，”马特的脸亮了一下——在这个紧密的距离下，梅罗能够将对方的神情看得一清二楚，

“嘿，顺带一提，你靠得太近了。非要坐得这么近么？”

洋洋得意地冷笑着，梅罗的身体继续探向马特，直到他们的鼻尖快要碰在一起。看到对方猛地向后缩，梅罗大笑着站起身来，揉着马特的头发。“那么，下次见咯。今天可别再惹太多麻烦了。”

“没问题，M。”马特回话。

梅罗有点惊讶于这个昵称，不过当他低头看向对方时，马特已再次将注意力投入到食物中去。沉默了一会儿，梅罗觉得自己倒也不在意被人称为“M”……至少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称号是“艾米莉*”（或者别的女孩名字）的昵称。

*

正如大家所见，马特随意闯祸的本领实在超绝。他似乎认为所谓的完美出席率——甚至是“出席”本身——不过是个建议，而不是学校的规定。梅罗马上发现，马特之所以会被分到“呆驴班”（这是马特的说法）并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他几乎很少上课，结果根本就没在课堂上学到东西；就算去了，他也总是很快就无聊得睡着。再者，戴墨镜上课对他的课堂学习也没起到什么帮助；因为伊莉斯总是要他把眼镜摘下来，即使马特强调自己的眼睛对光线敏感也没用。

不过，马特那任性妄为的毛病最终对梅罗有了帮助。

在“神圣十字架盗窃事件”结束的两个星期后，马特忽然出现在梅罗的教室门口，拼命的向梅罗挥手示意。梅罗一边祈祷海涅曼老师今天会来晚一点，一边摆脱了课前的闲聊，和马特一同走向走廊。

他几乎没见过马特兴奋的样子，不过从对方走路时不断烦躁的晃身子这点来看，准是发生了些令人震惊的事。

“你不是该上课了吗？”梅罗问道。他只是习惯性的问问，倒也不是真要让马特乖乖听话去上课。

装作没听到这个问题，马特径直走到梅罗跟前，嘴唇贴近他的耳朵，轻轻说出瓦尔密斯的每一个孩子这些年来都在盼望着的消息：

“我刚才看到L了。他来了。L他来了。”

第三章 L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他是亚洲人。我刚刚看到他了，他长得就像个亚洲人。”马特强调到，口气带着些许烦躁。

“可是你真的绝对绝对确定吗？”琳达第无数次的追问。“你早上根本看不清东西，马特，而且这次还没戴墨镜。”

“L就是个亚洲人！”马特一脸黑线的*吼道，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撸到后面。“他的发型是这样的，而且是褐黑色。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松垮的裤子，驼着背走路，那样子就像——”

“那他是亚洲的哪里人？”琳达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的头发是你那种的褐色，还是更黑一些？”马特沉默了。瞪了她一会儿，他转向梅罗。“你马子可真烦人。同一件事我都说多少遍了，可她怎么还要让我再重复一次啊？”

“我才不是梅罗的女朋友呢！而且别当我好像不存在一样的议论人家！”琳达尖叫道，拼命捶打马特的手臂。

“你真粗暴，”马特揉着他那遭到虐待的胳膊说，“暴力女，爱发牢骚，问问题还问个没完，真是一点都不可爱。快点儿学学怎么装可爱吧，否则你一辈子别想找男朋友。”

这个忽然转换的话题让琳达的脸涨得通红，嘴里怒气冲冲的话语全部转成了意义不明的口吃。

梅罗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合上书——其实在他们三个在庭院读书的整段时间中，他都只是装作在看书罢了。

“我要回房去了。那里没人打扰我。”

琳达对着他离开的背影道歉，但是梅罗已经不再搭理他们。

他知道一个星期内重复同样的话的确让马特烦得不得了，但琳达对所有关于L的消息的那种渴求欲，梅罗是倍加感同深受。再说，孤儿院的大多数孩子等着见L等了好几年了，结果却给这个游手好闲的新生马特第一个瞅到L的样子，实在没道理。

梅罗觉得同样很没道理的是，L已经来这儿一个星期了，却该死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课堂照旧。教师也一副平时的模样。生活就像往常一样持续着，只是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一件事——那个“举世闻名”的侦探，他们一直在接受训练、就是为了成为对方继承人的男人，目前就在二楼的套房里——鬼知道在干什么。

L是在透过摄像镜头观察这些孩子吗？他是否正在阅览过去几年的成绩单和论文，决定着该由谁当自己的继承人？梅罗对此一无所知，而这样的疑虑猜测真是让他更加坐立不安。

直到那个L离着他如此之近，然而又始终保持着一段折磨人的距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想见对方。

那不可触及的存在。

回到房间，他发现尼亚正趴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玩着该死的拼图。梅罗真想一脚踏上去，可惜他现在实在没有这种精力。因此他只是叹了口气，跨过尼亚，然后重重地跌进自己的床上；他侧目看着午后那明媚的阳光，直到眼睛几乎要被晃瞎。

换作平时，只要梅罗离开房间尼亚一般都会拉上窗帘——他强调下午的房间太热；看来或许是因为L的到来就连“了不起的”尼亚也无法心神自定的玩他的游戏了吧。

梅罗翻过身来打开书本，心不在焉的读了读孙子兵法，然后砰地合上了书本。他的目光移向尼亚——对方竟还没发觉梅罗的存在。他那宽大的衬衣不知怎的卷到了后背，露出一小片苍白的皮肤和一小节灰色的内着。

梅罗忽然有种想过去把那衣服拽回原位的冲动：不知为何，仅仅看到那一小片乍现的皮肤，感觉上竟然比看到尼亚在公共浴室全裸的模样还糟糕。

“你有听到任何关于 L 的事吗？”梅罗问。

尼亚将另一块拼图按了下去。“没有。”

“什么也没有？”

喀哒。“没有。”

“你真是话题终结者。”梅罗喃喃道。

喀哒。“真对不起。”喀哒。喀哒。喀哒。

梅罗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而胸口的焦躁丝毫没有得到缓解。“真要命。他到底在那儿干什么？”

“当他做好准备之后就会叫我们的。不用担心。”

“谁在担心啊？”梅罗暴躁地说。

“显然是你。”尼亚回道，对梅罗投向他的充满威胁的怒瞪视而不见。再度将两块纸片按下后，他的手猛然重重地捶打着地毯，紧接着皱起了眉头。梅罗瞄了一眼拼图，比萨斜塔的图像几乎已经完成——除了画面正中心缺掉的那一枚，而尼亚手上似乎已经没有剩下的碎片了。

“是你拿了一颗？”尼亚问道，第一次正眼看着梅罗。

“我对你的白痴拼图一点鬼兴趣也没有。”梅罗不耐烦地说。尼亚拖着压在身下的双膝动了动，这让梅罗注意到了那块几乎完全埋进尼亚睡衣底下的拼图纸片。“在那儿，你正坐着它呢。”

“谢谢。”尼亚有礼貌的说，重新捡起那颗任性的拼图将其按进了它的位置。在这期间，梅罗则在竭力的试图无视——尼亚的动作使他自己的衣服掀起、露出了半个背部——这个事实。

当看到对方脊背的皮肤上椎骨的形状一节一节浮现的模样时，梅罗才想起，尼亚本是个相当瘦小的男孩——尽管他每天都吃完了三餐而且完全不做运动。尼亚的下巴枕在手上，盯着完成的拼图，臀部高高的枕在脚后跟上。那衬衫愈滑愈下，直落到两片肩骨后面。

正当梅罗想让对方把衣服整好时，卧室的门毫无征兆地被推开。

他惊讶地看着罗杰走了进来；而老人看到梅罗和尼亚一起相处的时候，露出了一贯欣慰的笑容。

“梅罗，L 现在要见你。”他郑重地说。

那一瞬间，梅罗只是傻瞪着对方，然而下一刻他的目光马上射向了尼亚。他推测着当对方听到 L 先传唤梅罗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尼亚表面似乎毫不在意，但梅罗仿佛能看到对方赤裸的后背猛地紧绷，背脊上的肌肉拉紧，又或者双肩忽然僵硬起来。

不，这大概只是梅罗的想象罢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房间走上楼的，当他回过神时，已经站在 L 的套房内。罗杰向梅罗介绍了一个英国老人；对方留着浓厚的小胡子，那张衰老、下垂的脸庞让梅罗联想到了比格小猎犬*。加上那套传统的黑色礼服和白色衬衫，他看上去像个管家。小猎犬管家。

“下午好，梅罗，”对方向他微微鞠躬，客气的说道“我是渡。L 正在起居室等你”，接着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了指敞开的门口——而这些就是梅罗对这个男人的全部记忆了。

他隐约记得赤脚踩着豪华地毯的柔软触觉，然而他觉得自己仿佛是飘忽着穿过敞开的大门，进了起居室。

这房间约有他和尼亚卧室的三倍大。一架三角钢琴拘谨的立在拐角，钢琴被仔细的擦拭过，那乌黑的表面在阳光下闪烁着玛瑙般的光泽。巨大的窗户占据了整面墙壁，窗帘被拉到两边。外面的阳光仿佛金色的潮汐淹没了整个房间，使其中的每样物品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迷了梅罗那双正兴奋的四处张望的眼睛。

一个宽屏电视占据了另一个角落，摆放在正好能避开强烈的日光反射的角度。屏幕中一名黑发男人正说着某种外语，但在梅罗能反应过来那是什么语言的时候，房屋中间的椅子晃了晃，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他看清楚坐在椅子上的男人的时候，他立刻明白自己的注意力不可能再游离到别的任何地方。

那个名字溜出了他的嘴唇。“L。”

男人的整个脑袋随着巨硕的黑眼珠一同转向梅罗。马特说对了，这个男人的确有着一双亚洲人的眼睛，但从他其他的容貌特征来看，那人的亚洲血统显然已被其他血缘冲淡很多。

L蹲在椅子上，膝盖紧靠着胸口，后背离开了椅子靠背，这种坐姿很难看出对方的体格，但以梅罗能看到的部分来说，L是个有着长得仿佛外星人般怪异手指的细瘦男人。他那头黑色的头发不受拘束的四处乱翘，精巧、骨感的手腕连着一双大得不甚和谐的手。然而他的眼睛才是梅罗注意力的焦点。那双眼睛比三角钢琴还要漆黑，溢满了敏锐的智慧光芒，仿佛隔着房间就能切进梅罗体内；而眼眶下面的黑眼圈只是加强了这种印象。

“啊，梅罗，”L说道，他的话非常奇特的没有任何口音。“来，请坐下。”

他指了指斜对着自己座位的一套双人沙发；梅罗向着他走去，感觉像一艘被地心引力捕获的宇宙船。他目不转睛的盯着L，不知是对那男人怪异的外表感到失望，还是单纯为对方的存在感到迷惑。

他重重的跳进沙发，而L则一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一边将自己的手指放进嘴边、一点一点的啃着指甲尖。

“你想来点什么？”L问。

梅罗强自将自己的目光从L的嘴巴移开。“啊？”

L的目光轻轻移向面前的咖啡桌，梅罗才第一次注意到上面堆积的大量甜食；这些本应放在某张高级餐台上的食品，正和那些厚重的纸皮文件夹以及各种外语的新闻复印件挤在一起。

“不，不用了。”梅罗说道，紧张的瞥了一眼放在L椅子旁的那叠纸皮文件夹。他确定那里面放着所有瓦尔密斯房子孤儿的资料。L已经读过它们了么？

“如果你饿了的话，请随意拿些东西吃，”L说道，用两只手指拈起了茶杯——梅罗最初观察桌子的时候竟然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他大声的喝了口茶，然后将茶杯放回碟子上。男人的喉结在吞咽动作中上下滑动，梅罗注视着，无声的沉迷于对方的一举一动。

“你现在觉得如何？”L问，将文件堆顶头的纸皮文件夹拿了起来。

“还好。”梅罗说到，紧张的看着L打开文件、并将其举过头顶，仿佛将它放在高处更容易阅览。

“拳头紧握，大量出汗，脸色苍白，这些都在说明你感觉并不好。”L反驳道，“虽然有时说谎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当谎言太明显的时候就不妥当了。”

“我其实很紧张，”梅罗实话实说道，“我心跳得太快了。而且有点头晕。我想，呆会儿可能会吐。”

L看上去有点苦恼。“啊天，这可不好。如果你在会面中实在忍不住了的话，请随意到另一间房间去吐。”

“好的。”梅罗虚弱的说着，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没什么可紧张的，”L说，将文件丢回文件堆的顶端。“我知道你正试图推测我在想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过还是为自己省省麻烦，分析交给我来做就行。”

“我控制不了。”梅罗说到，仿佛在为自己辩解什么。

“我知道。”L说。“你已经习惯于不停的思考，而且根据我所读到的资料来看，你还是个非常火爆的孩子，时常倾向于情绪失控和随意发火。”

“发火？”梅罗重复道，整个人炸了起来，“是哪个死鬼说我爱乱发火？！”

L只是隔着漆黑的发丝看着他，梅罗立即发现刚才的行为大概已进一步证实了那些关于他那火爆脾气的“报告”了。

他本来还想继续怒骂那个说自己坏话的混账，然而看了一眼L后，他还是将那些话咽了下去。

L正仔细的咀嚼着指甲尖；梅罗注视那些雪白的牙齿一点点咬着手指的皮肤，突然感受到一阵纯感官的刺激沿自己的脊柱向下激荡——他甚至说不清这是缘于某种扭曲的亢奋还是只是一种强烈的惊悚感。他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男人是爱，是恨，还是畏惧，反正他认为应该是这三种的混合。

“那不过是这份档案所说的罢了，”L终于开口说道。“这上面还说你会英语和德语，正在学习拉丁语和日语。你的成绩是本机构中第二高分的，当然，你的测试及智商评价得分也远远高于平均标准。啊，还有你这三年来长高了5英寸，最近刚满11岁。”

最后的这些内容在梅罗看来非常琐碎，以致他惊讶得无言以对。L在一旁伸手从盘子里拿起一块曲奇。

“我们聊聊尼亚吧。”L宣布。

梅罗瞪大了眼睛。“尼亚？为什么？”

“你就当成迁就我吧？”L说，将曲奇掰开两半，然后一点一点的啃着右手拿着的部分。“你觉得尼亚怎样？花点时间组织一下你的想法。”

这话听上去更像是个命令。

不过沉默的时间越久，梅罗的猜疑只是不断增加。尼亚？为什么他们要谈论尼亚？难道L已经决定了继承人，现在只是打算看看其他人对他的想法？不，谁会在乎其他人的屁想法啊？L显然毫不在意其他人对他的怪异姿势和癖好的看法；自然对于自己的继承人，他也会鼓励他们排除他人看法的干扰。

那么为什么要讨论尼亚呢，除非……

……他早已看透我了，梅罗的思绪总结道，朦胧中，一丝淡淡的恐慌进驻心底。

他好几次试图“组织自己的想法”，然而脑子里的所有结合物都是些尼亚这三年来的影像。尼亚在地上玩玩具。尼亚在书桌旁玩拼图。淋浴的时候尼亚一动不动的站在泼洒的水滴下。尼亚拉扯着头发。尼亚总是比他优秀。尼亚总是盘旋在他脑中。

“我——我恨他。”梅罗脱口而出。

如同砝码一样重重的垂落在空气中，这些字眼第一次被这样高声的说了出来，而且还是在那位“一个想法就可能改变梅罗整个人生”的男人面前。

他忽然间不敢注视着L，但又不能控制自己不这么做。

他本以为会在对方眼中看到衡量或者谴责的意味，但那双眼中仍然只有无止境的黑暗，深沉而不可捉摸。

“谢谢你，梅罗，”L说。“那么就到此为止了……今天。”

梅罗隐约记得自己跌跌撞撞的从罗杰和那个叫渡的男人身边经过。他模糊记得某些楼梯的闪影，而自己则摇摇欲坠的往下走，手颤抖的扶着扶手。

在他回神之前自己已走到户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全身虚脱得仿佛瘟狗一样。他拖着脚步慢慢走着，想走到湖边去坐一坐；然而当厨房传来的肉味钻进鼻孔时，晚饭的气味使他那原本在痉挛的胃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

梅罗跪倒在地，将今天吃下的所有的食物——尽管并不多——吐得一干二净。然而猛烈的肃清没有使他的感觉得到改善；自己仍然恶心得要命，甚至当听到有鞋子踏过草丛的声音，他也无法在意那些人会否看到自己这种可耻的状态。

然而，站在呕吐物旁边那双恶心的橙绿色运动鞋，异常的熟悉……

因此，当马特在他身边跪下时，梅罗并没有吃惊。对方的小手滑进梅罗的头发，揉捏着他湿漉漉的后颈。

“会谈真有这么糟啊？”马特担心地问着。

梅罗摇摇头。“不，其实没那么坏。”

“那么是L的问题咯？他是怎么样的人？”

梅罗明白自己无法用单纯的字眼描述L，所以他根本不打算尝试。他只能想象到一个词去形容那个仿佛能一眼穿透那些甚至连梅罗自己都未曾发觉的、自己树在身边的屏障的男人。

“完美，”他苦笑说着，“L真是该死的完美，那个恶劣的混帐。”

L开始“面试”的消息像野火般在瓦尔密斯房内蔓延开来；而作为第一个被召见的人，梅罗自然没有被众人忽视。

每个人都以为他会开始自夸身为第一的地位，然而梅罗并不觉得自己有权这么想。他开始像其他人一样观察L召见小孩的顺序；然而除了召见所有高级课程的孩子这一点能预见得到外，梅罗实在看不出“呆子班”的孩子和“大侦探”见面有什么明显原因。

马特也被叫过，不过当时罗杰花了半小时功夫才在一间娱乐室找到了本该在教室上课的他——在那儿打盹。马特这事倒没有让梅罗惊讶。他知道对方其实是个聪明孩子，不过就是太懒，而且注意力老爱毫无章法的乱蹦——简直跟踩到硫酸时活蹦乱跳的松鼠一样——罢了。

然而，当最开头那十天过去后，梅罗终于确信召见孤儿们的顺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面试人数渐渐减少，尼亚却还没有被L叫去见面，这个事实让所有人都大为震惊。梅罗对这情况的关注显然比尼亚更多……而这也不过只能让梅罗进一步的恼火，导致他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要和对方呆在同一个房间。

他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向尼亚怒吼——一旦这么做，某些超出愤恨的情感将会决堤而出。

“我真不喜欢你。”在晚饭期间，马特这么跟琳达说。

“呐，拜托啦！”琳达央求道，将自己的盘子推到一边，好腾出地方放素描本。“就再跟我描述他的样子一次，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的。”

马特报复似的用叉子狠狠地扎着洋葱炒肝。“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再说，我想L也不会同意让你画他的啦。要是他，才不会让一个不可爱的小女孩给我画肖像呢。”

“琳达，你总会见到L的。”梅罗在一边插话一边将玉米和土豆泥和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勉强咽下两种蔬菜的任何一种。

琳达伤心地摇摇头。“不，我想自己是没可能了……既然现在都还没被叫到的话。”

“尼亚不也还没被叫到嘛，”梅罗反驳；他瞄了一眼桌子另一头，尼亚正坐在和大家隔得老远的地方，将自己的食物一类一类的吃掉。

“是，不过尼亚到底是尼亚啊，”琳达无助的说。“我又不是尼亚。所以拜托你就再跟我描述一次L嘛，马特。画画能帮助我整理脑海的图像。”

“别缠着马特，”梅罗猛地回嘴，“你想怎么烦他我管不着，但听老你说这个我真的觉得很累。”

“那就不要听啊！”琳达回嘴。“L的事情你根本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根本没法形容他是怎样的，”梅罗强调着；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脾气，不想伤了琳达。他最近脾气不好其实真的不是她的错。

“哼，好啊！”她说着，提起笔狠狠地刷了起来，“那就只好画你了，梅罗。”

“琳达，”他警告道，“我现在没那心情，别闹。”

她仍然在继续画着，愤怒的蓝色眼睛瞪着梅罗同样愤怒的脸孔。

“嘿！”梅罗道终于大声打断对方、咆哮起来。“你再不住手，我就——”

一只手忽然拂上他的头，温暖的重量贴着他浓密的金色头发。“梅罗，试着控制你自己。”L说。

梅罗僵住了。

那一瞬间，他的心脏停止了运作，然后才重又猛烈的跳动起来。L的手带着某种奇妙而骨感的优雅，从他的头缓缓落在他的肩膀上，身体则向前探去，单薄的胸口贴上了他的后脑勺；然后，他从目瞪口呆的琳达手中轻松的拿起了素描本。

L用两根指头拎起本子，其余的手指蜷曲着不沾到纸页。那身白色衬衫的袖子不到他的手腕，仿佛他不过是选了件合身的衣服穿，根本不在乎穿什么——这男人明明富有得能将全世界所有的衣服都买下。

从这一点看来，梅罗觉得对方有点古怪之余莫名的让人钦佩。

L的手指渐渐摸索着伸向梅罗的下巴，他轻轻的托起梅罗的脸，好让自己能将梅罗和琳达的版本比较比较。

梅罗坐得笔直，心里疯狂的揣摩着L能否感觉到他的脉搏在对方的手指下疯狂的跳动。他并不在乎被人碰触（因为只要能抽出一秒时间，马特和琳达就会马上和他挤在一起），但凡L的皮肤碰到自己的地方，他都感到有股热流汹涌而出。

突然，他意识到了L的确实体温；那是一股温暖的潮涌，不可名状的坚实可靠，仿佛自己可以像靠在柔软的枕头上一样放心的依靠着它、任它扶持着自己。

L的脸上浮现出诧异的表情，于是梅罗顺着对方的目光瞄向琳达的素描本。上面画的是一张非常可笑的梅罗面相，龇牙咧嘴，眉毛就像毛毛虫似的竖起，卷卷长长的鼻毛从鼻孔冒了出来*。

“……令人钦佩的成果，”L最后说到，将素描本还给了琳达。

琳达结结巴巴的说着莫名其妙的废话，而马特则侧过身看着素描。“看上的确去像梅罗早上刚起床的模样。”

“嘿！”梅罗抗议道，然而当L向前挨着他、双手略微挤压自己的肩膀以保持平衡的时候，他的注意力马上就分散了。

“听说这个不是你的，”L说道，将马特脸上的墨镜摘了下来，“我就没收了。”

“我这是借的。”马特咕哝道。

“不错的故事，”L语气平平的说。他用另一只手轻拍着梅罗的头，“明天来见我，梅罗。”

“好——好的。”梅罗说到，真想为自己说话像个初恋小女生一样结结巴巴而踢自己一脚。他转过头，看着L走出餐厅，甚至大胆地期待……

……然而他的期望马上落空了，因为他看到L最终还是走到最后排的桌子前，摸了摸尼亚的头，然后两人目光相会，仿佛正默默的交流着什么。

接着尼亚从椅子上爬了下来，捡起放在桌子脚边的机器人玩具，跟着L一同离开了卧室，留下吃了一半的晚饭等人收拾。

*

“梅罗，来嘛，轮到你了。”马特催促道，在梅罗面前挥动着掌上游戏机（当然是偷来的）。

“我不想再玩了。”梅罗喃喃说道。

游戏机屏幕上显示的“continue?”在他眼前来回晃动着，他抬起手臂遮住了眼睛，希望马特能安于继续玩他的游戏，不要再变着法子试图将自己从恐惧中拉出来。

梅罗一直在他的房间等待尼亚回来；然而数小时后，当周围的灯光渐渐消失、而尼亚还没有回来时，梅罗知道坐在那空房间干等下去大概只会让自己最终的恐慌发作，于是决定到马特的房间寻求庇护。

“梅罗，你最近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马特说，“又不是世界末日到了。”

“就是到了，”梅罗固执的说，“见鬼，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都这么晚了？！”

“或许他们在一边用骰子砌城堡一边吃蛋糕。然后就住在城堡里面，像父亲和儿子那样生活。”

梅罗翻过身来，将脸埋进马特的枕头。“闭嘴，你根本帮不上忙。”

“我不正在试嘛，”马特说到，用电子游戏机戳戳梅罗的后背。“来玩啦，M。试试这个游戏，你会觉得好些的，我保证。”

梅罗从枕头上抬起头瞪着马特。“你根本不可能保证那种事情。”

“好吧，我是在撒谎，不过你还总是这个死样子的话我可就要踢你出去了。担心过度容易得胃溃疡，何况本来你就吃不了多少东西。”

“或许吧。”梅罗骂骂咧咧的从马特手中拿起对方递来的游戏机。“你这人真讨厌，难怪没有舍友。难道就没有想和你同住的朋友？”

“我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了，”马特说，侧身坐在梅罗旁边以便能够看到游戏屏幕。“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可真幸运。”梅罗说。

“是啊，你可真幸运。”马特回应道，挨上去在梅罗的脸蛋上留下了一个湿乎乎的吻。

“你弄得我满脸口水啦。”梅罗咕哝到，然而尽管他马上用袖子擦着脸蛋，对方的这个动作让他觉得莫名的感动。

“我才没有呢，你这个超级大骗子。”马特说着，脑袋靠在梅罗的肩膀上，温暖的重量中散发着户外的气息和男孩皮肤淡淡咸味。房间的空调打开了，风卷起马特的头发，如同羽毛一样痒痒的搔弄着梅罗的脸。

男孩的头挺重，真的，然而梅罗强迫自己去承受这个重量，不将马特的头抖下去。

当他在屏幕上选择了“继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确觉得好一些了，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无聊游戏真的改善了自己的心情，还是他只是为自己至少拥有马特而感到高兴。

*

梅罗尽可能的拖到最后才和L见面，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自己是个懦夫。当凌晨时分梅罗蹑手蹑脚的回到卧室的时候，尼亚已经在床上睡着了，然而梅罗仍然非常惊恐，害怕L和尼亚建立了某些将自己完全排除在外的特殊联系。

尽管梅罗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但他知道尼亚和L是超越自己的存在。他本以为自己比所有人都要了解他们，然而昨晚看到尼亚和L走在一起时，事实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某种他不曾自知的恐惧觉醒了——尼亚和L不但在他之上，而且根本就是本质上与他不同，而这绝不是仅仅在于谁更为聪明的差异。

一般情况下，梅罗对人有一种直觉般的判断力，然而尼亚和L都拥有他不能摸透的隐藏的一面。

尼亚有时给人感觉非常空洞，仿佛他的情感完全处于真空状态，除非让自己完全被对方吞没，否则梅罗根本无法理解对方；L 则如同宇宙，充满了智慧，思想，以及秘密。L 是他无法企及的存在。毫无瑕疵的，完美。世上怎么可能有人能最终成为这样的男人？

梅罗知道他的大部分恐惧都源于自己对 L 的崇拜以及不想让对方失望的渴望，但他到底是感情的创造物——而现在，那些魔爪已经深深陷入他体内的每一处，以致逻辑分析丝毫无法减轻他的忧虑。

晨间，午饭，下午的课程陆续结束，然而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只是不断的加深，直到最后他终于坐在 L 房间的沙发上，因觉得自己毫无遮掩而感到可怕。他的思绪简直就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他的肠胃状态同样如此，于是他开始庆幸自己一整天什么都没有吃。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首选和你见面吗，梅罗？”L 问道，两根手指捻着茶柄、另一只手用茶匙优美的搅拌着滚热的液体。

“不知道。”梅罗承认道。

“你相信与学生会面是有什么特定的顺序么，还有，为什么有些人不曾被叫来过？”

“那些没被叫到过的人没有潜质，或者潜力不够，”梅罗马上自信的回答说，“不过……如果真的有什么召唤的特定顺序的话，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从最高到最低潜能的顺序进行的。”

“为什么这么想？”L 问，一边津津有味的喝着茶。

梅罗咬紧了牙关。“因为尼亚排在我的前面，所以他应该会在我之前或者之后被传唤。”

“你认为尼亚有很高的潜力，甚至与你相等？”

梅罗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头，“他比我更强，从这个机构的各个标准来看都是这样。”

“什么标准？”

“考试成绩。IQ。逻辑学作业。英文的掌握程度。他的每一个分数都比我高。”

“音乐呢？”

梅罗愣住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这个问题。“尼亚不玩乐器，也不在合唱团唱歌。他大概觉得那种东西会浪费他的时间。”

“但梅罗喜欢音乐。”L 说道，将茶杯轻轻的放回桌面。

梅罗隐隐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有着什么含义，然而他猜不透。“是，我拉小提琴。”

“我个人觉得一直要掌握小提琴非常麻烦，但声音很好听。我会弹钢琴，不过算不上特别出众。你想来一点巧克力么？”他举起盘子——里面放满了一口大小、看上去粗制滥造的布朗尼蛋糕——递到梅罗面前。

尽管梅罗空空如也的肚子命令他上前抓一把果腹，但他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

L 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一会儿，但并没有说什么。他把布朗尼蛋糕放在梅罗跟前，然后将那堆文件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梅罗的脚趾在地毯上紧张的蜷起；他确信 L 还没打算让他离开，但是又想不出有什么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呃，L？”他小心的试探道。

“什么事，梅罗？”

“我可以问问你对马特的看法么？”

“当然可以，不过要在你告诉我你的看法之后。”L 回答道，仍然在用手快速的筛选着纸张。

“他……”

梅罗张开口，才意识到他还从未客观的看待过这个比自己年幼的男孩。他忽然有一种冲动，想说什么马特虽然总是忽略学业，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在他房间里的小堡垒——他自己用没用的毯子和家具拼成的小堡垒——里面做作业；或是马特睡觉从来不盖被子因为他很能出汗之类的。

梅罗对这种空泛的小细节知道得太多了，但他这次尝试把自己从马特的生活中抽身而出，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那个孩子。

“他是个小偷。他很聪明，但是也很容易感到厌烦，因此总是放弃一些很容易成功的事。他很喜欢玩游戏，不过当他觉得那些有挑战性的东西自己赢不了的时候，他便不大喜欢玩了。”

“正是如此，”L说。“马特缺乏动机。他永远只会是一个跟随者，因为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值得自己全力以赴。当他被逼到死角的时候，那人几乎会条件反射的说谎以避免冲突、或承认自己的失败。那孩子白白浪费了他那优秀的才智。不过，马特不会被调出孤儿院的——我知道你在为这个问题担心。”

梅罗的心颤了一下。“我没……我不是要问那个。”

“在你的脑子里面，难道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么？”L问道，将报告丢在桌子上，撇了撇嘴角。“那个孩子——马特——我一直考虑要不要威胁把他丢出这个机构，好让他有点动力。我想看看他能做什么。我要是真的这么说的话，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反应，梅罗？”

尽管对这个直接的问题有点吃惊，梅罗已经有了答案。“马特会看穿这个威胁的，但他不会跑来问你什么。他的成绩可能会变好一些，不过也就到刚好能让自己不被开除的程度。”

“而且会迎合着我扮演勤奋好学的小小被监护人的角色。”L补充道。“毕竟，马特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不过，如果我再增加点难度呢？梅罗，我能对马特所做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

“或许是把他送到男校去？”梅罗提议道。“不过你不会真把他送走的，对吧？其实他几乎可以算优秀的，真的。”

“我当然不会这么做，”L想当然的说道。“尽管渡还建了其他孤儿院，不过那些孤儿院没有一间可以正确的测试出马特的能力。将他送走跟放弃他没有两样。”L敏锐地看着梅罗。“你几乎可以说是太依赖他了。”

“我喜欢他，就只是这样而已。”梅罗辩解道。“他人挺有趣的。”

L拿起两块方形布朗尼，将其举到面前，观察它们的大小形状。“我并不是说那种依赖是坏事。从他人身上吸取经验是件好事。别人的失误总会教给你很多东西，然而有些错误是毁灭性的，梅罗。人总是会死的，而那时那些眷恋着他的人会怎样？”

“他们为此痛哭，然后释怀。也有人会去复仇。”

“复仇是一种罪恶的激情——如果你自愿被它吞没的话。请记住这点，还有谨慎的选择你所依赖的事物……尽管我怀疑，这个建议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说，可能显得过于抽象。”

“像我这样的人？”梅罗问道，恐慌感无法抑制的从胸口上涨，然后马上转变成了愤怒。“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能像你一样吗？”

“不要生气，梅罗，”L平静地说，右手自左手上面交叉伸了过来，递给梅罗一块布朗尼蛋糕。“还有，请一定收下这个。我知道你想来一块。”

那一瞬间，梅罗差点就要拒绝了，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瞒得过L，而他也懒得再去尝试。他一把夺过巧克力囫圇吞枣般的吃进嘴里；当L递给他剩下的那一块时，他也同样接受了。

“你和我不同，梅罗，”L说着，瘦削的手臂环抱着他的膝盖。“但我们其实也很相似。我知道你担心我是否已经选择了尼亚作为继承人，而只是在和你玩一场游戏。不过，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我也还没那么

残忍。如果这个决定已经明朗了的话，我早就已经离开这里了，而且会将尼亚一起带走。不过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在这个抉择下将会产生的两个最终竞争者，而我想你也知道他们是谁了。”

“是的，”梅罗说着，在眼前的现实中清醒过来；这个男人的确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来去自由，而且如果他想的话，也的确随时能带走尼亚。

“我并非是用来折磨你的，”L说。“但我会考验你，而作为像你这样反应激烈的人来看，这或许就跟折磨没两样。再者，你不必畏惧我，但也不要太依赖我。我毕竟只是个人类，我也会死。”

“那你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咯？”梅罗问道，尽量使这话听上去不那么满怀希望。

“是的，除非继承人的选定开始明朗化，又或者除非我要去破案。只要我还在这儿，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梅罗。”

L有点笨拙的向他笑了笑，而梅罗则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但L叫他名字的感觉，他很喜欢。

L在孤儿院呆了两年，而在这一段时间的每一天，梅罗都能感到对方的存在。

L并不常从楼上下来露脸，但有的时候你能看到他 and 罗杰以及渡（梅罗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奇尔士·瓦尔密，瓦尔密斯房子、甚至是“希望女神”的创建人）一起喝茶。梅罗也见过L在院子的长椅上看书，或者和那些年长些的孤儿们在球场打网球（并打败了所有的人）。

很快，所有孩子都习惯了“著名的”L的存在，除了梅罗；每当梅罗觉得L在看着自己的时候，他的心跳会不由自主地加快。

除了多了这么一个四处闲逛、走起路来悄然无声得仿佛猫一般的L，学校并没有多少改变。有些学生被转到别的孤儿院，而老师也开始向高级班引进新的课程：犯罪学，刑侦学，以及犯罪心理学。

梅罗觉得这些犯罪者角度的东西病态的吸引人，虽然他曾想过自己这么想或许有些不妥，不过最后他还是觉得无所谓。他也逐渐了解到L决不会急于和罪犯有任何接触，除非他已经掌握了所有情况，并且有相当的把握能够随时将罪犯逮捕。

那种微妙的平衡感，那种对周围环境的绝对把握——梅罗希望自己也能变得更像那样。

如果还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话，他早就这么做了，但是梅罗一直以来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付出在能站在顶峰的愿望中。他试着付出更多，然而不幸的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男孩的身体毕竟还是有极限的。当他因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和缺少食物而筋疲力尽地倒在餐厅后，L告诉他，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的话，很有可能将会永久性的损伤他的身体和大脑。

“将自己逼向极限虽然不错，”L一边说着一边从梅罗的桌上拿起一块曲奇，“但并不等于要你把自己逼死。你要是死了对谁都没有益处，难道不是么？”

“我才不会死呢，”梅罗阴沉的说。“我只是要稍微眯一下罢了，地板看上去挺舒服的。”

L不满的看了他一眼，显然没有被这个随口胡说的谎言骗倒。“不许再昏倒了，梅罗。这是我对你的忠告。”他停了停，尖锐而轮廓分明的脸庞渐渐凝成沉思的神情。“为什么你除了巧克力和蛋糕之外什么也不吃，梅罗？”

“高兴的时候我就会吃普通的食物了。我只是有点挑食。”

“不，不仅仅是如此，”L坚持道，“你是在为什么而惩罚自己的身体，还是，你的身体在惩罚你？”

梅罗移开了视线，低头看着他的脚在床单上留下的皱褶。

他不再说话；然而当窗外的阳光溢满整个房间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和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早上，她是如何为自己洗澡，帮他梳头的。他开始思考，自己这些年来从没改变过发型，会否是因为母亲一直喜欢长发；他不想吃东西，会否只是因为，那不是母亲为他准备的饭菜。

L 轻轻的、体谅的咳嗽了一声，仿佛梅罗已经说出了什么。“梅罗，你的问题是只把目光放在眼前或者短期的未来上。过去的经历同样重要，但你却没有好好回头凝视它们汲取经验，而只是把它们拖在身后，就像枷锁一样。请尽量尝试着去看看其他的方向。同样，对于开车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梅罗眨了眨眼睛，对忽然转变的话题感到不知所措。“呃，好吧。虽说我这几年也不能开车。”

“无论如何，请好好记住我的话，还有，请收下这个，”L 指了指曲奇饼要塞，“当成是我的健康慰问礼物吧。建议你把它全吃了。糖份能让你的脑子动得更快。”

L 在这里呆了两年，这意味着他不仅目睹了梅罗过于苛刻的对待自己而带来的惨痛教训，也同样见证了这个十几岁少年如何经历了最可怕的时期——通称“青春期”。

一开始当其他同龄男孩的脸上忽然开始长粉刺，脸就像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时，梅罗还觉得挺好笑的；然而某天当他在作演讲的期间嗓子忽然变得嘶哑起来之后，他下定决心要让混蛋青春期明白它找错了对象。

不过让他沮丧的是，梅罗很快发现自己对那些忽然开始乱长的体毛、成长的骨骼、以及一副好像被别人踢到那玩意儿才会发出的破嗓音根本毫无招架之力。青春期狠狠地给了他一脚，就跟对其它的男孩一样。

当然，那显然是除了尼亚，这家伙似乎一个晚上就度过了所谓的青春期，一个粉刺或者恼人的遗精问题也没有遇过。他的确长高了一点点，但是没多少。梅罗甚至从没有注意过尼亚以前的身高，但有一天当他们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时，由于实在无法抑制想弄清楚同舍六年之后尼亚和自己的身高差别，梅罗马上跑过去和尼亚并肩站着。让他非常雀跃的是，尼亚的身高就和他的体形一样，瘦小而精致。

“我个子比你高。”他自夸道。

“你一直就是这样的。”尼亚回答。

“以后也会一直这样！”

青春期显然没能使尼亚的性格变得更好，自然也没有让其他人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琳达忽然之间有了胸部（尽管十分小），并开始花更多时间和女伴一起咯咯傻笑，而不常与梅罗和马特来往了。男生在女生面前忽然变得尴尬起来，当然反之亦然。

梅罗觉得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还是觉得上课或者踢足球比聊女孩子好。可恶的是，马特似乎打算在另一方面冲向第一，并且已经取得了大把可耻的成功记录；当然这一点梅罗不觉得奇怪。马特本来就是很帅气的家伙，而且再过几年也只会变得更好看。但梅罗不喜欢马特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多过自己，尽管他绝不承认自己这么想过——他宁愿去舔厕所坑也不要承认！

因此，一脸受伤的他选择花更多时间和 L 呆在一起。

孤儿院中大概只剩下 L 还算神志清醒了；当然清醒的还有尼亚，他似乎和梅罗一样对女孩子不感兴趣。然而，尼亚又有什么时候对活着的玩意感兴趣过呢？和尼亚待在一起不过是等于不斗嘴的在一个房间学习而已；但和 L 相处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和 L 在一起就表示会有脑力游戏，巧克力，好笑的蠢故事，偶尔的哲学讨论，甚至有那么一次 L 还在那架三角钢琴前弹奏了《月光奏鸣曲》。

L 对于来探访他的小孩子——就算来的时间段很零碎古怪——异常的有耐心。然而他也有心情不好的日子，每到那个时候，他甚至没法产生任何积极的情绪。他会呆坐在他的椅子上，带着不满的表情（梅罗很快发现这就是他所谓的“沮丧”的表情）不断的吃东西，含着食物说话，脸上沾着的面包屑也不在意抹掉。

当然，梅罗不但没接受这些暗示而离开，反而通常会在一边纠缠不休，想看看 L 容忍能力的极限在哪里。L 从来不大喊大叫，但是当梅罗终于将他逼到尽头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冷静地说，“梅罗，我要踢你出去了，再见。”

而这时梅罗则会迅速的回答，“你踢不着我，因为我这就要自己走了！Bye。”

当然，他总会隔天回来；因为，尽管 L 早已经警告过自己，他还是渐渐变得非常眷恋这个男人。很傻，但这是事实。更傻的是他竟然被 L 的肉体所吸引。

他知道那个男人的模样算不上传统观念中的好看，但梅罗从来也不是什么经典类型和世俗观念的崇拜者。他发现自己总是爱盯着 L 的嘴唇，描绘着唇瓣的形状，直到他睡觉的时候闭着眼睛也能描绘出来。他知道如果他们接吻的话，大概会尝到 L 甜甜的味道，蛋糕和糖果的香味一定还逗留在他的舌头上。梅罗开始想方设法的与 L 进行身体接触，寻找各种借口紧挨着对方坐或者站着、汲取对方身体的温暖。

他开始想要得到这个男人，并且不单单是他的称号。他知道自己永远没办法得到前者，而努力的成为后者则不过是一种慢性自杀。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只是更加纯粹的显示出那个内心中的自己：一个受激情摆布的奴隶。他没办法停止对 L 的渴求，就像他一直没办法不爱母亲一样……

那个，因被自己挡住活路而抛弃了他的女人。

“那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你也知道，”马特这么说道。那时他们两个正四肢展开的横躺在马特乱七八糟的床上，马特一边玩游戏、梅罗则在一边恍惚入睡——这样单独相处的机会在那时已经相当罕有了。

对方的话语猛地给昏昏欲睡的梅罗来了一记重击。“你什么意思？”

“你和 L 呗，”马特用着毫无感情的语调解释道。“你的目标本来就是要达到 L 的水平，而不是在一边幻想他不穿裤子是什么样的。我知道你现在正值非常欲求不满的十三岁，但 L 到底是 L。你最好还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呆着。”

“安静，”梅罗猛地打断道，对马特不知怎么竟然能发现他对 L 的感情而手足无措。他还以为马特一直着迷于其他玩意儿，早就不在乎自己了呢。“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喜欢什么人。”他嘟囔着说。

“我没那意思，”马特安静的回答。“只不过……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练习一下，你可以和我啊。我们可以一起做那事儿……或者之类的。”

梅罗眯起眼睛盯着对方看，但马特非常小心的避过了他的眼睛，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手中的掌上游戏机上。L 送给他一副有色护目镜来代替原先的墨镜，而梅罗觉得很庆幸，因为马特有一双非常迷人的眼睛，而那双眼睛，在透过护目镜比透过暗色墨镜能看得更清楚。

那双眼睛异常的湛蓝，现在更是增添了深邃的蓝色；那是阳光透过镜片适当的折射到虹膜上呈现出的色彩——为了不让马特在光线直射下再煞风景的斜视。

“别这么看我。”马特咕哝着说。

“为什么啊？”梅罗狡黠的问。“事实上，不是你提议要给我看你的裸体的么。”

“前提是你也要脱光。”

“你可把交易内容改了。”

“啥交易？我们才没有谈妥什么交易呢。还有，你的眼神怎么这么恶心啊，”马特胡乱嘟囔着，脸蛋涨得通红。梅罗大笑起来，然而这显而易见是个错误的选择，因为马特哼的转过了身。

“我收回前言了。我才不想和你干。”

其实他心里显然还是想干，而这想法只是让梅罗笑得更厉害了。

“好啊，你现在可以走了。”马特狠狠地说。“忘了我刚才说的话。”

“不不，你过来嘛，”梅罗说到，抓着马特背部的衣料拼命拉扯，非要让马特让步，或者把衣服撕烂为止。马特不情愿的被拉倒了，他的身体僵着，双眼紧紧盯着电子游戏机的屏幕，仿佛一旦移开眼睛世界就会崩塌。

“别跟我开玩笑，”他警告道，“我真的会赶你走的。”

“我不逗你啦，”梅罗保证道，懒洋洋的将手指插进马特柔软的发丝中。“玩你的游戏吧。”

对方照做了；他们没有再提起马特的提议，尽管梅罗并没有将其抛出脑外。

对自己而言，马特确实有着特殊的意味，尽管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此时此刻他也还有其他事情忙着解决。在这个冬季，L履行身为侦探的职责的那天终于到来。当梅罗从两个教师的议论中偷听到对方即将离开的风声时，他马上爬到二楼询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你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的，”L说道，一边在空盘子上堆砌砂糖方块。

“我知道，可是……”梅罗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这样也好，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想大吼大叫，或者开始一次他那标志性的脾气爆发。

“我知道你会难过，所以我才什么都没告诉你。”L说道，感同身受的看着梅罗。

“那你原本打算就这么走了？”

“是的，”L坦率的承认。“这样你会生我的气，也能更快适应没有我在的情况。”

“我讨厌你这样！”梅罗吼道，“别说得那么爽快！”不要这样探究我的内心！

“对不起，我知道实话总是会伤人的。”L那郑重的面孔看上去有点窘迫，而梅罗感觉到自己的怒火开始瓦解。他大步走到沙发前，扑通跳进L旁边的座位，然后一边生着闷气一边看着L将一颗砂糖毫无定点的摆在其他上面，动作缓慢而精确。

梅罗自己永远不可能把东西堆得这样高而不让它倒塌。L的确让他有点生气，然而这也正是他爱他的地方。他不想让L离开，但是他知道对方必须走了。

他心底里孩子气的一面和刚萌芽的成人的一面互相交战着，理智拼命的努力去征服感情，直到两败俱伤。他无助的将脸埋进L的身体，将自己的脸蛋紧紧地贴着对方的衣服，直到他能够感受到布料下皮肤的温暖。

“你已经作出选择了么？”梅罗问道，他的声音，淹没在L深沉而清爽的气息中。

“不，”L沉静地说，“最终结论还要再迟一些才有。在那之前，请继续努力，梅罗。”

“我会的，”梅罗轻轻地说。

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在情绪波动太大之前赶紧离开，然而又害怕自己会在L面前崩溃……恐惧感让他不断的缩进那男人身边，身体为了某些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望而疼痛异常。他非常非常渴望L，渴望对方能让自己的身体毫无遮掩，就像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和自己的内心坦诚相对那样。

最后，他再也沉不住气了。

面向着火炉，他强迫自己说出口，“L，当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你觉得，或许那个时候……你会想要我吗？比如说，嗯，我们可以在一起睡吗*？”

L一时并没有说话，不过梅罗知道，对于这个能那么轻易看透自己的人来说，他的表白并不让对方感到惊奇。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L最后说道，“你将会长成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过别抱过多的期待。你的将来会很艰辛。”

“我知道的，”梅罗叹了一口气，将思绪拉回了现实中；他静静的坐直，手指轻轻触摸着L的脸，直到他们两个再次渐渐的放松，软软的靠在沙发上。和L在一起的两年简直就像梦一样，而梦，总有结束的时候。

他静静的坐在 L 的身边，用整个身体汲取着这个男人的存在感并将其存放到记忆中，这样，在他们分开的时间里他至少还能有些东西来支持自己。L 在一旁堆砌着砂糖金字塔，直到手边一颗不剩；然后，他把手放在膝盖上，脸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我打算跟你说说你朋友马特的事。”他说。“我已经跟他谈过了，但你愿不愿意跟他说你知道这事，则由你自己决定。马特并没有想成为我的继承人的想法，不过当他能找到一个奋斗目标、或是遇到一件他真正在意的东西，他是绝不会放弃的——甚至愿意为此送死。马特就是这样的人。”L 轻轻的看了一眼梅罗。“我其实也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会有种‘必须让你明白这件事’的感觉。”

“这是一时冲动的感觉而已吧。我明白的。我自己也经常这样，”梅罗马上回答；他当时的情绪过于激动，根本没有静下来细细品味关于马特的这段话。在各种情感的骚动中，另一张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对了 L，你能跟我说说尼亚吗？任何和尼亚相关的事？”

“不行，梅罗。这答案应该你自己去找。”L 轻轻的弹去砂糖积木底端的一颗，于是，整个堆砌物轰然倒塌。

*

第二天早上，L 已经离开。梅罗没有哭，尼亚也没有。日子照旧，仿佛 L 不曾出现过一样。然而，一种冰冷、空洞的孤寂却在礼堂中不断的回响着。梅罗一开始以为那不过是自己的错觉；然而当他偶尔看到尼亚孤零零的站在通向二楼的楼梯口时，他知道，对方的感觉也同自己一样。

第四章 梅罗

“嗯，”琳达说道，“情况是这样的：你现在正和一名连续杀人狂对峙，对方手中有的人质。这名男子是个跟踪狂，高智商天才，而且是个训练有素的射手。你的部下将他包围在一个只有一扇门、没有窗户的仓库里面。你该怎么办？”

“那人质是什么人？”梅罗问。

琳达看着档案文件，皱皱眉头。“这个重要么？反正就是个人，他在逃跑中抓到的普通路人。”

“嗯，没有窗户说明设置狙击手没用。只有一扇门的话，也无法在他不杀人质的情况下冲进去。不过这个男人是个天才，我也是。如果我是L，我就提出‘以本人亲自露面、在外面交换人质’的建议。当然，若对方真那么聪明，他会要求让我一个人进仓库去。至于是由我亲自去还是派替身，要看当时的危险程度而定。无论如何我会尽力尝试让他释放人质。若他照做，我就开枪杀了他，谁叫他看到我的真面目来着。若他不放，我就开枪打人质。一旦对方没了的盾牌，我就马上将他击毙。”

“梅罗，这太残忍了！”琳达压低声音激动的说——显然她还没忘记他们在图书馆。“身为L，你本该将罪犯绳之于法，可不是杀了他呀。”

梅罗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那乌黑的眼睛冰冷而无情。“那男的是个他妈的连续杀人狂。他死一千次都活该。”

琳达哼了一声。“不过呢，从这个档案来看，L当年不但平安救出了人质，并且滴血不沾就逮捕了嫌疑犯哟。”

“所以他是L，而我不是。”梅罗猛地打断她。

“可你接受培训都是为了继承他啊，”琳达真诚的说着，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臂，“你对任何事情的回答都太暴力了，梅罗。暴力不可能拯救生命。这根本不是执行正义——这是处刑。”

梅罗叹了口气；面对着一副衷心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琳达，他的怒火不得不渐渐消散。“我知道，琳达，但我的脑子就只能想到这个。L是怎么结束案件的？”

她往下读道。“嗯，那男人是个跟踪者，因此L跟他做了一笔交易：如果这个男人释放了人质，他们就来一场游戏。L会将所有包围仓库地区的人调走，身边只留他的一个部下。而这个杀手要和那名部下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杀手能杀掉对方，或者能在对方抓住自己之前逃出仓库地区，他就可以获得自由。然而，如果那个男人被逮捕或者先死于非命，那就……接下来的你也知道啦。”

“这是个陷阱，”梅罗总结道。“L大概早就在什么地方监视着，以便给他的部下指引方向。”

“没错；这个男人最后终于被捕获了，现在正为自己的重度谋杀罪在监狱渡过余生呢。”

“漂亮。”梅罗心悦诚服的说；然而，对于L那能把案件结束得如此完美的能力，他也无法装作毫不嫉恨。

竟然能如此的综合所有因素从杀手的性格特点入手，从而避免在不利环境下失势……

明明直接解决掉那两个人会简单得多的。

“哎，各位。”马特打了声招呼，滑进梅罗旁边的座位上。

“怎么，你刚才不是在和那丑婊子亲得不亦乐乎的么？”梅罗冷冷地问。

对“接吻”或“婊子”的评价，马特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也没啦，她一直对着我流口水，而且有点口臭。”

“你活该。”梅罗嘀咕道。

马特转头盯着他。“我怎么就活该了？”

梅罗猛地站起来，决定无视这个反问；他事实上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我要去看新闻，瞧瞧 Kira 的案子的进展如何。”

“我跟你去，”马特说着放下了书——其实他根本翻都没翻开过。

“那我去学习啦，”琳达提醒他们道。“等看完新闻我会很欢迎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复习的。你也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考试了。”

“呃，我估计待会儿要出去踢球。”马特说。

“Yeah，我也是。”梅罗附和道。

琳达叹了口气。“好啊，随便你们了。”

“可怜呐，琳达，”当他们走出对方的听力范围，漫步在通往大娱乐室——孩子们每晚都聚集在那里看晚间新闻，关注着 L 目前在处理的案件的最新报道——的走廊上时，马特说道。

“琳达怎么可怜了？”梅罗问。

“你看，她都那么努力了，可成绩还是那么惨，不如早点死了心靠一边站算了。”

“然后让她的脑子锈得跟你似的？”

“那也总比把脑子烧了的好。像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一个机能正常的脑子呢。再说这个可是整个身体的中枢，还得用来维持身体的各种功能呢——包括男人的生理反映之类啦。”

“你平时想的就这些啊？”

“那当然，”马特恬不知耻的回答道。“我到底是个十三岁的青春少年嘛。”

梅罗本想反驳，但他也明白，就算说了马特也只不过会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他早就明白马特不可能成为 L——甚至连成为 L 的意思都没有，但看到马特浪费时间去追每一个有乳房和阴道的人时，他仍然感到非常反感。这倒不是说梅罗对性没兴趣，或者他独自在冲凉房时没有自慰过，但他总是把精力花在更重要的事上；再说，能让他产生肉欲感的人，整个孤儿院内几乎就只有马特一个。

啊，他倒也曾经和高等班的一个女孩做过；然而，虽然只是出于一时好奇、感觉也不坏，可他还是宁愿和跟自己有真正化学反应的人在一起——哪怕只是亲吻也行。

我要是在 L 离开之前吻他就好了，梅罗郁闷的想道。

他和马特走进了宽敞的起居室，穿过拥挤不堪的后辈人群，走向身为前辈的荣誉席——沙发。梅罗今年已十四岁，固然即将达到离开这里的年龄，但这个“荣誉席位”不仅是如此得来的；作为 L 选定的继承人之一，他在年幼的孤儿眼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一些野心勃勃的新生曾尝试着努力达到梅罗和尼亚的水平，但是他们总是离着目标十万八千里远就不得不认输。最终，每个人都开始带着妒嫉和无比钦佩的心情敬重着梅罗和尼亚。一般来说，善于与人交际的梅罗更受欢迎些；但还是有人为了和尼亚说话或者看一眼他的试卷，甚至摆出低声下气的态度。——真他妈的恶心。

梅罗忽而感到身后一阵刺痛，他转身看向门口。尼亚正徘徊在房门口；对方手中轻松地抓着拼图盒子，另一只手则绕着头发。似乎每当梅罗在想对方坏话的时候，那该死的混球总是会刚好出现。

晚间新闻终于开始了。

梅罗掏出口袋里吃了一半的巧克力大嚼起来。包装纸咔嚓作响。

“你害我都听不清了，”马特低声吼道。“别吃那玩意儿。”

梅罗狠狠地掐了对方胳膊一下；马特不尴不尬地尖叫了一声，并压住梅罗的大腿伸手要搔他膝盖上几寸怕痒的地方。梅罗猛地抽了一下腿，却不小心踢了他旁边的女孩一脚，自然换来对方一阵怒瞪。

“现在插入 KIRA 案件的相关进展报道……”播报人说道。正忙着互相拉扯中的梅罗和马特立刻僵在途中。

“今天早些时候，那位只知道代号为‘L’的著名侦探与日本警方一同在电视直播现场，向大量杀人犯 KIRA 发出挑战，并且从根本上促使杀手的杀人手法得以曝光。本台目前已经得到了当时的独家影像资料；目前，L 相信那位被称为‘Kira’的杀手正位于曾播放此广播的日本关东地区……”

画面转到一名坐在桌后，眼神冷峻的黑发男子身上。

“我是林德 L·戴乐，”他说，“唯一能动员全世界警力的人，通称为‘L’。”

“是 L！”一个年纪较小的孤儿尖叫起来。

“嘿，他这人还挺帅气的嘛。”

“那才不是 L 呢！我见过 L，他长得不是那样的！”

“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局！”

“闭嘴！”梅罗大吼道。“谁再说话我就宰了他！”

“你才是最吵的那个呢，”有人在房间后面嘟囔道。梅罗猛地转身，但那人已逃出了视线。马特抓着他胳膊的手紧了紧，让梅罗的注意力回到电视上。

“——将会被拘捕，”那名假冒的 L 继续说道。“我大概能想象到你抱着怎样的想法去做这件事的。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是罪恶！全球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那个男人剩下的话语则不能得知，因为他忽然僵住了。那人双手抓着胸口，脸因剧烈的痛苦而扭曲着。尽管早就知道对方不是 L，看着林德 L·戴乐倒在桌前死去时，梅罗的脸色还是苍白起来。

又一个生命，被 Kira 夺去。

梅罗旁边的一个女生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但除此之外，房间里甚至没有一人敢喘口气。

几个壮汉出现并将尸体抬出了屏幕。影像忽然间被切断，“L”，这个字母出现在纯白的屏幕上。

“难以置信……”一个扭曲的声音说。“Kira……你无需直接动手便可杀人么……”

“Kira，请听我说，”L 那变声处理过的声音说道。“你在电视机面前看到和杀死了的林德 L·戴乐，其实是被判在今天这段时间处以死刑的犯人。他是没有在电视和互联网报道过，警方秘密逮捕的犯人。似乎你也没有这种犯罪者的资料呢……但是被称为 L 的我，是真实存在的。来！试试杀了我吧！”

马特的指甲掐进了梅罗的手臂。他们两个人僵坐在原位，震惊了。

“还在等什么？”L 命令道。“快点！快来杀死我吧！我还活着呢。怎么，杀不了我么 Kira？显然你是不能够杀死我呢。也就是说，你也有杀不了的人。我掌握到了很有用的线索……Kira，对于你是以怎样的手法杀人这事，我深感兴趣。但这种事，只要逮捕你之后便能知道！Kira，我一定会将你找出来收拾掉。我才是正义！”

屏幕转回新闻主播；过了好一会儿，屋内的人才终于知道该怎么呼吸。

没有人主动上前关掉电视——不过关不关也没两样，大家的注意力已经完全不在新闻上；因为，此时，L 竟然迈出了如此充满爆炸性、侵略性的……的……

“他妈的，太厉害了！！”梅罗猛地喊道。

整个房间终于爆发出兴奋的喧闹声；有些年幼的孤儿甚至开始摇摇晃晃的坐倒在地上，像被扯断操纵线的木偶一般。

梅罗伸出手想去抓马特的胳膊，才发现广播途中自己早就不知不觉捉紧对方了：“看到了吗马特？你看到了吗？！”

马特傻笑着抱住梅罗，“看到了我看到了，啊天，L 成功了！他当众引出了 KIRA！”

梅罗紧紧回搂着马特；他大脑一片晕眩，甚至想要绕着房间跳舞……当然没真这么做。整个房间的小孩都兴奋的乱成一团；有的七嘴八舌的告诉其他朋友刚才发生的事，有的跑去找罗杰，有的则开始疯狂的搜着空白的DVD读盘准备录下一会儿要播出的晚间新闻——这个日本广播很有可能还会重播的。

梅罗和马特在兴奋的极致中雀跃着、摇摇晃晃地出了走廊。他们一边搂着对方一边不停的重复L的挑战宣言，只有在遇到那些困惑的人时，才不得不停下来告诉对方他们错过了多么精彩的场面。

“你看了吗，尼亚？”当他们两个走到梅罗宿舍门口时，梅罗冲到尼亚面前问道。对方正在桌前玩拼图，他情不自禁地抓着尼亚的肩膀兴奋的摇着；而这，竟然就是他第一次主动碰触对方。

“是。”尼亚静静地说。

“太帅了对吧？”马特靠着尼亚桌子的对面说。

“是，有意思。”尼亚一边回答一边甩开梅罗的手。

“嘿，‘有意思’，他就这么说，”马特嗤笑。“来，梅罗，咱们去跟外面那些人说好了。”

梅罗跟着马特往屋外走，但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下来。

他回头看着尼亚。男孩一动不动的坐在桌前，双手软软的放在大腿上，灰白的脑袋微微低垂着。梅罗一度怀疑他是否在祈祷什么，然而他很快丢开了这个想法；因为那实在太滑稽。

滑稽得，就像他偶尔会异想天开的以为尼亚会为了什么而心烦意乱，以至甚至无法继续玩拼图。

*

If I could tear you from the ceiling,
I know the best have tried,
I'd fill your every breath with meaning,
And find a place we both could hide.

--Placebo, "Blind"

*

在无数次狂欢，在无数次对着沮丧的琳达重复 L 和 Kira 对质的故事后，梅罗和马特道别，对方则开始和其他男生一起尝试着修改电视的电路，企图向外界发送电波之类的什么玩意儿。

回到房间，他发现尼亚正在床上玩着两个机器人。拼图碎片摊洒在对方的桌子上；除了在梅罗和马特走进房间前所完成的一小部分外，其他部分并没有被碰。

梅罗坐在床边。他盯着房间另一边的尼亚的轮廓，仔细观察着对方表情的细微变化，希望找出对方内心想法的线索，但尼亚的神情仍然一如既往的沉稳而深不可测。

“为什么你不像其他人那么高兴？”最后，梅罗开口问道。

“L 的手段的确精彩，”尼亚说。

“我不是问这个。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就算告诉你我的想法，也不过是会惹你生气罢了。”

梅罗本想发誓不生气，然而他也知道问题一旦牵扯到尼亚，他是不可能守住这个约定的。“说不定，但我尽力。”

尼亚沉默了片刻，然后将两个机器人面对面地摆放着；梅罗这才发觉那是一组成对的机器人，此时面对面坐着的彼此，就如同是对方的投影。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尼亚说道，“L 的确引出了 Kira，但 Kira 也同样引出了 L。他将一直隐藏在幕后的 L 揪了出来，现在从不曾当众开口的那人的声音，已经让全世界都听到了。L 承受着的风险非常大。他面对的杀手能以超自然手段杀人，然而 L 只是个普通人类。万一，L 为了抓捕 KIRA 而危及了自己的安全呢？”

“他怎能不冒这个险？”梅罗问道，对尼亚竟然没能看透这个他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策略而困惑。“Kira 是 L 的目标，你也看了广播了，在将 Kira 绳之于法之前他是不会放弃的。为了成功他自然得冒险一试。”

“那么，L 可能将无法从这个案件抽身，”尼亚淡淡的说着，抓起一个机器人随手扔向房间另一头的箱子。玩具撞在了箱子边缘反弹出来，狠狠地摔在地毯上，掉了脑袋。

“搞什么鬼啊你？！”梅罗愤怒地反问。“别随便乱扔东西，你这讨厌的浑蛋！”

“做好准备吧，梅罗，”尼亚说道，对对方的挑衅视若无睹。“L 一旦失败，就轮到我们必须捕获 Kira 了。”

“L 不会失败，”梅罗打断对方的话。“还有什么叫‘我们’啊？去你的！”

尼亚不再说话，只是转身将剩下那个没损伤的机器人紧紧抱在怀里，仿佛搂着的是布娃娃。但梅罗仍因尼亚对 L 的能力的怀疑而愤怒着，他大步走上前将那颗机器人的头捡起，然后把它按在拼图堆的中央，再将断了头的机器人扔进玩具箱。

他希望，尼亚会因此对自己那毫无根据的怀疑感到羞耻。

他关了灯爬上床，然而一日以来的激动让他亢奋得无法入睡。尼亚的话语在他的大脑中反复回响，如同恼人的歌重复着重复着……

自取烦恼了一会儿，梅罗到抽屉里取出巧克力，揭开包装，甜美的安慰渐渐融入口舌中。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入睡；他知道，房间另一头的尼亚也一直清醒着，和他同一感受着这个寂静的夜晚。

*

梅罗实在不愿思考尼亚的话中有几分真实，但理性上，他明白尼亚的客观观察能力比自己强得多。

一个月，又一个月，日子渐渐过去，然而关于 Kira 案件的新闻只是开始渐渐局限于 Kira 最近杀死的受害者身份上。第二 Kira 的出现曾引起他们短暂的兴奋，但很快也销声匿迹。梅罗能了解 L 的沉默；那人一直认为媒体是最为重要的道具，但 L 和 Kira 在共有的匿名面具下互相厮打的过程，大多数都不能公开在公众眼下。梅罗明白的。真的，他明白的。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一脚踩烂电视机的冲动——尤其是每次新闻都没有那个他崇敬的人的最新消息时。

他试着缠着罗杰打听，但那男人只是说“L 还活着。目前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梅罗倒也相信他。罗杰那不断加深的阴郁神情，更进一步表明“最新进展”或“L 和瓦尔米先生在日本的危险处境”，他确实完全不知道。

L 从不曾花费如此多时间、金钱及精力在任何一件案件上，即使在他早期办案的时候也没有过。难道尼亚说中了？难道，L 终于碰到了那个足以毁了他的犯罪者？

梅罗讨厌这么想，但消息的贫乏只是让他的大脑更加混乱；尽管自己的学术成绩或社交关系并没因为那日渐加深的担忧而受到影响，每一个不眠之夜，他都在研磨着目前形势、设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思考着 L 正在做什么，Kira 长什么模样，猜想着，当听到那想成为神的连续杀人狂的新闻时，海尔格修女会怎么说。梅罗认为 Kira 的理念是不错，但又有谁，能给与那个混蛋“强迫全世界照自己的思路转”的权力？这不是正义。这是强暴，是掠夺，是打着正义头衔对全世界的征服；而梅罗，对那些马上匍匐在地接受这一切的人们，无法感到丝毫的尊重。

“哎，尼亚，”在一个雨夜，当再没有作业占据闲置的大脑时，他问。“你觉得 L 什么时候会回来？”

“不知道。”尼亚说。

“你觉得他最终会不得不杀了 Kira 么？”

“大概吧。”

“我想这或许是制止那种人的唯一方法了。你看到那些网站了吗？Kira 真的吓到那些人了。这样看来，对他，恐怕很难进行什么公平的审判。”

尼亚在床上来回推着火车，玩具车厢互相碰撞着，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反应。

“我在思考 Kira 到底是怎么杀人的，”梅罗揣摩道。“若真的是什么超自然手段的话，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怎么的，我想自己体验一下。”

“听上去，你似乎不在乎当 Kira 么。”尼亚冷冷地说。

梅罗思维被对方打断了。“啥？我才不要当 Kira。那家伙是想成为神之类的东西，神的工作烂着呢。我只是讨厌有人能和 L 抗衡这么久。”

“你不过是不喜欢那些忽然冒出来的什么人物都能比你强罢了，”尼亚没好气地说。“我们这些年在这个机构的训练到底有什么值得的，就为了对付那种人？”

“当然值得！！”梅罗高喊道，为尼亚不负责任的话语而尖刻起来。“这个满是罪恶的世界怎么操他自己，我根本不在乎。而且，别说得好像自己人生有多么惨痛，你不配。你根本没有像我那样挣扎过！你根本不知道一次又一次失败，到底是什么感觉！！”

尼亚叹了口气，开始爬下床，显然想找个别的避难所，但是梅罗不能忍受。他固然知道，一旦揭开那心底最深处那挫败和恐惧的盖子就会出事；而他自己仅存的微不足道的自制力也在迅速流失；但此时，他根本不在乎。完全失控的感觉实在太好，简直，如同在几乎溺死时能大吸一口气般，美妙无比。

他猛地抓住着尼亚的领子提起对方，使那瘦小的孩子跌跌拌拌撞上自己。“你敢走！”

“我不喜欢你这样和我说话，”尼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推着梅罗，但梅罗紧紧抓着对方的肩膀，死也不肯放开。

梅罗骇住了，尼亚竟然在和他打架；他战栗的感受着尼亚那在肤下的炽热肌肉，如何弱小而坚定不移的反抗着。隔着衣服，尼亚的手掌几乎要燃烧起来，在自己的皮肤上留下烙印。

“放开，”尼亚忽然说道；看到对方眼中那显而易见的怒火，快乐的颤栗从梅罗的脊梁直窜而下。只有尼亚和L仅仅用眼神就能让产生这种感觉，不管眼神中传递着是千言万语，还是只是一片虚无。

“绝不，”他冷笑。

“你的碰触让我不快。”

“好啊，”梅罗说着，嘴唇猛地压上了尼亚的唇瓣。等待着他一直以来蕴含多年的，全面爆发。狂暴。

其实用成绩打败尼亚就足以让他满意，但此刻，梅罗想让这个男孩明白，生存于血脉燃烧的世界，带着无法抑制的情感，轻易沉沦在迷恋中——甚至冒死也在所不惜……这些，到底是什么滋味。

他想让尼亚明白，在梅罗的肤下活着，到底是什么感觉。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反抗。没有撕咬也没有挣扎，尼亚如同破碎的人偶一般渐渐松弛了下来，沉入梅罗的怀抱。对方张开嘴，让梅罗将舌头滑了进去，寻觅那无人品尝过的湿润和火热。

他隐约从尼亚的舌头中尝到了晚饭的味道，然而如果是以这样的方法吞食饭菜，晚饭似乎也没那么差——尼亚的嘴巴对着他的，当梅罗的牙齿轻轻的擦过对方唇瓣的时候，能感到其中的柔软和静止；他想狠狠地咬上去，直到在上面留下痕迹，流出鲜血。

梅罗双腿间的坚硬从里面顶着牛仔裤。潜意识中，他并不觉得因尼亚而男人的生理反映是件怪事。他想就这样将尼亚压倒在地上，就地干他；就算门没上锁，就算会有路人经过……他也只想听到，尼亚呼喊自己名字的声音。

无论那声音中参杂着的是情欲，还是痛苦，他不在乎。

然而忽然之间，他发现对方竟然和自己转换了角色：尼亚的舌头此时正搅动着他的，温热的呼吸轻轻拂过他的脸颊。梅罗感到自己的身体以着让他感到恐惧的方式渐渐瘫软。尼亚的双手摸上了他的后背，在他的皮肤下点燃一串火焰；欲望在梅罗的身体中朦胧的萌发着，如同化进水中的鲜血……将一切染成一片血红。

那双手仿佛俘虏了他，他改造着他的身体结构，用着那似乎总能完美地融合彼此的隐藏面缠绕着他——不，梅罗绝不能继续下去。自己必须独自面对一切的那天已经日渐临近，现在，他决不能这么下去！

他的脑袋因缺氧和情欲而晕眩；他的呼吸全被尼亚夺去。然而，即使他已经感到尼亚的手指指甲划过衣服、几乎要碰到他的牛仔裤那里的布料，他还是将拼命地推开了对方。

尼亚摇了摇，差点从床上跌下去。

然而尽管脸蛋潮红，呼吸急促，尼亚的眼睛仍然一如既往的深邃而黑暗——那一刻，在梅罗的眼中，那是完完全全的L的眼睛。是的，L会死去；而尼亚将会成为梅罗所仅有的，那个他们所仰慕的男人的，唯一遗物。

有什么，在心底深处破碎了。

梅罗不记得怎么跑出房间的；脚下的地毯、从他身边飞越而去的世界，在他眼里就像电影中的快进。然后是雨，是黑暗，是在暴风雨夜晚所散发出的寒冷而潮湿的泥土芳香。赤裸的双脚绝望的拍击在大地上，他的心脏在耳边剧烈的重击着，几乎能掩过头顶咆哮着的雷鸣。

闪电无声的坠落，他的眼前一片眩目的白炙，白得仿佛尼亚的睡衣在阳光下闪烁。

他毫无方向地狂奔着，只想逃离，逃离这个自愿被禁锢了整整七年的机构，逃离这个自己不断失败了再站起来却只是继续承受更多失败的地方——他简直就是受虐狂！这个孤儿院孕育着的全是这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怪胎；他们，在童年时就被自己的才智约束，长大后，也只不过会因异于常人而被孤立罢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捕获。

梅罗的肺开始燃烧起来，儿时的哮喘似乎觉得没能给他更多的悲痛和折磨，于是忽然，仿佛饥饿的恶魔一般*复苏。跌跌撞撞的，他在操场中间停下来，弯下了身子。他挣扎着想要呼吸空气，然而落入口中的只有雨水。

雨水穿透了他的骨头，皮肤如同冬日的窗户般冰冷，他的血液，却沸腾着，仿佛熔岩一样。

他重重的跌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垂下头哽咽着；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同泪水一同滑落。他很多年不曾哭过，但在此地哭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这里，他可以装做滑过脸颊的那些，不过是雨水。

“梅罗！”忽然有人呼道。梅罗猛地怔了一下，心脏几乎要跳漏一拍。

蹒跚的脚步开始再次跌跌撞撞的奔跑起来，但马上就有一双湿漉漉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猛地将他拉回。他的眼睛终于对上了那张没了标志性的护目镜自己几乎认不出来的脸。

“你要去哪儿，梅罗？”马特问道。“出什么事了？”

梅罗拼命想挣脱马特的手。那一瞬间他甚至无法出声；而当他终于能再次说话时，那把声音是如此的低沉、空洞。就像落进井底的话语。

“我要离开这儿。我要把L带回来。然后，亲手杀了Kira……这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嘿，冷静点儿，”马特显然对梅罗空洞的声音感到慌张起来。“L还没输。记得吗，你那天问罗杰的时候他说L还活着呢。”

梅罗没再说话，但是他的确记得曾经问过罗杰；是的，L还活着，而且梅罗现在还没有能力单独对付Kira。而且……现在，他终于感到了冷意……

湿冷。

而且，他在为了某些什么而悲伤。异样的，悲伤。

“来，M，”马特说道，拉着梅罗的手。“我们进去吧。”

过了一会儿，在马特的坚持不懈地拉扯下，梅罗终于顺从地被带回孤儿院内。

燃烧着黄色光芒的灯光仍在某些房门的门缝下渗出，但总的来说，当梅罗和马特浑身湿透的走向马特的房间时，整个孤儿院怪异的沉静。

他们的脚在地毯上留下了足迹，但在其他人发现之前大概就会干透。

梅罗的意识还足够判断自己不能浑身透湿的坐上床，于是他等着马特在肮脏凌乱的衣柜底层挖出一件套头衬衫和一条睡裤。整个房间看上去就像龙卷风过境后的模样一般，半个床单掉在地上，衣物几乎覆盖着每一块空间。

寒风冻结了梅罗潮湿的皮肤；当他换上干衣服的时候，他抖得厉害得差点就想用双臂紧紧搂着自己。然而他没有，只是坐在马特床边的地上，空洞地盯着地毯和他那躺在房间中间的衣服堆上面的，被雨水浸湿的衣服。

马特坐在他旁边，想用衬衫擦干他的头发。“你还好吗？”

“嗯，”梅罗虚弱地说。

马特叹了口气。“你硬要这么说的话也罢。”

他开始用衬衫揉着梅罗湿漉漉的头发，但忽然之间，那个动作经意外地触动了他对母亲的回忆。梅罗猛地畏缩了。他紧紧抱着膝盖，指甲插进头发中，疯狂的祈求能把手伸进脑中，将那从不想保存的记忆，将那拖在身后的枷锁，撕裂。

母亲的金发，L的体香，尼亚嘴唇的味道。各种感觉混合着最后那个记忆，在他身上炸裂开来，如此的原始，如此的强烈。

“我、真希望、从没有遇到过尼亚！”他大喊道，喉咙热得发烧。“我恨他！他，总是让我那么挫败！”

他永远不可能和L在一起；同样，他也不可能和尼亚在一起。

L，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经验上的差距断层。尼亚，是因为梅罗宁死也不要放弃自己，是因为和尼亚牵扯在一起，只是意味着将自己交给他们两个都无法承受的一股力量。梅罗最终会将他们俩都毁灭，而尼亚，或许只会在一旁任他为所欲为。

梅罗为此而悲伤，为自己如此想得到尼亚而悲伤……他想要他的思想他的身体他的一切，全部属于自己。

他幻想着身处在风雪交加的荒凉世界好让眼泪冻结，但这毫无用途。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然而眼泪却适得其反的更快的流了出来；于是，他知道这些根本无济于事。

他隐隐约约的感到马特坐在自己身边，用尽全力的抱着他，但他脑子里只清晰的察觉到自己的泪水，竟然如此轻易的倾泻而出，仿佛从圣痕中滴下的血。

他的头为了什么而猛烈的悸痛，但他仍然继续哭泣着，直到心口空空如也，除了堵塞的鼻子和在整个头骨上一跳一跳的偏头疼，再没有什么为止。

叹了口气，他抬起了埋在肩膀中的头，身心疲倦；他甚至没有力量为在马特面前像小孩一样哭而尴尬。他机械地用手狠狠擦着潮湿的脸，但最终放弃了，因为袖子，早已被泪水浸湿。

“你好点了么？”马特问道，用手指擦拭着梅罗的脸颊。“那该死的尼亚干什么了？”

“我……不知道，”梅罗茫然的说。“其实也没什么。是我挑起的。”

马特皱起眉头。“我不明白。”

“你没必要明白，”梅罗摇了摇头，但马上后悔刚才的动作。“我的脑袋好痛啊。”

他的话更像是耳语，但马特并没有在意。“今天，你可以留在这里，就像以前……在你聪明得不愿意再和我一起睡之前那样。”

“天，小声点。”梅罗呻吟道，勉强起身，爬上了床铺。“你还真是从不洗被子，我老是在上面看到奇怪的痕迹，是你和那些蠢马子弄出来的吧。”

马特把毛毯裹在他们俩身上，然后缩进梅罗身旁。“啊，我最近洗过了。”

“最近是多近？”梅罗问道，他决定不再说话了。

“M，快睡吧，”马特说道，凑近梅罗，轻轻的吻着他唇。那碰触是如此的柔软而短暂；他们以前从来不敢这么做。梅罗多么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精力感到高兴，可惜，这个晚上的“吻”真的有点太多了。

他很高兴马特似乎更擅长克制自己，因而并没有对梅罗打破沙锅问到底。

很快马特就睡着了，只有梅罗仍然清醒的躺在那里。他听着雨水砸在窗户上的声音，拼命的想忽略那从头部传来的钝痛。马特的头发搔着他的脖子，平稳的呼吸拂过梅罗的锁骨，仿佛是温暖的私语。

梅罗强迫自己的大脑停止工作，并集中注意力数马特的呼吸次数，直到最终漂入那心烦不宁的睡梦中。

当持续不断的敲门声惊动了他那无梦的睡眠时，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失去意识了数秒钟。

他从床上坐起身来，在清晨的阳光中，花了点时间判断自己身处何处。有着厚重窗帘的窗户，蓝色的被单。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马特的味道；虽然梅罗身旁的位置空旷而冰冷，他马上就看到他的朋友站在房子的另一边，靠在敞开了点点的门，和什么人说着话。

“我知道他在这儿，”一个女生低声喊道。“我要跟他说话。”

“不行，”马特说。“他现在不舒服。你等会儿再来。”

“梅罗！你在吗？”那个女生高呼道；梅罗立刻听出这是琳达的声音。

“在这儿，”他沙哑的说，一边努力抚平睡得乱七八糟的头发。

马特叹了口气，而琳达从他身旁冲了进来，身上还穿着那件她穿了两年左右的单薄的浅紫色睡衣。尽管天色尚早，她却已经完全清醒；女孩满脸愁容的皱着眉毛，脸色如纸般苍白。

“怎么了？”梅罗问道，将被子推到一边。

琳达那担心的神情强化了。“不，只是……我想我该让你知道……尼亚昨天晚上哮喘发作了。他现在在医务室。”

*

梅罗逃了早上的课，躲进了音乐室的小角落中——在越来越多人发现此处前，尼亚曾经一直逗留在这里。他的后背靠着墙壁，将膝盖紧紧环抱在胸前；尽管他知道任何路过的人，大概都能看到从角落露出的脚丫，但他不在乎。

音乐室中，有人愉快地在钢琴前弹着贝多芬的“热情”的走音版本，梅罗倒觉得这不和谐的音乐和他脑海中的混乱情感，非常搭配。

尼亚进医务室这件事成了早上的流行话题。在早餐期间，似乎没有人想讨论除此之外的话题。由于瓦尔密斯房子离着医院很远（他们大概是尽量不想让这些宝贵的天才儿童暴露在公众场合），有一个专职医生住在这里，医务室还有各种各样的配套器材——甚至包括某些其他孤儿院不可能有的配置。梅罗觉得自己或许要为此庆幸；因为氧气罩大概救了尼亚一命吧，因而能使他免于被送去医院急救。

梅罗知道得太清楚了，被送到医院只是意味着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扎上各种针头，每动一步还必须在脸上戴着白痴的喷雾器面罩。

他不停的为尼亚的发作而自责，而他痛恨那种“全是自己的错”的感觉。梅罗也有好几年不曾哮喘发作了，而当他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候，他会确定自己避免任何可能左右身体状况的要素。

为什么尼亚不这么做？没有早点发现症状，这全是他自己的错。

“在这儿啊你，”马特打断了梅罗阴郁的沉思。“你就这么想念尼亚，开始往他的秘密基地跑了？”

梅罗无言的瞪了他一眼。然而马特毫不在意，在梅罗对面坐下。“还没去看尼亚么？再怎么说你也是那个给他‘死亡之吻’的人啊。”

“我真后悔告诉你那事，”梅罗狠狠地说。

他本来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昨天晚上的事情，但当马特将琳达赶出房间后，为了减缓他那一瞬间产生的罪恶感，也为了让人知道他并没有对尼亚做什么——起码不是故意而为，梅罗向对方坦白了真相。

“在琳达下课前你最好去看看他，省得她待会儿开始跟你说更多‘尼亚的嘴唇怎么开始发蓝’之类让你觉得内疚的废话。你想的话，我可以陪你去。”

“我想去再去。”梅罗固执地说。“再说，我就算去了又能跟他说个什么鬼啊！”

马特耸耸肩。“我不知道。反正你肯定会找到别的什么去跟他吵的。我，在精神上支持你，你去完之后大可以再向我抱怨尼亚有多么混帐。”

梅罗怒目而视。“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啊？”

“我的确心情不爽，”马特坦率地说，坚决地抓住了梅罗的胳膊。“来吧，我们一起去，不然我就一整天烦你。”

马特平时并不固执，但当他真的坚持起什么，即使是梅罗都很难让对方放弃。

当然，梅罗也想去见尼亚，但他自己却是个可悲的胆小鬼。如果他让马特拉着去了，那么他就有借口说是被马特强迫自己去拜访的……尽管这骗不倒尼亚，但这个谎言却给以梅罗足够的安慰，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来到医务室。

他双手阴郁的塞在口袋里，双眼在病床上来回找寻尼亚的白色头发。

遗憾的是尼亚不在那里。

医生告诉梅罗，尼亚的情况已经有了好转所以他给了对方呼吸器——以防哮喘复发——之后就放他回去了。梅罗该觉得为自己不用马上和尼亚见面而安心，但在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去看对方，他就想现在见到对方。

马特在旁边拖着脚步走，梅罗大步走回那个自从那天晚上自己逃跑以后还没进去过的自己的房间。

他本以为尼亚会在地上玩拼图或者其他玩具，更乐观点，他或许已经不在那里——因为他身体已经恢复得能够去上课了。然而，他看到尼亚躺在床上，蜷缩着，手上紧紧地抓着呼吸器仿佛抓着救生索一般。

“他看起来就跟死了似的，”马特轻轻地说。梅罗给了发出噪音的对方一肘子，但在床上，尼亚的双腿微微的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头，疲倦的看着那两个男孩，再重新躺好。

“我在外面等你，”马特喃喃的说，走出房间，将门带上。

有一段时间，梅罗在尼亚的床前徘徊着，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他甚至开始想作呕——自己和尼亚说不定是整个孤儿院问题最多的孩子了，他想。或许太努力想成为L的继承人意味着要将正常的部分抛弃，直到自己也变成一个会因为接吻而引起哮喘病发作的弱智，又或者成为一个只能在特定时间吃某种特定的食物才能不呕吐出来的神经病。

梅罗慎重的走道尼亚床边，拉出尼亚的椅子坐下，努力保持镇定。

尼亚一动不动，但他的眼睛盯着梅罗的每一个举动，就像注视着野狼的兔子。他的呼吸有些气喘起来，于是他从呼吸器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我也有哮喘，”梅罗静静的说。“我七岁的时候曾经发作过。他们把我送到医院，然后挂上了喷雾器之类的东西。那些医生也给你来了这个？”

“是的，”尼亚说。

“啊。琳达说你在输氧。”

“她不知道那两者有什么不同，”尼亚大声地喘着气。“走开，我不想说话。”

梅罗皱眉。“为什么？”

“因为我没法呼吸，”尼亚说道，颤抖的声音中隐含着厌烦的味道。

“又不是我的错！”梅罗大吼道。“我才没让你发作呢！是你自己身体太弱，你本该早点发觉症状才对！”

这些话语在梅罗听来都是那么的可怕，但，他已经无法收回。

他总是无法挽回任何事。从来没有。

尼亚闭上眼睛。张开嘴巴深深地喘着气。“我的身体或许孱弱，但你的精神太脆弱。你甚至没办法吃完一整顿饭而不吐出来。”

“我的肠胃不好！”梅罗简直是在尖叫了。“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母亲害的。

“从来没有什么是你的错，即使你一直在秘密责备自己。你总是在喊叫。你总拿‘情不自禁’来烦我，”尼亚似乎生气了，他的声音虚弱而无力，但这些字词仿佛匕首一样刺进梅罗，狠狠地，痛得他甚至没发现，此刻的尼亚，终于不再有礼，谦让。

此刻的尼亚，不再有距离感。就像那个晚上一样，他就在这儿，在他面前；然而梅罗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对方。

“……你真的觉得那么讨厌，干嘛不说？”梅罗喊叫着，他的心脏猛烈的鼓动着，几乎要跳出胸膛。

“没用的。我的话语对你毫无意义。你总有一天会死，就像 L 也会死那样。”

梅罗从椅子上跳起。潮涌的情感澎湃而至，他差点想上前揍尼亚。“闭嘴！是我所做的所有事说的所有话都对你没用！好坏都一样！你不过是个软弱的懦夫罢了。或许我是无法成为 L，但你，也不可能！”

他转身要离开房间，双耳因愤怒血脉膨胀；但是，当他快要走出房间时，他听到一声模糊的耳语，

“我明白。”

*

If I could tear you from the ceiling,
I'd freeze us both in time,
Find a brand new way of seeing.
Your eyes forever glued to mine.
Don't go and leave me,
And please don't drive me blind.
--Placebo, "Blind"

*

尽管哮喘事件让梅罗受到了不少打击，当个周末，他和尼亚还是回到了日常那矫揉造作的共存方式中。只要梅罗看不到放在尼亚睡衣口袋里的呼吸器的形状，他就可以说服自己，那件事从来不曾发生过。但他却发现自己开始老看着尼亚的嘴——用着自己看着马特嘴唇的方法，总是想起那双嘴唇的味道，并渴望着再次体会到那感觉。

幸好他还有其他的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复习考试。在好天气的时候踢球。捉摸着自己是不是该和马特上床。为 L 而担心。

其实最后一点才是他最关心的，但他尽量在白天不去思考这个。

然而夜晚是个与白日绝然不同的造物。除非自己快要累死，他通常会清醒地躺在床上，一边咬着巧克力板块，一边思考着所有和 Kira 案件相关的事情，直到自己含着巧克力入睡。

有时他会被噩梦惊醒，甚至吓得动都不敢动；有时候他甚至害怕得不得不爬下床跑到走廊尽头的马特的房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开始为 L 的平安归来而祷告，尽管他从不认为那些向上帝传达的无序请求，是来自于一个虔诚而善良的天主教小男孩。

向上帝祈祷保佑 L，就跟尼亚说关上灯，又或者跟马特说借游戏玩玩儿一样。

当然，在梅罗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对方肯定是在打瞌睡；因为当十一月份在一堆考试中匆匆过去时，新闻中仍然完全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然后，在十二月初，那个命运的日子来临。

梅罗在瓦尔密斯房子的岁月，在那一日戛然而止；一个新的纪元降临。罗杰将梅罗和尼亚叫到一旁，并开始诉说他们俩都在猜疑的事：L死了。不只如此，他是被 Kira 杀死的。

空虚的裂痕从梅罗的胸口中撕裂，他的精神和身体摇摇欲坠几乎要完全崩溃，但他没有任其支配自己，而是将那无止境的愤怒源泉疯狂的灌入虚无之中。

他不能崩溃，他不能在尼亚在地上玩拼图、仿佛早就料到这个事实的现在，崩溃。

L 永远无法选出继承人的这个消息，也几乎使梅罗前进的动力完全停止。在永远无法得知 L 认为谁才更适合这个称号的现在，他已经无法如以前一般继续前进。如果梅罗此刻不能试着在这可悲的人生中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一次也好，他就会被永远的冻结在“就快达到，但还是差一点”的位置上。

和尼亚合作，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在竞争对手面前他根本无法发挥正常水平。尼亚总是让他产生失败感，让他变得异常，将他的整个世界，颠覆。

在这分叉路口，只有一条路在他眼前延伸着；这条他本该早就选择了的，这条在他明白到自己和 L 还有尼亚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个时候，就该选择的路。

梅罗将 L 的继承人的头衔交给了尼亚，宣布自己要离开这个机构。

他并没有落泪，这一点让他引以为荣。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始为 L 痛哭，便绝不仅仅是抽噎几声就能了事的。他会跪在地上疯狂的怒骂，直到大脑几乎要爆裂、双眼肿得通红为止。

然而现在不是做这种傻事的时候。

因此，他将衣物、钱，及所有这些年来他储藏的巧克力收进了背包。他包好了自己的格斗靴，套上一件外套——他对这件外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他爱它是因为这件衣服的温暖，他恨它，是因为，它是白色的。

当他的身体机械的执行着这些动作时，梅罗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套计划——当他走出这八年来一直畏惧着的这扇大门后，应该马上着手干什么。

他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给马特；他知道的，当那男孩发现自己没有在晚饭时间出现、四处寻找自己未果后，或许会到这里找他。梅罗现在不能浪费时间去找马特，而他同时也恐惧着，一旦告诉马特自己将永远离开这里，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他和那个男孩的联系早已逐渐强烈得让他感到痛苦，但梅罗现在要用理性的目光看待整个世界；他明白，马特会成为自己的另一个包袱，而在梅罗想方设法要减轻包袱重量的此时，这个负担他无法承受。

纸条的内容非常简短：马特，L 死了。我打算去美国。或许迟些我会来见你。——M

他思考着，马特会不会愿意跟他走。

或许吧，如果他当时愿意。或许吧，如果他不生气。或许吧，如果当年 L 所说的那些关于马特的事，是事实。

梅罗想他或许是在考验马特，而这个想法竟让他快乐的发颤；L 一直都在考验大家，他看到梅罗同样这么做的话，也会感到欣慰的。

梅罗告诉自己 L 一定会默默支持自己的决定，并再次确定他的十字架念珠正安稳的躺在口袋中后，离开了孤儿院，走进瓢泼大雨中。他没有像因尼亚而几乎迷失自己的那次那样奔跑；而他也明白，这次，自己不再需要奔跑乐。只要坚定不移的前进，一步一步，残酷的走下去，总会有一条捷径，向这个有着强烈目标的天才开放。

Kira 已经选了一条路；而梅罗，将要走向另一条。

当他关上身后的大门时，梅罗向后瞥了一眼。那个被他永远抛弃在身后的房间正亮着灯。他确定自己离开的时候已经将所有东西都关好了。

那么，在那里的，会是尼亚么？他是否完全无视梅罗那空当的床铺，继续拼着拼图？还是，是马特找到了他的留言？

后者的期望，让梅罗的胸口剧痛起来，但此时，他决定无视这种苦楚，并将它塞进了心中的一个角落。

那里，曾经装载着他对 L 的爱；然而现在，那些爱意早已经冻结，成为某种强烈、冷酷的物质。

Oh god could it be the weather

Oh god why am I here

If love isn't forever

And it's not the weather

Hand me my leather

--Tori Amos, "Leather"

第五章 洛德

I became willful, private as a cat.
You never knew what alleys I had wandered.
You called me bad and I posed like a gutter
queen in a dress sewn of knives.
--Marge Piercy, "My Mother's Body"

加利福尼亚竟有条法律禁止在吧台吸烟，这点让梅罗很惊讶；身为酒吧，却欠缺了腐朽幽灵一般笼罩在空气中的烟臭味，这在他眼里显得根本不成体统。不过，他到底还是在洛杉矶找到一家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高级酒吧——尤其是对群聚在里房间VIP沙发周围的那些特定人物而言。

人们在这里整夜烟酒不离手，仿佛恐惧着所有酒精和烟草，这些所有的一切，会在半夜消失在世上。而梅罗不得不庆幸，虽然大多数花粉和潮气都会刺激他的哮喘病，吸二手烟似乎对他的支气管毫无影响。

隔着手套的手指心不在焉的描绘着啤酒杯的轮廓；放在面前的这杯啤酒他今晚还不曾动过。平时，梅罗只有在确保自己能完全应付酒精的麻痹作用时才会喝酒；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必须保持完全清醒的判断力才行。

近两年来他一直在观察位于洛杉矶的一组黑手党，记忆着他们总部和避难所的地点，并跟进了所有常规行动的行踪。当然，他每次跟踪自然没有傻得用同一身装办；他本来就买了一堆便宜假发，而且平时只要看到喜欢的就会不断更换。再者，尽管他的服装品位已经换成黑皮革装，格斗靴，以及可以掩盖他那纤细身影的大衣，梅罗仍保留了一些以前的衣物——原因很简单，他平时的这身行头实在太引人注目。

不过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日子终于即将来临，这也是为什么他今晚上没有乔装打扮的原因。

他的皮裤和紧身上衣紧紧贴在身上，仿佛是第二层皮肤一样，不，或许就是——因为穿着它们，他觉得格外舒适，就仿佛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衣服。

酒吧里很暖和，但他仍套着一件黑色皮外套；他用连着大衣的帽子掩住那一头金发，在阴暗角落，偷偷观察着那群黑手党。

梅罗曾以服务生身份在一间黑手党成员常去的高级餐厅出现过。当时的任务是接近那些人、并取得所有人员的名字，而他也取得了非常漂亮的成功。除去获得了他们的名字以外，他也从那些对话片断中得知，他们这些抛弃了酒吧消费，却整日把辛苦赚来的钱浪费在高级餐厅的高价饭菜上的家伙，并没能和黑手党老板混在一起。事实上，梅罗从那些成员的口吻中嗅到了隐隐的不满之意。他们目前的老板似乎已经是个烂胡桃了，大脑和身体也早被可卡因，成群携带性病的妓女，以及烈酒消耗殆尽。梅罗几乎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造反意味，而他必须想方设法利用这点。

尽管已将所有人员名单都印在脑中，但坐在黑暗的角落时，他的眼睛只是一直注视着洛德·罗斯——那个有着光亮秃头以及毫无美感的厚嘴唇的，高大健硕的男子。

那男人显然是那群人的头目；而梅罗也明白，要征服这个黑手党，洛德将是个关键。梅罗已经看到了集权开始形成的雏形。洛德身后已确定了两名“右手”：格雷·汉弗里斯，金发的魁梧男子，以及名叫罗斯韦·碧的黑发壮汉。这两个男人是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类型，因而无法胜任稍高难度的脑力工作。

梅罗必须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依靠展示纯粹的力量与无情；但从梅罗还不够他们中任何一个的一半尺寸来看（妈的，跟洛德·罗斯缠在一起的某些女人，块头都比梅罗大），他不得不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自我表现，并表明他的目的。或者说，他只要向洛德展现。

只要他得到了洛德，跟在对方后面一切也会一并得来。不过……他自然还是希望自己的体型能更坚实一点。尽管已年满十七岁，他仍觉得自己跟当年那个漂亮瘦小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比以前多了这些能让他觉得更舒适的衣服罢了。

看到洛德向他的方向回望，梅罗马上低下了头，强迫自己喝了一口那仍旧满满的啤酒，并努力不让自己因为那苦涩的味道而畏缩。

然后，他站起身来，穿过了吧台；这个过程中洛德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不过他并不担心，当然也并不高兴。无论男女，似乎都很喜欢盯着外表中性的男人看，尤其是脖子上挂着血红色十字架念珠、腰带皮夹的链子上布满微型头骨的这种。

梅罗优雅的弯身坐上一张酒吧高脚凳，将杯子放在柜台前，然后透过镜子继续看着酒吧后面的洛德和其他人；那些人的身影，几乎淹没在柜台上排列的无数仿佛毒药一般的酒瓶之中。

洛德的注意力重新回到身边的女人身上，但梅罗的关注从没有游弋，直到一名酒吧男招待，名叫李的中国人（名称则不详）走到梅罗跟前为止。

“啊，梅尔，”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声音向他打招呼，“你今天晚上怎样？我儿子又想你射击场玩。”*

“梅尔”这个称呼让梅罗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早已学会在李氏家族面前忍隐和卖笑。“跟安德烈说一声，我可迫不及待呢。我刚拿到一对新的枪，很乐意在他面前露一手。”

“啊，他一定会很愿意，”李愉快地说道。“他说你射很好。”

梅罗笑了。

有时他会猜想，到底李是已经知道梅罗和他儿子常在前往“射击场”的路上做爱而在含沙射影的跟他开玩笑，还是真的对一切一无所知。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梅罗仍觉得和这个男人开开玩笑好玩得很。

来到洛杉矶之后，李氏家族教导了梅罗很多事情。当年，身为早熟的十四岁的他到达此地时，全身上下所拥有的只有口袋里的便条笔记、以及一口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超可爱（如果你是女的）或者很酷（如果你是男的）的口音。

在那之后，梅罗便将大多数的英国俗语和口音抛弃了。要知道，在那些他想打交道的人面前，表露得像个外国人可绝没有好处。幸亏李的儿子，安德烈，立即就和梅罗处得亲密起来。

当然，安德烈这家伙——今年已经二十打后——并不喜欢在16岁以上的男生身上泄欲，因此，能从对方身上得到的利处即将期满的此时，梅罗也想早日和李氏家族断绝来往了。

他希望自己不至于伤害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他并不希望恩将仇报。如何说中文，如何骑摩托，如何射击，这些都不过是他从李氏家族那儿学到的成果的冰山一角。最重要的是，他们向他提供了通向犯罪组织的大门；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正是梅罗所需要的。

梅罗感到有人向身后走来，然后，只见李站起身、放下手中正在擦拭的杯子。“啊，罗斯先生，”他向对方致意，微微鞠躬。“你今晚要走了？”

“是啊，李，”洛德粗哑的声音响起，粗壮的胳膊的从梅罗身后伸过，将一打钞票放进李的手中。“我们今晚要带你两个‘侄女’一起走。服务非常周到，一如既往的好。”

李深深地鞠了一躬。“是，尽管享受我的侄女们的陪同，请一定再来。”

“当然，”洛德说道，收回手的途中，顺手拉掉了梅罗的帽子。

梅罗猛地转身，发现男人的脸离着他的只有几寸远；对方那双浅色的眼珠深深地陷入那张轮廓鲜明的壮汉面孔中。看着梅罗那张冷漠的脸容，洛德得意地笑了。“我就知道你是男的。我的几个小兄弟看到你那秀长的双腿时，还都以为你是女人。”

梅罗的嘴唇微微弯起，皮笑肉不笑地说：“看起来你是猜对了，罗斯先生。”

“我当然是对的，”洛德哼了一声，退后几步，然后朝他的“小兄弟们”挥挥手，让他们仔细看清楚梅罗全然平坦的胸口。

当洛德和其他黑手党成员离开酒吧后，李靠近了梅罗，一张老脸神情严肃，“罗斯先生喜欢你。他今晚一直盯着你看。当心点。他脾气不好的时候可大坏人。”

梅罗大笑道。“李，你又允许在酒吧抽烟又给你‘侄女儿们’拉客，我觉得你也大坏蛋*。”

李轻蔑的摆了摆手。“你为什么批评我，梅尔？”

“不，我绝没那个意思，”梅罗回答道，从就把高脚凳上滑下来。“我觉得你那狡诈的天性还有对生意的热忱和努力是你人格中最好的部分了。你需要我帮忙照顾一下你的女孩儿，确保她们能平安到家么？”

李一脸感激。“好的，拜托你。我的女孩儿们受伤可不好。那她们，损坏的商品，会没有人要！但如果你照顾他们，我知道他们回来得安全完好。这里。”他从洛德刚给他的钞票中取出几百块钱。“你照顾我的女孩儿，然后买点芝士汉堡吃吧。”

“你真是太亲切了，李。”梅罗说着将钱放进口袋。他讨厌芝士汉堡。

*

梅罗走上叽叽嘎嘎的金属楼梯，回到了他那位于三楼的公寓。他抬头，斜视着那触摸着侧脸的，破晓的第一缕晨光。那整晚他都在跟踪洛德和他的伙计们，调查他们的行动，确保他已经摸清楚了他们的日常模式，一边顺便带李看着他的小姐们。

这两年来，除了工作以外，李曾多次礼貌的请求梅罗帮他跑腿，而照看那些妓女是最简单的。李同时从事不少生意，并且全都照料的不错；而且他帮女孩儿们接客的眼光很好，从不会让她们和那些有虐待倾向的危险人士来往。而且，梅罗明白，即使洛德的伙计发现自己在跟踪他们，他自然可以说是为了护送李的小姐们平安回酒吧。

不仅如此，和暗杀帮派组织首领、在小巷中把可疑包裹转交给躲在阴影中的家伙比起来，梅罗从当王牌妓女临时保姆那里能拿得更多。

本来他每次确保那些小姐平安回到李的酒吧之后，都会把一百块塞进回家路上的教堂中；那个教堂内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圣女玛丽亚雕像，梅罗一向喜欢进去看着她，但今天早上，他没有这个兴致。

当他打开公寓的门时，房间各处的十数张圣母像肖像正安详的注视着门口，迎接他的归来。他对基督受难像，十字架，圣女之类异常迷恋，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况且，从他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念珠，以及他新买的、带着十字架符咒的手镯来看，想要否认这一点也实在没可能。

将大衣扔在二手沙发上，他一边走向卧室，一边钟情的抚摸着门口那座四尺高的玛丽亚瓷像的面纱。外面的空气带着一种垃圾和沥青的腐朽味道，但在他的公寓里面，他只能感受到昨晚离开之前所燃烧的淡淡的熏香芳香。梅罗已经变成了全然的夜间生物，他的卧室都用厚重的窗帘掩盖着窗户，因而，即使是黎明的拂晓，也无法将盘踞于此的永恒的黑暗和阴郁燃烧殆尽。

但，其实也还好；因为这种黑暗的气氛，总是会让他想起过去在孤儿院里的，马特的房间。

梅罗刚刚坐在床上解开了一只格斗靴时，手机响了起来。将手机从皮带上取出，他甚至看都不看显示 ID 便开口说道。“嘿。”

“嘿，宝贝，你最近怎么样？”安德烈热情的招呼道。

“我叫梅罗，不是宝贝，最近还好。就是累得要死。”

安德烈叹了口气。“似乎你也过了能叫昵称的年纪了。”

“似乎如此。啊对了，你爸说你又想带我去射击场了。”

“当然。”安德烈谨慎的说。“不过这次只是去射击。”

梅罗——顺着安德烈所期望的那样——回答道，“只是去射击？”他装出有点受伤的口气问道，一边随手脱掉一只靴子。

“是啊，”安德烈轻轻地说。“你不再年幼了，梅尔。我发誓，每次见到你你都长得更高，而且你现在也能自己赚钱，买自己的衣服，为你那个称为‘家’的烂地方付房租。”他叹了一口气。“不过，我不希望你觉得我是在和你绝交。我真的喜欢你。我希望看到你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每次想起你住在那个破公寓，我就难受。你知道，常有人在那里被枪杀。”

“我没事，”梅罗说着，将另一只靴子也解决了。“我已经是男孩子了，安德烈。总要开始表现得像样点。”

“我真为你自豪，”安德烈说道。“你接受的很快，比我之前的那个男生好得多了。你将会走向更广阔的地方，梅罗，就以你和你那张漂亮的脸蛋。”

“谢啦，安德烈。”他说道，拼命抑制翻白眼的冲动。那男的夸奖梅罗，从来都是马屁拍到马腿上。“也谢谢你，当年在我这迷途小孩在街边徘徊的时候，帮了我一把。”

“那不是什么问题，”安德烈说道，声音中带着对自己善举的自豪之情。“如果你想去射击，随时找我。”

“我会的，”梅罗说道，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不过是一直在等待着“我要和你分手，不过不要太难过”的演说词而已，而安德烈此刻正好不紧不慢的传达了这个意思。

挂了电话后，梅罗松了一口气，庆幸安德烈并不想维持他们的亲密来往。他早想从李氏家族的圈子里脱身而出，但又不愿意伤害其中的任何一个，而安德烈的这个举动正好减轻了他的工作。

他将光着的脚搭在桌子上——这是他从以前的邻居那儿买的，当时对方正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去，缺钱补充可卡因。

他坐在椅子上，将海尔格修女的十字架念珠从暖和的裤兜中拉出，小心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欣赏着那深红色的珠子。即使相隔多年，它们仍如以前一样闪烁。然后，他将银色的十字架放在眼前，拇指碰触着那已经磨得十分圆滑的上半部分。现在就差腰和腿没有磨掉。

他从抽屉里拿出金属锉子，开始抹平十字架上基督身体剩下的部分。很快，一层银色的颗粒覆盖了手套的指尖，像钻石冰晶一般。

他从不曾将海尔格修女的十字架念珠落在公寓里，但现在他还不愿意把它戴在脖子上。目前他戴着的是他买的一串十字架是红水晶的名贵链子，不过他并不怎么珍爱它。相反，他却不能戴海尔格修女的十字架，直到他能将十字架上的基督——因梅罗的原罪而死的基督，抹去。

将耶稣苦难像挂在墙上或者注视着看，他都无所谓，但梅罗决不能将有人为他“牺牲”的象征物品挂在脖子上。

很快，他将会走向一条铺满尸体和鲜血的路；他对那些人自然并不在意，而梅罗也不在意踩着尸体前进，只要，通过这些死有余辜的尸体，能超过尼亚……还有，L。

*

夜间，梅罗坐在一家当地妓院的沙发中，他一边晃着唇间的巧克力，一边擦拭着白色的手枪。这是梅罗最近得到的两把传统装配枪之一，枪把和枪管分别染成蓝色和金色，枪身上还镶有金色十字架。看过这对枪的每个人都觉得它们太花俏，但梅罗仍然觉得它们是最完美的，别人说什么他才不在乎。

身后的门吱呀一声打开，熟悉的香水味儿溢满整个空旷的房间。

这房间本是用来闲置那些还没分配到夜间工作的女孩的；然而今晚，一位非常特殊的客人包了这里所有的女人，因此这个房间多数时间都是空着的，而这，也正和梅罗预料到的一样。

“那是新枪么？”李玫在梅罗身旁坐下，一边用力拉扯着黑色假发。“看上去好可爱哦！我能看看？”

梅罗沉默了片刻，手紧了紧，然后将枪递给了她。

玫将假发脱下扔到一边，一头倾洒在肩上的黑色短发，烘托出一张专迷惑人的可爱桃形脸蛋；加上一双杏眼，及涂着深红唇膏的丰满嘴唇，女人的整个脸庞显得完美无瑕。

她接过枪支后，立即条件反射地打开弹夹检查子弹，然后啪的关上弹夹，瞄准了远方的墙壁。

“你的男人在5号房，正如我所保证的。”她说。

“谢了，玫。”他真诚地说。

“没事，”她说，将枪还给了他，红色指甲点缀在白色金属上，显得格外耀眼。“当初也是多亏你，我才没把宝贵的贞操丢给了爸爸的生意人，那之后我一直欠你个人情。”

“我所付出的不过是一颗子弹罢了，”梅罗说着，一边将枪插入了皮带上的枪套中。

玫移过身子看向他，裙子的开衩高得足够让他看到对方的吊带袜和部分内裤。玫说那些名门小姐从来不穿什么正当的内衣，对于她来说，就是指前面这种带着粉色蝴蝶结的白色比基尼内裤，又或者是带着蕾丝边的黑色男性短裤——穿着这个就不必担心会露出内裤的线条。玫今年已经十八岁，并打算把自己的贞洁留到结婚时，不过尽管如此，她也从没停止背着安德烈和梅罗瞎搅和的行径。

“听说我哥和你分手了。”她静静地说。

“是啊，我还是哭着入睡的呢，”梅罗回答道，咬下一角巧克力。

玫狠狠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我打赌你才没有呢。你也知道，我是希望你能帮爸爸工作的。我们还可以结婚，而且跟你和我哥的关系不同，我们的结合绝对不会和‘强奸幼童罪’扯上关系。”

“自愿的也算不上强奸成立吧，”梅罗笑着说道，将剩下的巧克力推向玫的唇间。“来，帮我吃掉吧。我还有事要做。”

玫叹了口气，接过了巧克力。“我猜，我大概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你了。”

“总有一天会的，大概，当所有的工作都完成的时候。我决不会忘了你留下来教我中文的那些夜晚。”

“你敢忘，”她威胁道，转过身去不让他看到她眼中的泪水。

梅罗站起身来，拍了拍她的头。“代我向你哥哥和父亲问好。还有，慢慢享用那块巧克力——那个可是很贵的。”

“你真差劲！”玫尖叫道，当梅罗离开对方转身走向大门时，女孩猛地扑倒在沙发上，痛哭着独自咽下巧克力。

其实比起她的哥哥，他会更想念她的。

当走在走廊时，他听到门后各种各样的吵闹声，很幸运的是当他在阴影中前进，一手拿着枪走向 5 号房时，并没有人撞见他。他已经嘱咐玫确认洛德的武器放在不能马上够到的地方，并且喝了不少酒，梅罗自然并不怀疑她有遵照自己的要求，但小心一点总没坏事。

他推开门，走进了充满性爱和烟臭味的房间。洛德·罗斯正坐在房间中央背向门口的沙发中（愚蠢，梅罗心想），他那粗壮的手臂搭在沙发靠背上，那个姿态仿佛是泡在酒店的游泳池里。

梅罗锁上了身后的门，瞬间走到沙发前，他的靴子踏在地毯上，几乎毫无声息。

“嘿，那个中国妓女怎么了？”当梅罗走进视线时，洛德质问道。

“一，她不是妓女。二，别动。”梅罗说道，拿枪直直地对准了对方的脸。

洛德的脸扭曲成愤怒的表情。显然，对于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要表达恐惧这种感情实在太复杂了。“啊。你是昨晚上的那个标致小子。”

梅罗无视了他的话。“要是不听我说下去，我现在就毙了你。”

洛德注视着他，而梅罗明显地看到对方正在衡量他的选项；幸亏对方终究选择了正确的答案，满脸怒容的坐了下来。“好，说吧。”

“我要你和你的手下为我工作。”

“你开什么玩笑。”洛德嗤笑。“我们他妈的是是什么？随便雇用的杀手？”

梅罗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但他明智地没有说出口。“你其实也就差不多如此，根据目前你们组织的运转来看。我观察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我感觉到那糟糕的管理正使你的孩子们感到有些烦躁。”

洛德眯起了双眼，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你有名字么，标致小子？”

“梅罗。”

对方哼了一声。“这算什么破名字？”

“我唯一承认的名字，而且你要敢说洛德·罗斯是真名，我情愿吞枪。你现在在那儿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自然，你的手下也一样，因此即使他们发誓对你绝对忠诚……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洛德咬牙切齿。“你是说，我的兄弟并不诚实？”

梅罗冷笑道。“正是此意。你的那些手下总有一天会趁着帮你买啤酒的时候，给你往背后捅一刀。”

“我似乎明白了，你在向我建议一笔交易？”洛德狠狠地瞪着他说。

“这其实算不上是建议。那一天总会到来的，有你，没你，都一样。而我希望的，是在你目前那位老板死亡后，你——成为新的黑手党首领，你的伙计一如以往地做生意；在这情况下，你们帮助我完成我的目标。”

“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梅罗的笑容扩大了，那神情几乎能把鲨鱼吓跑。“我想成为第一。我想超越所有人，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想让你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对女人，毒品，金钱毫无兴趣——那些你都可以得到。我所在乎的只是在全世界眼前，成为第一。”

洛德看着他，仿佛对方长了两个脑袋。“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是梅罗，而且，我是个该死的天才。”

“你倒是挺有自信的，但跟老板做对可不是什么小事。那个老家伙有被害妄想症，所以他总是身边带着保镖，即使在跟那些丑婊子做爱的时候都不会让他们离开的。”他用手摸着下巴的胡子，思考片刻。“嘿，我这么说吧，标致小子。把老板的头给我，你就能得到你的交易。”

“我的名字是梅罗，不是什么标致小子，还有，就这么定了。”

*

和李氏家族断交，使梅罗的经济财源受到了比他想象中还要多的困扰，但他仍坚持走了下去。

他这两年来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现在终于是时候动用他们；他四处打电话，签合同，并给出了许多只有他在成功将黑手党那贱人宰掉后才能履行的承诺。尼亚和 L 大概会说他冒险太多，但对于梅罗，成功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他因此需要为每一件事情冒险，他愿意。

最终，在两个月的钻研和对比各个来源的资料信息后，一个清晰而完美计划在梅罗的脑中形成——接下来只要实行了。

这个现任的黑手党老大——一个有着迪米·D 这个搞笑名字的男人，目前又进入了另一阵被害妄想中，于是打算将总部搬到另一个州，以防邪恶的巫师（还是其他什么他害怕的东西）找到自己。梅罗接到了一封紧急消息，声称那个叫 D 的家伙会在两星期内前往内华达州的维加斯寻找新的地盘。如果他喜欢那里，他会将它买下，并带洛德和其他手下移到拉斯维加斯；而到那时，梅罗将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到那新城市的黑社会中重新适应和建立自己的地位。

梅罗必须马上行动，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在迪米·D 的私人飞机预定在维加斯降落的两天前，梅罗开着他的跑车，以每小时上百公里的速度一路跑到内华达州。关于迪米·D 这人，梅罗只能说，对方的智商显然没有跟着年龄一起上涨。定位对方所占据的那个被抛弃的隐匿场所实在是简单得可笑，因为相当多网络数据库——包括 FBI 的——都有那里的相关资料。梅罗一早便将整个总部的设计版图记进了脑子，并做好了行动计划。

过了很长时间，他听到迪米·D 和两个保镖的脚步声在主房外的走廊响起。

梅罗坐在房间的正中央，靠在一张他从储藏室取出的破皮椅上，他的手腕在扶手上晃悠着，双手各握着一把手枪。

他的心在胸中猛烈地跳动着，但这不是因为恐惧。

不，蜷曲在胃里是他的期待，梗塞了喉咙的只是兴奋。他所害怕的只有失败，不过如果他的才智还比不上这些白痴，那失败一千次也活该。

“罗伊，史基亚，”他听到一个带着鼻音的声音说。“还不快找灯，这里他妈的太黑了！”

一阵混乱的脚步声过后，门口的灯打开了，三个男人在昏黄的照灯下——梅罗秘密调整过——显现。梅罗曾看过这三个男人的模糊照片，他们总体并不怎么让人印象深刻。肤色如同老树皮一般的史基亚有着一头乱七八糟的“骇人”长发辂；而身材高大，有着厚下巴和小山羊胡子的罗伊，看上去也并没好到哪里去。

即使灯光昏暗，梅罗仍能看出迪米·D 曾经长得不错，可惜在险恶环境的长年打拼，打断了他的鼻梁好几次，因此即使痊愈了的现在仍有些弯曲。他那蓬乱的花白头发梆成马尾辂，一身打扮散发着暴发户的味道；但对方的双眼却跟小老鼠一样惶恐不安，一直四处提防着，为大老远不着边的危险担心受怕。

不过很遗憾的，此时正是他需要疑神疑鬼的时候。

“这是搞什么？”迪米·D 质问道，在黑暗中斜视着。“我不是听说电源已经接上了吗。”

“是啊，”梅罗的声音，在空洞的房间一遍遍回响。“但我把它关了。”

话音刚落，三支手枪马上应声指向他的方向，一如他所料。看着对方那些早已预知的行为，他得意地笑了。

“想向我开枪？你们现在根本看不到我。”

“我们会把所有地方扫射一次！”迪米·D 吼道，双眼圆瞪。梅罗可以看到恐惧在对方的皮肤下如同恶魔一般涌动着；那种惊恐似乎一直存在，即将把对方逼向绝境，将他变成一个疯子。

当梅罗举起右枪径直射中男人的胸口时，他告诉自己是为这个世界做善事。在此时发疯决不好玩，尤其是他，一个拼命要登上世界巅峰的人，决不能让这种在地上浑身痉挛的混账阻挡自己的路。

又是两发子弹，罗伊和史基亚双双倒下，鲜血污浊了他们的胳膊和肩膀，宛如猩红色花朵从他们的衣服绽放而出。

“不许动，小鬼们，”梅罗说到，双手持枪一边走向他们，刚才枪声仍在耳边回响着。“我跟你们没仇，或许会宽容大量让你们活下去的。你们俩，喜欢洛德·罗斯么？”

“操你的，”史基亚一边骂一边想捡起枪，但马上被梅罗踢开；对方的肩膀下形成了深邃的血潭。

“敢再说一次，这就会是你这辈子最后一句话。”梅罗冷冷地说。他将死透了的迪米·D的枪踢开，然后走向紧抓着受伤手臂的罗伊；对方满头大汗的脸上充满了恐惧。

“我挺喜欢罗德·洛斯的，”他软弱的低声说道。“我和他——我们曾经一起上过学。”

“好感人哪，”梅罗说道，他的靴尖碰到罗伊的枪，然后踢开，枪在地上旋转着滑进了黑暗中。“如果你还想再见到老友，就给我确保那叫史基亚的伙计别做出什么可笑的举动。罗伊，你是信得过的吧？”

男人拼命的点头，而梅罗知道他已经收复了这个人。罗伊并不在乎能否再见到洛德，他只是尽量不想激怒梅罗，以保小命罢了。

“好孩子，”梅罗说道，关上了枪的保险，然后插入腰带上的皮套里。“那么现在，请原谅，我需要借你的前首领用一下。”

“喂，他已经死了啊，”史基亚那沙哑的声音中带着疑惑。

“这点我非常清楚，”梅罗说道，他拖着迪米·D那瘦骨嶙峋的脚踝走远，肮脏的水泥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喂，你到底想对他做什么？这也对死者忒失礼了。”史基亚继续说道。

“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梅罗轻声低吟道，一边走到那隐藏在黑暗中的椅子前。

他思考到底该不该让那两个保镖看到他即将要做的事，不过，为什么要看呢，即使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不想看。

不，他不想看。

他不想这么做，但除此之外毫无办法。一旦下手或许会将那残存的最后自我吞噬，但这难道不是梅罗一直以来所做的么？他不是一直在用他的纯真，他的心，他的思想——他的一切，换取他想得到的？此时，他不能停下；如果这是加速他走向最终消亡的另一小步，那么，请上帝宽恕他这早已浸满血污的灵魂吧。

为了为自己做好准备，他在数小时前便开始将自己的心智分离，但当他隔着手套的手指伸向椅子旁边，握住弯刀的刀把时，胆汁开始涌向喉咙。

海尔格修女的十字架燃烧着，仿佛通红的烙铁。他捉摸着，在另一个大陆的某处，她是否仍旧还会为那个叫米哈埃尔的孩子祈祷，祈祷着，只为他能得到，幸福。

他不清楚是那两个人中的哪个听到了弯刀出鞘的声音，但他听到有人说：“啊天，神啊，天，你到底在干什么？！”

梅罗并不清楚任何为死人祈祷的祷告，但当他将刀片伸向迪米·D那仍旧温热的颈项时，自己最爱的那段祷告已从唇间脱口而出。

他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吟唱着：

“万福玛丽亚，蒙上帝恩宠，主与您同在，世间女人皆为您祝福……”

血，溢满了他的双手，仿佛熔岩一样炙烈，仿佛地狱之河一般涌动。

“... 您所孕育的孩子，基督，同受赞颂……”

弯刀切入了骨头，但梅罗的手锯得更快。着魔的疯狂。孤注一掷。

“圣洁的玛丽亚，主的母亲……”

更快。再更快。有人呕吐的声音。再快。

“……请为等我罪人祈祷吧，在此时，及我们将死之刻……”

刀刃插入了水泥，但切割的动作并没有停止。血液仍然沸腾，手臂依旧继续挥舞。

“……阿门。”

*

当梅罗帮一脸灰白的史基亚和全身颤抖的罗伊的伤口做好了临时处理之后，他让史基亚打电话通知洛德，说迪米·D 认为维加斯的秘密基地很不错，但他那该死的多疑决定让洛德马上过这边来看一眼，以防万一。所谓得寸进尺，得尺进丈，强人所难总是没有尽头的。

几个小时后，当洛德到达此地时，梅罗正在和他新收拢的心腹一起在那里等着；尽管他那两名亲信身上缠着绷带，双眼瞪得圆滚，仍然笔直的站在他身边。

梅罗本来将手上和胳膊上的血晾干了一一自然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可是血块在手套下撵成碎末的感觉几乎要将他逼疯。因此前臂的血迹还是清洗掉了，但梅罗仍找了一个小小的冰柜作为安置迪米·D 头颅的舒适棺材。

他用拖把随意的抹掉了地上的血迹，但他只是把愤怒发泄在那些散布在门口的明显血迹上。因此当洛德打开灯的时候，绝对能看到其他的血痕；嘿，他真要哭出来也请便吧。

梅罗一直看了他们这么久，简直仿佛永世。

外面的监视器显示，洛德这次还带了他那两个右手以及杰克·奈龙。很好。杰克是个电脑狂人，射击不行；而除非洛德直接命令，罗斯韦和格雷不会擅自行动。玩家已经全部到场。现在，灯光，摄像头，开拍。

洛德那高大的身影在门口出现，重新接通的电源被打开，光芒瞬时灌溉着整个房间，在寂静中见证了那一切的阴影，仿佛化为一场黯淡的梦，微薄而无力。

“妈的，你是谁？”罗斯韦质问道，手伸进他的大衣中。

“罗伊，史基亚，如果此刻我被人开枪射中的话，我会生气的。”梅罗面无表情地说道。

罗伊和史基亚立即拔枪，非惯用的手握着手枪颤抖着指向他们；幸好他们两个的武器没有掉下来，不然可就尴尬了。

站在门口的四个男人同时僵住，但梅罗只是一直盯着洛德。

他看着对方的目光移向自己时，双眼瞪圆；然后对方移向地上的血迹，最后落在放置在他们之间的那个天真无害的小冰箱上。

梅罗在一旁等着对方的反应，牙齿撕裂着一块新的巧克力板，疯狂大嚼着，尽管大半数的巧克力都洒落在外面，但他毫不在乎；反正他根本尝不出任何味道。

过了一会，洛德做手势让他的手下放松下来，而梅罗同样让罗伊和史基亚把枪移开作为回礼。

“那么，洛德，”梅罗最终丧失了耐心，不耐烦地开口道。“你当然不会以为我已经忘了我们的交易了吧。而目前看来，黑手党首领的位置正空缺着呢。”

“似乎如此，”洛德用着粗哑的嗓音说，粗厚的手掌在他的白色西装裤上擦了擦，然后慢慢的走向小冰柜，谨慎的蹲下，仿佛面前的冰柜会忽然跳起咬他一口似的。汗珠在他的光头上闪烁着，但当他的手伸向冰柜的时候，仍然出奇的镇定。他微微打开冰柜，窥视这里面。

他猛地关上了盖子，双眼圆瞪地站起身来。“成交了。”他说，看着梅罗的双眼充满了敬意和适量的恐惧。然而那些许的惊恐，根本比不上梅罗一直以来承受的痛苦；因此，在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大步走向冰柜。

洛德机警的后退了一步，但这个举动无法镇压梅罗前进的脚步。他猛地扔掉冰柜的盖子，然后抓着迪米·D的头发，将头颅猛地拽出冰柜。

“当然，我们的交易成了，”梅罗的声音一转，“但首先向迪米·D道声再见吧。”

他将头举起，捧到洛德面前。

“别了，迪米·D，”男人颤抖着说，他的眼睛一直落在梅罗身上，崇敬的情感再次加深。

梅罗睁大了眼睛，得意地笑了；然后，他从对方身边走过，将头颅完全暴露在格雷等人眼前。“那么，你们这帮孩子没什么话要跟迪米·D说么？”

三个男人马上摇头，但洛德却满脸笑容的转过身来。“好了孩子们，梅罗刚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前首领说的。不如，就感谢他这些年对我们的照顾吧？”

梅罗提起人头，上下甩动着。

杰克跌跌绊绊地走到走廊呕吐起来，而格雷和罗斯韦开始喃喃着些类似“谢谢你”之类的话。

洛德的胳膊环上了梅罗的肩膀。“现在梅罗终于将我们解放了，你们该怎么感谢他啊？”

“谢谢”的声音比之前更为微弱，当梅罗将头颅扔向他们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不由得避开了，他们的眼睛瞪出，恐惧以冷汗的形式笼罩了他们的全身；而比起上万个漫不经心的谢辞，此情此景要让他满足得多。

*

“安德鲁·米勒，”梅罗说，将另一打黑名单照片扔到洛德的桌子上。“——他的确是有照你的要求卖药，但每次都会扣下一点给自己。”

“米勒，操你的，”洛德灌下一杯威士忌，对着照片咒骂道——自从回到洛杉矶，对方开始不断酗酒。他和梅罗正盘踞在前老板的旧套间中（这里比其他所有的人房间加起来还大）讨论策略，并阅览梅罗在这两年中搜索出的叛徒资料。

“这些不领情的王八蛋，”洛德低吼道。“我扶持了这些混蛋中的半数以上的取得如今的地位，而他们，就这么向我报恩？！”

梅罗闲然自得地舔着最后一口巧克力。“其实还有更多，不过等到用得着他们的时候，再让你把他们一网打尽也不迟。”

“还利用他们？我想宰了他们！”

“还不是时候。现在就让他们太太平平地做自己的生意。等到最后，我们在一瞬间扭转局势将他们灭掉，不是更有意思么。”

“我就爱你这么想，”洛德说着拍拍梅罗的肩膀。“你大概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梅罗笑了。“听你这么说不真让我欣慰呢。我认为目前该集中精力赚钱，越多越好。这里是我尽力弄到的几笔生意，我希望能投资。”

“不是什么太可疑的生意，我希望。”洛德说。

“当然不会，”梅罗回道，“我的调查可是非常彻底的。只要你的伙计严格照着我的计划来，你就不用担心出现丢脸或者赔钱的事。”

“虽说这大概不像我这种人说的话，但我真的相信你，”洛德说着将威士忌倒进杯子，推向梅罗。“我有种感觉，你会带领我们走向辉煌。”

梅罗举起杯子对向灯光。光线透过了冰块和琥珀色的液体。“我要将我们推向顶峰，洛德；在那以前决不会停步。”

威士忌沿着喉咙炙热地燃烧着，但他仍将酒一饮而尽。没有剩下一滴苦涩的液体。

*

梅罗早就知道利用法律扭曲的一面能够赚到大量财富，但让他真正高兴的并不是那些依靠贩卖毒品的滚滚财源；每次看到洛德数钞票的时候，想到那些钱能如何让他利用，他便不由得微笑。

得到的钱越多，能提供的技术也就越多，他可投入的计划也就越大。

在刚进入黑手党的最初几个月，他不过是坐在幕后看着生意如常运转。洛德轻易地坐上了“老板”的位置，梅罗则在他身边指引正确方向。

对于洛德来说，梅罗是只下金蛋的母鸡；他所带领大家的每一个冒险都取得了极大成功，每一个命令也都从不踌躇。洛德马上确定梅罗的辅助是无价之宝，并开始用尽手段博得对方高兴。

在洛德的支援下，没有任何人敢挑衅梅罗的权威。当然，关于梅罗那“剃人头”的闻名事迹的谣言，同样扑灭了那些反对的声音。

住入黑手党的总部同样给予梅罗使用超级电脑和大量资源的权力。安德烈·李曾经教过他不少黑客技术，但杰克·尼洛在这个方面却是个专家。在几乎掌握杰克不得不教导他的所有知识后（其实有一半都是靠他平时观察对方学到的），梅罗开始投入自己的附属计划。在甚至连杰克都很难侵入的机密文件防火墙背后，梅罗开始调查他一直以来不想去考虑太多的那些人的下落。

最先做的，自然，是潜入瓦尔密斯房子罗杰的电脑。他并没有钻太深便找到了所需的资料。

梅罗离开孤儿院的五个月后，尼亚离开了机构，此后音讯全无。马特在尼亚消失的三个月后离开，此后同样隐身匿迹。琳达成为了一名在英国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用了某些复杂的程序重组银行账号和信用卡密码后，梅罗买了一些她的画作并将它们送到了自己的旧址。他当然没有去领它们，而那些懒惰的邮差们大概只是会把包裹扔在门槛上，因此这些包裹大概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被偷走。

他只盼偷画的人能够欣赏琳达融进艺术作品中的思想。

真是个脆弱的混蛋啊，我，梅罗酸楚地想道，但他仍然为自己能拥有珍贵的东西而感到高兴。

说起珍贵的物事，马特的下落可说是该死的难以追踪。就如梅罗所猜测的那样，自从离开瓦尔密斯房子后，马特便开始不停的转换身份，并轻而易举地利用假身份证过着生活；对方大概曾犯了法，因此不得不深深地隐藏在大量编造的谎言中，让那些职权机构无法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在数日的持续追踪后，梅罗终于潜入了纽约警局的资料库并把目光停在了一名叫米凯尔·该隐——一名汽车小偷的通缉令上。档案中那张监视器拍下的照片映入眼帘的一瞬间，梅罗马上认出了马特的护目镜，以及那张“去他妈的谁鸟你啊”的无聊神情。

然而，仅仅看到过去好友就让他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带着些许留恋，也带着莫名的，苦涩。

“在为你自己起名，是么，”梅罗轻轻低语道，他的双眼描绘着图像的每一颗像素，直到对方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脑海中。

纽约市似乎是个网聚前孤儿院成员的热点地区（当然了，对于他会处于这该死国家的另一头这个结局，他也并不觉得惊讶）。在 2009 年三月份，杰克拿着证据向他表明美国总统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Secret Provision for Kira**（关于 Kira 的机密机构），或称为 **SPK**。

此时此刻，梅罗已经加入黑手党一年有余，并开始感到烦躁起来。然而当杰克向他报道这个组织以及环绕在其中厚重的机密气息时，梅罗的心跳马上开始加速。

尼亚，绝对是他了。该死的，一直拖到最后，终于出现了么。

“你用黑客技术潜入了白宫么，杰克？”梅罗问道。

杰克扶了扶眼镜。“自然了，但那里并没有多少和 **SPK** 相关的信息。”

“这是总统建立的。他所知道的我全部要知道。”梅罗命令道，他的语气中所掺杂的什么，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马上停下了手上的活，默默地听着。“钻深点，杰克。我要那个组织的成员名单。我需要其中一个成员听命于我们。”

“我看看能做什么吧。”杰克半信半疑地说，回到电脑前。

“我们这就开始了？”洛德问道，邪邪地笑了。

“我们这就开始。”梅罗肯定道，将巧克力板剩下的部分拔出，戴着手套的手狠狠地攥紧包装纸。

或许只是他的想象，但那如同丝绸般滑口的沿着咽喉而下的巧克力，似乎比平时更为甘美。他的血液在沸腾，他的皮肤因快感而敏感起来。他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浪费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尼亚总算再次出现在眼前；他甚至不知道，没了对方自己该怎么活下去。

*

通过中央情报局探员拉特——一名渴求权力更甚于正义的 **SPK** 成员，梅罗最终了解到 **Kira** 用来杀 **L** 的根本办法：一本只要写上名字就能杀人的笔记。

这给予了那句“笔尖胜于利剑”的谚语新的含义，而梅罗对那杀人凶器竟然是本平凡的笔记本，也并没有失望。他喜欢这样的曲折。这本笔记是隐藏在伪物中的真品*。

在那之后，梅罗编制了一套庞大的计划——如果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稍微不足的话，这个计划永远不可能实行。他知道黑手党能派得上用场。他知道，选择这条路并没有错。**L** 的死亡让他自由了，而现在，他必须再次向尼亚证明自己的存在。

他早已在尼亚的思想之下播下种子，正如尼亚对他所做的，他同样潜在对方的身体中。

2009 年的夏季，梅罗的计划终于启动。

他默默的看着所有的一切迅速到位。洛德终于惩治了那些背叛了他们的人，但梅罗的目光早已远离了那些在身边争吵着的可悲家伙。他猜测着，当半数以上的 **SPK** 成员——包括那个拉特——暴毙在身边的时候，尼亚会露出什么表情。他将死亡笔记拿在手里，渴望尼亚也能看到他拿着这个、连 **L** 也无法躲避那象征性子弹的武器。他翻着尼亚剩下的队伍人员照片，思索着他们现在看着尼亚的时候，会怎么想。

即使当那些日本警察对总部进行奇袭时，他们也不过是多亏杰克从西多那里得到的死亡之眼才得以逃脱，梅罗脑海中的目标仍然非常清晰。

一片，一片，拼图的碎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算他在过程中受到了些少阻碍，即使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中一片并不非常吻合，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他不能现在才开始怀疑。

然而，就像所有的一切一步一步迅速而完美地完成一样，这所有的一切，也在眨眼之间瓦解。

梅罗看着黑手党成员仿佛苍蝇一般倒在地上，心中只有一片漠然。他们不过是自己的工具罢了，作为一个整体非常有用，但拆开来，每一个都毫无价值。现在，他们的身体交错在地上，仿佛横死在草原上的牛群，而梅罗无动于衷的看着他们，毫不在意地大步踩过那些被夺去了生命而无生气的躯壳，冲向控制室。

他看到洛德的尸体躺在地板上，但与其说哀悼失去了这个和他合作了超过一年的暴徒，他所有的注意力不过是放在了那压在男人巨硕的身体下的笔记本。

幸好罗伊和史基亚这两个暴徒几乎可以说是绝对忠诚于他的，而有了这两个尚幸存于世上的人，就能够确保日本警察不会看到梅罗的——

*

脸。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竟会蠢到让夜神总一郎看到他的脸。他实在太不计后果，愚蠢、傲慢、情绪化——所有瑕疵点的后果都在那一瞬间决堤而出，几乎要将他冲垮。

这些年来梅罗从不曾听过他的真名被如此大声地念出，而此时，那个名字就像冰冷的利刃刺进了他的髓。

不，不只是念，对方还拼了出来，每一个，每一个字母，都仿佛寒冰一般沉淀在他心中。

米哈埃尔·奇尔。

即使在爆炸后、他蹒跚地走进避难所时，那个名字仍一次又一次回荡着刺入他的体内，就像野狗一遍遍撕磨着骨头一般；那个名字弥漫在意识中，幻影徘徊在他那终于爆发的剧痛和挣扎之间，轻轻的低吟。

这些源于全身的悲痛，那些源于遍布在全身的……成千上万的灼伤、瘀伤、裂伤。

他的后背。他的双腿。

他的脸。

啊，上帝啊，他那张、该死的脸！

神啊，米哈埃尔，你真是一无是处，无能的孩子。所以妈妈才会不要你。所以L才会不选你。所以，现在，你才会几乎全盘皆输。

你玩完了。

真窝囊啊，我亲爱的、孩子。

Fuck you, Mother.

最初，疼痛仿佛燃烧的火焰席卷着他的皮肤，就仿佛在爆炸时的火焰一样；那痛楚不断地提醒着他，他曾经离永远被逐出比赛有多近。幸运的是，那个避难所里还有止痛剂，但梅罗马上发现，使用吗啡不过是引来了另一群恶魔。

在那儿，是母亲。那个妓女，那个天使，那个有着长长金发、穿着黑色高跟鞋的女人。

当他在床上痉挛地颤栗时，她一直就在房间的角落。他赤裸着，只因不能让衣料接触烧伤的皮肤；他赤裸着，只因他不知道剩余的衣服放在哪里；他赤裸着，只因他本来就是以这种形态来到这世上的，只因，母亲最熟悉这样的他。

在精神错乱严重起来时，他也能感觉到其他人。尼亚的袜子在黑暗中轻轻的摩挲着，滑过冰冷的地板；梅罗还记得尼亚嘴唇的味道，还记得他是如何用平淡的唾液及滚热的舌头掩饰着冷漠。尼亚的味道仿佛蛇一般缠绕上他的小腹；梅罗不由得呕吐着，直到他的体内再也不留任何东西，直到他的体内只剩下一直潜藏在他皮肤之下的，尼亚。

L 的蛋糕香味不时散发在空气中，覆盖了呕吐物的刺鼻味道。有的时候梅罗确信 L 就在这个房间里，他确信自己总算要从这失败的挣扎中解脱，陪伴着 L 在来世继续破案了。这一次，梅罗一定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把事情看透彻的。这一次，他一定会将每一件事情做对的。

但 L 只是在一旁一边吃着甜点，一边啧啧的喝茶，而梅罗的每一句约定都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因为只有活着的人能向死人倾诉；但死去的人，却无法倾听。

然后，还有马特的手指打电玩的声音。梅罗几乎能闻到对方的皮肤，那咸咸的味道，那气息，在这些岁月中之只是变得更鲜明。他感到马特坐在床边，如此让人熟悉、安慰，他知道的，明明就在那里的……但每当他想伸手触碰那柔软的褐色头发，吗啡却再次出卖了他，让他反应过来自己感受到的那股温暖，不过是另一波要把他吞噬的痛楚。

他好想放弃；却又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得到胜利。他想死，到 L 的身边去；他想活下来，找到 Kira，砍下那人的头放进盒子里寄给尼亚。他想去找马特，只要能再次看看他，就好。

他拼命想让母亲滚开；因为，此时此刻，她正在耳边不住呼唤着自己，但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听到这名字。

但，每次当他感到自己将要渐渐松弛下来、陷入那没有痛苦没有思想的空虚中——或许，在那儿，他将会知道神是否存在——时，母亲却用高跟鞋狠狠地踢自己；而他，对她一直陪在身边拼命阻止自己的身体沉睡，感到爱恨交加。

是啊，妈妈就在这儿，为他存在。她从不曾离开过自己身边。她毁了自己，然后让他再次回归子宫内而重生；同时，她也潜入了自己体内，步入那个满怀着对她的回忆之处。就像即将成为母亲的她一样，他也孕育着那些记忆，轻轻的，环抱着那未出生的孩子。

梅罗的思想在这自相矛盾的万物中旋转。母亲是他那最恐惧的噩梦中的一颗污浊的星，也是他那未变质前的美梦中，璀璨而慈悲的力量。妈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任何母亲，愿意埋葬自己的儿子。

起来吧，米哈埃尔，站起来。

最终，他站起来了。

当然母亲并不在这里；但是，没关系的。她现在已经在他的体内，而且，此时他已能够独自站起。

地板被踏在他赤裸的脚下，格外冰凉。

看看我，妈妈。

他的呼吸在空气中掀起雾气；吗啡在他的血管中吟唱着，仿佛歇息中的孩子们的欢笑。他的思绪威胁着要整个崩溃，但，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他开始走。

那带着药物作用的幸福感和麻痹感在他的脚步中渐渐流逝，第一波痛楚汹涌而至。他撑住了，也撑住了下一波。绷带擦得他烧伤的皮肤生痛，但在那一阵阵痛楚中，右眼的视觉开始渐渐恢复，他再次看到了现实。

冰冷的地板。染满血的床单。痛楚。巧克力块。布满灰尘的沙发。

冷。好冷。现实，真是该死的差劲。

他一直走下去，直到再次昏倒；而当他从“用巧克力板冲出妈妈的子宫”这个充满隐喻意味的混乱的梦中再次苏醒时，他发现自己独自躺在避难所的地板上，呼吸着沉积了数月的灰尘。他察觉到自己发起了高烧，身体不住颤抖，而痛楚仍然在他的脸和背部蹦蹦的跳动着。

但痛，意味他还活着。

他强自撑着坐起来，手臂不停的颤抖；然后，在冰冷、腐朽的空气中困难的喘吸。

绷带仍杂乱地粘着他的左半身，而他明智地决定不管它们。他感到自己的大脑过热而残破，就像一块无可救药的破抹布；然而他强迫自己逐渐地、痛苦地回到准确的思考路线上，而不被神志昏迷的幻觉和肉体的痛楚吞没。

他绷紧了右半身的每一块肌肉，确定自己右边仍然完整且功能正常后，转向了左方——在爆破中这边的损伤远远恶劣于右边。他对左眼的情况有不好的预感，但在揭开绷带之前，左眼真正的损伤程度他还无法意料。他的左腿没事，但当他开始活动手指的时候，他发现有什么正缠在手指上——那个，和着粘腻的糖果一同握在他的手心中的，旧物。

为了不让后背再次受到不必要的疼痛，梅罗并没有低下头，他仅仅咬紧了牙关，强迫自己抬起手臂，毫不怜悯地活动着僵硬的、还在痊愈期的肌肉，直到紧握的拳头举到面前。

海尔格修女的十字架念珠缠绕在他的指尖，如同鲜血一般深红的珠子拂过他苍白的关节，底端那光滑的十字架一旦接触到外面的阳光，马上在黑暗中反射出混沌的光泽。

这块金属十字架在这些年来渐渐磨钝，但在一霎那间它的光芒却仿佛燃烧着的白金火焰，而梅罗的思维马上集中到了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那个能防止他失去至今所呕心沥血完成的一切，的唯一线索。

他要前往纽约。去见尼亚。还有，马特。

第六章 哈尔

You're still so young to travel so far
Old enough to know who you are
Wise enough to carry the scars
Without any blame
There's no one to blame
--Crowded House, "Distant Sun"

落日渐渐逼近纽约的地平线，仿佛巨大的火球从天堂坠落；细如指尖的剧烈红光攀爬在高耸的大厦之间，倒像嫖客在夜晚结束前最后的贪恋爱抚。

当他在外面盯着哈尔·利多娜所在的综合公寓时，一束阳光斜射上梅罗的脸——他的双眼在瞬间直觉性地避开了光线的直射，尽管左眼的视力早已退化至除了光暗的转换外再看不到什么。或许瞎子就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猛烈的落日光芒了吧，他揣摩道，并考虑哪天用左眼盯着燃烧的地平线来测试这个想法。当然，那颗炽热的星球或许只会将左眼仅剩的那点视觉也夺走；但是要么就要完完全全，要么就干脆一点不剩，他觉得就该如此。全，或无。

粗糙的发梢扎着左脸烧伤的敏感皮肤，他烦躁地将头发拨到耳后，而这个动作又再次激起左肩烧伤的刺痛。他讨厌这些不断提醒自己那段濒死体验的伤，可这是他自找的，也活该自己承受。况且他仍旧处于 Kira 的上风，并活了下来——这，就已经足够。

他举起望远镜搜索利多娜高大瘦削的身影，但显然尼亚是绝不可能让下属出现提前下班的先例的。想来也是如此。

将望远镜放回他安置在窗台边的小桌子上，梅罗坐在桌旁，继续等待着利多娜的出现。

每天早上她会在七点准时离开公寓（仅有一次因月事去拿卫生棉而延迟过），冒着 12 月的寒气走到几个街区外的一座大型建筑物——梅罗假定这就是 SPK 的总部。可惜她总是在深夜才得以离开总部，而这意味着若是决定在明天晚上与对方接触，梅罗似乎只能在她的公寓蹲上几个小时了。

这样多少会有些无聊，不过利多娜的公寓倒也不错，起码比呆在某个被查封的古董店的二楼——梅罗擅自借来监视尼亚的 SPK 的暂住地——要好得多。与利多娜接触后他或许会在 SPK 总部附近重新换个落脚地，但在这一两个星期，除了每天浪费时间捕获她的身影外，他无事可做。I

为了打发时间，梅罗再次读起已经被看过几百万次的利多娜的档案。

尽管她是资料在数据库中被抹去的三名 SPK 成员之一，他却已从拉特那里得知利多娜的来历。她曾担任 CIA 调查员一职，今年 32 岁，未婚，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西班牙语。当梅罗下令将 SPK 的半数人员抹杀时，他故意保住了这名唯一女性的性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另两位幸存的成员——杰邦尼和雷斯特，看上去更像那种不会轻易受人摆布的硬汉，也因为他们离开总部的频率远比这位女同僚低。况且尽管利多娜受过武术特训，梅罗这对装满子弹的枪却也足以阻止对方搞小动作。以他现在虚弱的身体降伏那两个男人或许是不可能；然而过往的经验表明，恐吓操纵女人会比男的容易得多。

一眼瞥见街道的尽头有了动静，梅罗马上拿起他的望远镜。走在人行路中央的显然是利多娜；她穿着一身套装和平底鞋，很稀奇的比平时回来的时间要早。她走路的姿势比其他女人更为强势，肩膀后挺，面朝前方，但已

经多次溜进她的公寓的梅罗知道，尽管外表冷如冰霜，她却是个在壁橱里收藏了一系列布熊娃娃，并且和其他女人一样钟爱那些老套的娘们电影的女子。

他看着她走进公寓，走入电梯，几分钟后重新出现在三楼。平时她会在早上打开窗帘等晚上回家后再合上，可今天她却放着它们不管。她将公文包放在地上，大衣丢在了沙发靠背上，然后到厨房打开收音机，并拿出一份微波食品——她几乎每晚都在吃同一款快餐，因为这个盒子跟梅罗在她的厨房垃圾箱里看到的那些一个样。

并不是个挑食的人嘛，这个哈尔·利多娜。她大概就是那种在约会时会很容易被取悦的类型吧。

梅罗放下望远镜，揉着那双因疲倦而有点湿润的眼睛。

他全身的骨头都叫着酸痛，皮肤因持续低烧而烫得难受，但他却认为这是好兆头，因为这正表明自己的身体还能与感染斗争。他明白自己需要休息；而望远镜的另一头哈尔开始脱去外套，一边看着美食在微波炉里慢慢转动，一边哼着收音机里的歌。接下来她大概会开始收听十点钟新闻，查看电邮，洗澡，然后睡觉。梅罗对她的作息已经了如指掌，他终于可以和她接触了。

他本想现在就偷偷跑过去，但离开桌子的瞬间，他感到四周的景象开始微微地旋转起来。

他知道自己只能等待明天。

*

梅罗努力想使第二日的行动更有意义，可惜咳嗽竟正好在这节骨眼严重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在 SPK 总部对面的宾馆订了房间，并确保那里有无线网络和足够的空间隐藏那堆电视屏幕；为了防止被大厅的摄像头拍到，他整个下午都在爬楼梯搬运器械——上个星期他已经找到了马特的公寓并安好了摄像头，但如果梅罗没法看到里面的内容，他的一切努力可就白费了。

当他（带着撬锁工具箱）走到哈尔·利多娜公寓的大门前，梅罗觉得自己糟透了。他真想就这样躺在白皮沙发上将这愚蠢的感冒睡过去，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使这个晚上有价值。若哈尔因自己疏忽而占上风，或者——雪上加霜地——在自己设法用枪抵着对方时反被痛揍，他还不如别活了。自从差点在洛杉矶被炸死后，若还要被尼亚的探员嘲笑，他大概就可以站在耻辱的顶点。

幸亏这次他并不需久等。九点四十五分左右，走廊外传来她的脚步声，他将身体紧紧贴上门后的墙——在开门的那瞬间对方从不看那个方向，他知道。将钥匙在钥匙孔中转动几周后，她进入了公寓；对方比梅罗预料的还要高大，而且近看还长得相当漂亮。一手仍然捏着巧克力，梅罗将枪顶上了她美丽的脑袋，看着她跨出半步的脚在瞬间僵住。

“别动，”他哑着嗓子说道。“扔下公文包，把手举起来。”

她照着他说的，慢慢地举起手。“你是谁？”

“你觉得是谁？”

“梅罗，十有八九是。”她冷静地回答。

“猜得不错，哈尔·利多娜，”他边说边走出藏身之处，与她正面对。如果说他的外表有什么让她吃惊的地方，她显然没有表现出来。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镇定而冷漠，只有当自己扯开她冬衣的腰带时，才有点惊讶地眨了眨眼。外衣敞开后，他把手伸进她的套装上衣内侧的枪套，取出手枪——他的手臂轻轻擦过她那丰满的乳房——并收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中。

“你没必要那么做，”她说。“我不会开枪的。”

梅罗瞪着她。“我该相信你不成？过去，坐到沙发上。”

对方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她的动作缓慢而慎重，显然并不打算惊动他。“你看上去和照片上的很不一样，”她看着他，评价道。

他那混沌的大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明白她的话。“什么？”

“尼亚有一张你的照片。我曾经见到他拿给雷斯特看过。他整天随身带着它。”

梅罗的思绪疯狂地追溯着那些岁月，并马上停驻在瓦尔米斯那里；只有在那里尼亚才可能确实找到他的照片。该死，他就知道自己该在离开前搜搜罗杰的个人文档才对。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他质问哈尔道。“话说回来，你到底站在哪边？”

“我想捉拿 Kira——仅此而已，”她简短的说。

手臂因握枪太久而开始颤抖，他只得情愿地将枪放低，还以哈尔一个阴沉的瞪视。“我很怀疑尼亚会赞同你这种主动泄露情报的行为。”

她耸耸肩。“或许吧，但我也没有理由要敬重他的意思多于你。就算手段有些不合法，你仍然是那个搞到了死亡笔记的人。”

“就我所闻，SPK 也已经被那自称总统的软脚白痴宣布为非法组织了。好自为之吧，否则你会发现你很快就不得和法律对着干了。”

“这我心里有数。”她冷漠地看着他在自己沙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你口渴吗？想喝点什么？”

咳嗽的冲动不断在胸口涌动着，但他强压了下去。“不。”

“想要雅维*之类的药吗？你的状态看上去不太好。另外你也该洗个澡了。”

“啊，闭嘴。你下班之后不是一向会去热那些微波食品么，干嘛不趁现在去做呢？”

“难道不怕我去厨房取把餐刀捅你？”她站起身问道，脸上带着戏谑的微笑。

“不。还有在你提起任何事之前，我知道厨房没有任何枪支，只有你的床头柜里有一把短口径手枪和那令人难忘的大号自慰棒。”他语毕的同时不怀好意地瞄了她一眼。她立马掉头大步走开，转头的瞬间他看到她雪白的脸蛋胀得通红。为何有些女的会为自己确实有光靠手指无法提供的性需求而感到窘迫，他实在搞不明白。

从厨房传来的动静让他发现自己开始有点担心“餐刀”的问题；然而他强迫自己不去查看对方，并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那块被忽略已久的巧克力上。他真想把卡在喉咙里的痰咳出来，但不是在哈尔面前。

他没花多少时间便拿着食物——红烧鸡块和米饭回来了，它们看上去可以说美味极了。

“你饿吗？”她问。

“不，”他一边咬巧克力一边回答。

她凝视着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嚼着鸡块。“我猜，你是来这里探听情报的。”

“你真是个聪明的女士。”

“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所知道的一切。”

“要是我什么也不愿跟你说呢？”

“那我不得不重新用枪指着你的脑袋了。”他威胁道。

她叹了口气。“你真让人不愉快。这样吧，你可以在我晚餐这段时间发问。在那之后我必须去洗澡睡觉。”

梅罗跳起身，用枪筒径直撞向她的脸；她急忙向后推开避过即将撞到额头的枪托。“我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可以走。我才是那个手上有枪的人。”

“是啊，从你不停挥舞着它们来看，这点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她冷冷地说，用着那让人恼火的谨慎和厌倦的神情看着他。梅罗慢慢地退后；猛然起立让他感到晕眩，他不得不确认自己不会坐空后，才重新坐下。

哈尔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回到晚饭上。“你看，梅罗，除了尼亚对副总统的轻言放弃感到有些恼火外，很遗憾我并没有多少能告诉你的。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安静。”

“他在思考。不久后他就会说什么。”

她扬起了浅色的眉毛。“那么，你是很了解尼亚了？”

“跟其他人差不多罢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时执行那个穿得像小孩说话像老人的人的命令，让我觉得很困难。”

梅罗考虑着，轻轻的哼了一声；她不会五体投地盲从才华横溢的尼亚的态度让他觉得很亲切。但他又警觉起来——或许她只是想取得自己的信任罢了；可是对方的话语和作风又没有让他感到其中含有欺诈成分。哈尔·利多娜正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女子，而她的忠诚到底在哪一方也显得有点诡异。这对他来说再好不过，对尼亚而言就太糟了。

“尼亚还是一整天穿着白色睡衣么？”梅罗问。

她点点头，把几缕快要卷进叉子里的金发拨到一边，然后将米饭送进嘴里。“从早到晚都是如此，尽管他有一天换了一套偏蓝色的。我猜他可能是洗了澡。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那么不愿照常洗澡？”

“尼亚没有体味。他的皮肤大概有防臭功能。”

她得意地对他笑。“这么说来，我倒可以确定你没有。”

“那是因为我确实地在外奔走付出汗水，”梅罗反驳道，身体疼痛地不断提醒着自己今天在低烧的情况下爬的那些楼梯。

“还有被炸，显然。”

梅罗朝她竖起中指，她却反而笑了，真让人讨厌。

“好，我吃完了，”她说道，站起身来。“我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不准靠近床头柜。”他警告道。

“怕我用自慰棒攻击你？”她狡诈地问。

他冲她一笑。“我是指枪，色女人。比那个大得多的玩意我也应付过。”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重新走向厨房。“不知怎的我倒是不觉得惊讶。”

梅罗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也不觉得追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将垃圾扔掉之后，哈尔径直走去洗澡，甚至懒得带上卧室的门。她似乎真的不怕他，不过显然也不讨厌他。单从这点来看，她已经比这些年来他所遇到的大部分人要强上许多。

夜晚的寒风在客厅的窗外呼啸着，提醒着梅罗在休息前还有其他要做的事。他开了暖气，温热的空气迎面而来，温暖着他那仍然在发烫的皮肤。脑袋开始懒洋洋地垂向一边，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坐直了。眼皮异常沉重。他最终忍不住咳嗽起来。他不停地干咳，直到喉咙的瘙痒终于止住。

他可以看到、听到对方正在洗澡，并决定继续等到哈尔出来，好问她更多的问题。从刚才看来，她似乎还算愿意和他说话。他再次瘫倒在椅子上；一阵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他猜这大概是哈尔的香水，或者是她的香皂味。梅罗懒懒的想着哈尔身上会否带着尼亚的味道，然后责骂自己竟然在思考这么不着边际的事；尼亚从来不会让任何人与之亲近到足以沾上他的体味的程度。事实上梅罗也无法想起尼亚的味道，不过只要再闻一次，他一定会轻而易举地认出来。

沉溺在思绪中，梅罗感到自己的眼皮开始合上；他终于决定还是稍微休息一会儿好了。如果哈尔现在不向他开枪，她大概永远也不会。她怎么洗了这么长时间？

梅罗跌入了某种由发烧的大脑产生的，不知该称之为梦境还是扭曲幻觉的状态中。

他发现自己再次回到母亲的浴室里；那个有着阳光，便宜的油毡，还有白蓝条纹墙纸的房间。干净的水轻柔地拍打着他赤裸的身体；即使已经 19 岁，他并不觉得让母亲为自己洗澡是一件怪事。她柔软的手掌抚摸着那烧伤的皮肤，动作没有一点犹疑。

在母亲的手和阳光之间，他感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大茧将自己包裹在其中，安抚着他痛苦的肉体。母亲的手指伸进他湿漉漉的头发中，寻找着漂移不定的香波泡沫，毫不在意那些摸起来粗糙而杂乱的发丝。她的触摸充满了肉欲感，但在那之下潜藏着更黑暗，更让人着迷的东西；她有着让他产生性冲动的魔力，即便他们有着血缘关系。这些都是她在工作中学到的技巧。

他能够理解为什么男人都喜欢她那纤细的手和金发了。他知道自己喜欢。

骚乱忽然袭来，梦境被撕成碎片，化作风中的尘埃飘散逝去。他睁开眼睛，母亲正站在面前。她穿着白色的睡衣，头发湿濡着，那双眼睛比记忆中的颜色要浅，和夏日的天空相比，倒更接近冰霜。

“梅罗？”她问道，声音中清晰的美国口音让梅罗拼命的眨眼睛。他发现站在面前的是哈尔，她身上的肥皂香气在空气中蔓延着，仿佛来自梦中的耳语。她向他递出一杯水，还有几片药片。

“这儿，”她说，“这是感冒药。你看上去不太好。”

“我不想要。”他冷不丁地说道，站起身来。“就算我发烧死掉又关你什么事？”

她叹了口气。“梅罗，我并不想让你死。尼亚也不会。”

“我会再来的，”他决定立马离开这个公寓。他不想再和这个每天与尼亚见面的女人共处了；她总是那么随意地吐出尼亚的名字，却茫然不知这对他的影响有多糟。这个名字，他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听。

在寒冷的室外，梅罗开始感觉到自己恢复了常态。

风卷席着头发，使他的大脑终于清醒起来；发烫的皮肤开始冷却，让他感到庆幸这件新大衣的帽子边有一圈厚毛。他的车还停在古董店后面，不过从这里到他的酒店房间只需要不足 2 分钟的车程，若非现在全身发烧，他本可以很轻松地走回去。

尽管全身肌肉都在酸痛，他还是强迫自己爬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当到达所在楼层的时候，他已经全身都紧紧靠在扶手上了。走入房间锁上门时，他还在考虑要不要照哈尔建议的那样洗个澡，但三台摆在桌子上的电视屏幕马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之前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及更长时间的咒骂）修补这些器材，不过倒是很快便使三台玩意读取到他安装在马特公寓附近的画面：摄像机一台在对方门外的走廊，一台在马特经常停车的停车场，最后一台在能够面对马特房间的另一个公寓的阳台上。

梅罗并没有像对哈尔那样贸然闯入马特的公寓；马特虽然有些粗心大意，却有一整套用来感应有没有外人动过自己东西的小诡计，而梅罗此刻还没有做好准备向马特宣布自己的存在。

他并不期待能看到马特会在家附近出现，毕竟夜晚才刚开始。他是正确的。马特的车根本不在平时停放的空地上；透过邻居阳台的摄像机，他也可以看到公寓里一片漆黑。

马特真是太走运了，竟然能过上如此无忧无虑的普通生活。梅罗甚至不敢幻想这种日子到底是什么滋味。啊，不——他可以想象得到，但这不是他想要的。这不是他被创造的原因。

然而或许马特是——他不敢再想下去。

那个想法让他感到莫名的愤怒，但他的烦恼很快便随着下沉的眼帘而烟消云散。最终他还是听从了身体的迫切需求而蜷卧在床脚边，抱着（大概还没洗过的）枕头将发热的脑袋枕在上面。他的双眼一直盯着那三个电视屏幕，直到睡意突然袭来，将他拉入一个黑暗的空间——幸运的是，那里不再有梦。

*

很显然他的身体终于为自己的整日奔波而愤怒了，因为当梅罗在凌晨五点翻过身，觉得自己好像从某个监视器看到什么动静的时候……却再次陷入了睡梦中。

上午十一点时，他的肚子发出了一阵可爱响声，仿佛威胁要消化掉它自己一样。他被暂时吵醒后本想找些糖果吃，可惜却在翻身的瞬间再次睡着。最后，直到下午两点，他才因为差点滚下床而醒了过来。

被自己的笨手笨脚惊醒后，他拖着脚步走到三台显示器前，没精打采地看着那三个静止的画面，好一会儿大脑才开始理解眼前的到底是什么。马特的车已经停在了停车场。不过走廊和阳台都没有动静。对方大概还在睡觉吧——就像梅罗现在该做的那样。

结果他一直睡到接近晚上六点才起来，浪费了本可以用来做……做任何事的 12 个小时。幸好休息也给他带来不少好处。他不再感到自己全身烫得像被火烧着了一样；虽然还是有点充血，但比昨天晚上的情况好得多。他突然特别想吃披萨，甚至对眼前的巧克力失去了欲望。幸亏在美国大街上随便丢个石子都能打中披萨店招牌，因此他很快就在小街中找到一家简陋的小餐厅，点了一份特制披萨。

用巨大的墨镜以及头发掩盖好脸上的伤疤，他在餐厅后部的小摊档里找了个位置坐下，开始谨慎地吃起那片披萨。当他发现食物并没有打算反涌上来的意思后*，才又要了一片，并思考着自己这该死的身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他并不觉得这次奇特的胃口和自己的心灵创伤有什么关系——起码，是应该不再有关系了。他的消化系统可能只是习惯性闹别扭，所以这次大概只是一如既往的搞怪而已。

他离开披萨店时已经满肚子都是苏打和面包了，不过饥饿的问题总算解决。他已经浪费了大半天时间在睡觉上，现在是时候为浪费的时间做出些补偿了。

因此在几分钟内，他重新出现在哈尔的客厅，摊在她的椅子上，满脑子怀着各种思虑——其中大部分都跟尼亚和 Kira 相关。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天际后，他终于起身，开始漫无目的——从卧室到厨房再绕回来——地在公寓里来回踱步，希望能借此减少心中的焦虑。

当钥匙在前门处转动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随意摆放的椅子上。这椅子大概是哈尔的家人送的礼物，可惜她即不知道该摆在哪里，又舍不得丢了它，只好将它扔在了卧室的角落里。

今晚的哈尔有些反常地先来到睡房，在打开电灯看到梅罗在盯着自己时，她微微吓了一跳。

“啊，又是你，”她疲倦地说。“我可没有新情报。尼亚只是让我盯了电脑一整天，察看洛杉矶地区所有的医生名单。”

“他想追查我的下落。”这个想法使梅罗打了个冷颤。

“是啊，谁叫你是杀人犯呢，”哈尔答道，将大衣和公文包扔在地上。“另外你也不怎么喜欢尼亚。”

“都说对了，”梅罗说，透过刘海看着她。对方在电脑桌前重重地坐下，将脚从便鞋抽出的一刻，脸上浮出像接近性高潮般的解脱表情。

“新鞋子？”他问。

“是啊，”她嘟囔着。

“你看上去累坏了。这不可能只是因为鞋子。”

对方有些阴郁地打开网络浏览器。“的确不只是鞋子，”她承认道。

“那又是为什么？我讨厌同一个问题问两次。这让我感到烦躁。”

“那你就滚，”她冷冷地说道，登入了与亲友联系的电邮账号。“我很高兴看到你身体好些了，但是很可惜，你那身衣服和上次的似乎还是一个模样。我敢打赌你肯定还没洗过澡。”

“实在抱歉，我一直很忙，”他顶嘴道，将巧克力从大衣的兜里掏出，打开包装。“是什么惹毛你了？”

“我不是在发火，而是感到沮丧。因为我一整天都在搜索某人的下落，可那个人呢，我很清楚他除了身上臭得能熏死路边的花花草草以外，根本就是平安无事。”

梅罗得意地笑了，对她对自己体味的嘲讽不屑一顾。“我也敢打赌，你会这么失落还有一个原因。事实上你更恨自己竟然真的在花功夫努力寻找我的资料。你满脑子都在思考我在爆炸后到底做了什么，以及，想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哈尔怒瞪着他——她是那种在愤怒的时候真的能让人有压迫感的罕见女性，这点让他很高兴。另外，她生气的模样也同样十分美丽，满是怒火的双眼只是增添了她的动人之处。“你和尼亚根本就是一个德行，”她说。

“你们两个总是毫不费力地刺中别人的要害。这很残忍知道么，尤其是你，竟然还以此为乐。”

“尼亚和我不一样，”他有气无力的说。“别拿我们相比，永远别。”

她皱起眉头。“你到底为什么这么仇视尼亚，除了各自喜好的调查手法有明显分歧以外？是因为他比你更优秀吗？”

“你不会明白的，而我也不打算坐在这儿跟你解释。”

“或许我明天该问问尼亚。”

“然后或许他只会一边翻弄玩具一边打发你走；要么他会给出一些谨慎的回答，等你几个小时后才反应过来不过是为了让你闭嘴的废话。”

哈尔满不在乎地摆摆手，仿佛想要挥开面前的空气。这是他所见过的她最沮丧的动作。“得，我不在乎。这本来也不关我事。”

“为尼亚工作很有难度，”梅罗说道，懒散地瘫在椅子上。“他不希望别人多话。所以我没办法给他干活，自然也没法同他合作。不过你能的话，倒也不错。”

她凝视着他。“你这是在安慰我？”

“或许算是吧。”他承认道，舌头仔细地舔着巧克力的末端。他可以感觉得到哈尔正注视着自己，但回头却发现她的目光并不在自己的脸上，而是落在接近腹股沟附近的裤子上。

热度渐渐从她冰冷的蓝色眼珠中散发开来，即使当她移开视线后，那股深深的炙热感仍没有消失。

“我打算上床了。”她对他说，关上电脑，站起身来。

他本以为对方还会说些什么，不过她只是从五斗柜拿出睡衣并走到浴室更换衣服，稍微留了点门缝。女性有一点让他很讨厌——她们总是喜欢留下各种暗示，却从不将自己的真实欲望展现在别人面前。而梅罗讨厌按照别人的意思做，因此只是在原处呆坐着。

尽管自己的身体开始对她“穿上睡衣前的模样”蠢蠢欲动。

她走出浴室，很保守地避过了他的视线——这是那些满脑子在意淫对方的人通常会有反应。

“你想在这里过夜吗？”她伸手关了灯，房间重新回到黑暗之中。

“是啊。”他说。

“那，如果你去洗澡的话，就可以睡在床上。”她的声音听上去不像以往那么轻松了。

被子轻轻作响，她钻进了被窝。她那头浅金色的头发和睡衣在他习惯黑暗后的眼前渐渐清晰起来。他并没有对她善意的邀请做出回答，但她清楚他有听到。大多数时候，梅罗对女的并不感兴趣。他在瓦米斯房子时没有和任何女孩有过来往；至于李玫么，一开始他们大概也算合得来，可惜最终他还是厌倦了她。不过梅罗最后的一次性交，已经是他将罗德的婊子按在桌子上，简单的发泄欲望的那次了。

尽管他通常不喜欢跟有合作关系的人有太多私人关系——他对这种事情还是比较谨慎的，不过管他去呢，既然他想要哈尔，而她也乐意，何乐而不为？

当梅罗从幻想中解脱并走向浴室的时候，哈尔已经睡着了。他将门关上，然后才开了灯。忽然的亮光让他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他忽然想起了马特，不知对方那双对光线过于敏感的眼睛是怎么应付那些白瓷池子和浅蓝色瓷砖地板所折射的光芒的。

然后他才想起，比起担心浴室装潢，马特大概会更关心睡在外面卧室里的美女吧。

对马特的思绪提醒他还有别的事情等着要做，然而当他脱衣服时，他开始怀疑自己会延迟与马特的见面其实另有原因。可这根本没必要啊。他唯一担心的也就是马特大概对自己四年前的突然离开而愤怒；不过对方通常都不怎么记仇才对。

当然就梅罗一向的运气来看，马特很有可能真的还对他怀恨在心。若真是如此，梅罗便可能需要另找帮手了；然而他永远不可能像信任马特一样去信任那个人。

我不该再去想跟他合作的事了，梅罗果断地对自己说道，然后走入淋浴室。马特平时是很随和，然而他每次大发脾气，通常都跟梅罗所做——或者没做——的事有关。梅罗可以想到一堆马特会对那些事过于敏感的原因，但到说到底，大概只有马特自己最清楚。梅罗怀疑自己是否有一天会明白，但是，他还是想和自己过去的同伴一起活动，即使这可能只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包袱。

这个未解决的难题仍在困扰着他，但目前他不愿再去考虑。过去的几天他已经为完成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了不少洗澡时间，而尽管他永远不会向哈尔承认，他知道她是对的——他的确需要洗澡了。另外他的衣物也该洗了，不过当他脚踩衣服，用毛巾擦头发时候，他还是决定干脆买新的算了。

他很罕见地，体谅地将毛巾挂在架子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随便扔在地上。关上浴室的灯，让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后，他再次打开门。卧室那微凉的空气让他不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哈尔并没有动，但房间的气氛却已经改变，一种仿佛触电一般的欲望告诉他，她和他一样都相当的清醒。

他光着脚走在冰凉柔软的地毯纤维上，来到床边，钻进被子。精细的被单布料在他赤裸的皮肤上滑动，仿佛清爽的爱抚，渐渐给他带来了暖意。

他靠向哈尔。对方的双眼在黑暗中圆瞪着，光洁的肩膀就如月白色的象牙。

“你洗过了？”她轻声说。

“显而易见，”他回答道，侧身躺下，凝视着她。

“你的衣服在哪儿？”她喃喃问道。她的呼吸痒痒地抚过他的肌肤，而他也同时发现，距离最后一次和自己真正有感觉的人肌肤相亲，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在我身上，”他说，将脸贴近了她的面庞，想更靠近她的温暖，更靠近她皮肤上淡淡的清香。

“我一般并不倾向于和刚认识的人这么做，”她坦白道——事实上，她是贴着他的嘴唇说的。

“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没有打算对你评头论足。”

“我知道，”她轻声说道，慢慢坐起身来。

她的手碰到了睡衣，棉布滑落下来，显露出丰满的乳房和纤细的腰，这一切在平时总是被掩盖在外衣之下。温暖的气息渐渐从皮肤流走，她浅色的乳头在冰冷的空气中挺了起来。被子包围着他们，他坐在她身边，手攀上了她的胳膊，直到她顺从地靠进他怀里。

女人果然和男人是不一样的，而这名女子又和他所遇到的那些全然不同。她的乳房丰满而自然，柔软、冰凉的触感在漫溢在他的手心，他只能尽可能温柔地将它们握在手里。

他本想玩得狂野些，但从她的亲吻他能感觉到她不会喜欢这么做。她的一切都是惊人的柔软，从双腿间的苍白到皮肤下那些不知道训练了多少年才能保持如此健美的拉紧的肌肉。但她的里面才是最柔软的，当他的手指伸进那仿佛湿润的丝绸的内部时，她轻轻地呻吟起来。她淹没了他的手指，随着他向深处潜入而一次次更猛烈地悸动着。

但在那精巧的外表下，在她柔顺的肌肤和软绵绵的嘴唇之下，他能够感受到她所孕育的力量。她的手指抓着他潮湿的发丝，同时不顾一切的狂吻着他，快感奔向他两腿之间的直耸。他在思考自己的身体让她有什么感觉——火热的肌肤和其下的骨骼不断地贴向他，时而猛烈，时而脆弱，她那柔软、带着茧的手掌摸索着他背部的伤痕，直到他忍不住轻轻呼痛——那敏感的皮肤仍然未完全愈合。

她的臀部撞击着他的手，他将她推倒在床上，她的指甲陷入他的肩膀。他的耸立擦过她的小腹，她的身体笼罩着他，充满着热量和欲望。

“梅罗，”她叹息着，她的背部弓着，乳房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他低下头轻轻舔着她的乳尖，牙齿陷进其中，力度足以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但又不至于弄伤她。他狠狠地吮吸着她的乳头。舌头不断卷着乳晕知道直到他感到她的臀部离开了床，他的手指上满是她的体液。

她伸出一只手，寻找着床头柜中的避孕套盒子——他知道她将它们藏在那里。他任由她挣扎，手指抽出她的身体，他将脸埋进了她的乳沟，呼吸着她身上的芳香，感受着她满是汗水的肌肤。

“这里，”她嘀咕道，将避孕套放进他的手心。

“我讨厌这玩意儿，”他嘟囔着说，不过还是起身打开了铝箔包装。

“快点，”她催促道，不耐烦地看着他将胶质物撻上了耸立，手游弋着划向顶部，一边钟爱地听着她恼火的低吟。

“你很久没有做过了，是吧？”他轻声说道，再次躺在她的上方，全身的重量将她紧紧揉进了床垫。

“没错，”血色攀上了她的脸颊，她将双腿环上了他的腰。“现在，拜托，快。”

他不由得笑出声来，亲吻着她红肿的嘴唇，一边矫正自己的方向，进入了她的身体；这个粗鲁的动作让她抽了一口气，但她的身体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他开始动起来的时候，他想亲她的嘴唇，但很快他便感到臀部的动作已经开始失去韵律，他的呼吸渐渐变成了粗重的喘息，他的身体和她撞击着。

她的臀部同样不加修饰地抽动，手指陷入他的身体，徒劳地抑制着呻吟声。床在他的撞击以及她的翻滚中吱呀作响，然而即使双腿间的快感就像即将离弦的箭*向他全身蔓延开来，他却从没有一刻让自己宝贵的控制力松懈下来。

或许是因为他不那么相信她，又或许她没办法向其他人那样潜入他的肌肤之下，将他撕成碎片。与哈尔做爱甚至不如尼亚的一个吻能让他解放；而尽管他甚至很庆幸如此，但当高潮瞬间占据他的全身之时，他心中仍有一处感到莫名空虚，渴望着得到满足。

幸运的是，哈尔并不是那种在做完之后喜欢相拥而眠的类型。她只是躺在一边，让性高潮的余韵渐渐哄她入睡。

梅罗很长一段时间都醒着，听着她沉稳的呼吸，看着电子钟上红色的数字慢慢地在黑暗中消失。他的大脑仍处于一片空白和愉悦的状态，而这，对于那颗自从离开洛杉矶到纽约以来一直沉浸在思绪暴风的大脑来说，是种令人快乐的减压。

他喜欢从伙伴身上看到自己体液的痕迹——精液从大腿流出，染在混乱的床单上或者吊带袜上，随便什么都可以——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癖好感到忧虑，但奇怪的是这个晚上却并非如此。这倒不是说他就没有得到满足了，只不过如果能看到的话会更好……

尽管那天早上他已经得到了充分得该死的睡眠，在凌晨时分他还是打起了瞌睡，直到最后被手机铃声惊醒。他伸手掏大衣口袋寻找手机之时，才发现自己并没穿衣服。

再说了，他的手机发出的是吡吡声，并不是铃声啊？

他稍微睁开眼睛，微弱的阳光正从百叶窗缝隙射进房间，整齐的光影被乱七八糟的床单打破成不规则的碎片。

“不，我还没离开，”哈尔的声音在床的另一头响起，她的声音非常安静。

他翻过身，她正一身正装地坐在床沿，一边将手机放在耳边，一边努力把脚塞进靴子。

“一套火车组合？”她惊讶的声音在回响着。“从哪儿？”

尼亚——绝对是他。

梅罗马上跳下了床，他怕自己会忍不住跟哈尔抢电话，就为了再次听到尼亚的声音。

“不，没什么问题，”哈尔说道，眼睛追随着梅罗，看着他从洗澡间拿回衣服。“你还需要什么……？杰潘尼想要啥！？好好，雷斯特也想来一个吗？……连你也？……不客气。我一会儿就到。”

她挂断电话的时候，梅罗正在把裤子系上*。“尼亚想要更多玩具？”

“他有很长时间都没向我要过什么了，”她说，她的声音努力地保持着中立的色彩，一边拉上靴子两侧的拉链。“他似乎让杰潘尼和雷斯特一整晚都呆在那里。”

梅洛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梁骨直窜而下；他的手指犹豫地拉上背心的拉链——难道尼亚是故意让哈尔频繁回家的么？到底是因为她是女性的关系，还是因为他早就打算利用哈尔将梅罗引出来？他不能保证尼亚不会耍这种小诡计，而这个想法让他开始匆忙地将脚插进那双破旧的靴子中。

手枪流畅地滑入枪套，他一边从外套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板块，一边利索地将胳膊伸进外套。

“拜了，”他随意地说。走向卧室门口的时候，他的思绪早已飞向别的地方。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用完就丢’吧？”她挖苦道。

梅罗转过身来，但对方已经转身忙着整理公文包的东西，她的肩膀僵硬地耸着。

“哈尔，我从不放弃任何事。我迟些再见你。”

*

马特是个百分百的夜猫子，他白天一直蒙头大睡，只有当太阳重回地平线时才会有动静。就梅罗所见，作为一个无业人员，马特实在太会消遣了。他几乎每晚都往电影院、酒吧和夜总会跑，而且总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梅罗在纽约跟踪对方的时间越长，就越想走到马特跟前抽他一巴掌——倒也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理由，只是看到马特将车停在那该死的停车场正中间，到车后座和某个俱乐部里的女孩做爱时，梅罗便觉得自己早该这么做了。

因而此时此刻，梅罗故意狠狠地踩了一下油门从马特车前尖啸而过，想借此吓他们一跳，或者至少打断他们亲热一两秒。说起来，哈尔还为“跟梅罗睡”这件事而担心她是否有道德问题呢。可她大概不会意识到，这些烦

恼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就有些人压根没有礼节或体统观念——更何况是梅罗这个被无数次骂为“没品”，“恶质”的人呢*。

即使哈尔对他们第一个晚上所做之事仍有所顾虑，她从没有提起过，而梅罗也不过问。他几乎每天都到她家打探消息，而哈尔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称她不在乎是在帮他还是在拖他后腿。

他们最后总会上床，但梅罗再也没有在那过夜。他仍旧怀疑尼亚是在利用哈尔以达到什么目的，可惜除了直觉以外，自己并没有证据。

何况他还得花时间找时机同马特对峙——又或者揍对方一顿，反正想怎么收拾对方全凭梅罗的心情。当然，逮住马特落单的时机比想象中还要难。作为一个曾经只爱窝在房里打电玩的孩子，马特显然在极力弥补童年岁月的孤独；因此现在的马特身边时刻都有人——或是某个新炮友，或是某个老友——陪伴着。

经过连续四晚的跟踪，梅罗的耐心终于消耗殆尽。

他尾随马特和伙伴们走到一个叫做“深度”的俱乐部——梅罗看着店名有些兴奋起来，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了“深喉”*，但他很快就对自己莫名的欲求不满感到了厌恶。在俱乐部门口观望了一会儿，梅罗决定自己不能再继续这么周旋下去。

他真想把枪留在车里，以防自己失去理性时会忍不住拔枪对准某人的脑袋；要知道在美国，用枪抵着别人的脑瓜是“最快使自己中弹”的法子，而梅罗绝不想陷入这等境地——除非开枪的是他自己。但他最后还是觉得身上没枪不安全，因此当走向俱乐部大门时，那对枪一如既往地插在枪套里。

门口的保镖看到梅罗的样貌时瞪大了眼睛，但他并没有花额外的时间检测他的假证件。走进俱乐部内，他就像被困在了一颗震动的心脏中。音乐的鼓动震动着地板，并将这颤抖传上梅罗的双腿。无数温暖的肉体紧密的交合在一起，宛如坚实的肉墙。

尽管肉体的热浪扑面而来，他仍将帽子严实的盖在头上，不想吸引更多的注意力。然而梅罗发现，自己的衣着和脸孔实在无法不让人产生印象。

他知道马特不会出现在舞池，因此立刻将目光锁定在吧台。在那边，一位穿着魔术乳罩和超短裤的褐发女人正一边调饮料，一边将啤酒从冰箱取出。梅罗没有直接走向吧台，而是一口气往俱乐部的二楼冲——聚集在这个天桥式建筑内的，一般是些喜欢挤在一起勾肩搭背喝酒聊天的人。

楼下的灯光透过天桥的网眼地板射了上来，梅罗沿着扶手独自走着，双眼则仔细搜索着楼下吧台附近每一个拥挤的角落。无论从什么角度他都能一眼认出马特，因此很快他便捕捉到了马特护目镜的反光——虽然梅罗怀疑那已经不是L给的那副。

马特不知怎的弄到一个吧台高脚凳的座位坐下，他双手贴着一个身材丰满的红发女人的臀部，女人丁字裤的带子从里露在迷你裙外。尽管马特和其他人在一起嬉笑打趣，但在梅罗眼里，对方的一切神情都是那么的虚假，就像马特正在竭尽全力不想感到无聊一样。

只有当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别处时，马特的面部才重新回归平静。他静静地抽着烟，仿佛此刻生命才再次回归身体，而那一挂给人看的面具终于可以如流水般消散。梅罗靠在扶手上，不知该同情马特还是该发火——这家伙什么时候竟然会乖乖照别人规则玩？这一切必须在今晚划下句号。实在太可悲了。

幸亏马特总算不至于连上厕所也要结伴而行。几分钟后，他从凳子上滑了下来，让那红发女郎坐在上面——显然是为了从洗手间回来时还能有个座位。梅罗赶紧跑下楼，双眼紧盯着马特那身白色长袖的后背。在通向洗手间的走廊，有几处阴暗角落可供情侣忘我地热吻，而这种地方也最适合掏枪。

梅罗在马特踏入黑暗的同时一刻赶上了对方，用枪顶着马特的后背。

“不许动，”他低声命令道。

马特僵住了，但声音却是那么的厌倦。“冷静点，伙计，钱包在我屁股兜里。”

梅罗贴得更近了，他能感到马特身体的热量，闻到对方皮肤上混着古龙水、烟草和汗水的味道。梅罗凑近马特的耳朵，对方褐色的几缕较长的头发正擦着自己的脸。

梅罗轻声耳语：“我不想要你的钱包。况且恐怕那里的钱没有一分是你的。”

马特身上的每一处肌肉都在瞬间凝固。“梅罗？”

梅罗残忍地笑着。“转过来，慢点。”

马特听话地转身，他的肩膀碰撞着梅罗的胸口，因为他们两个都拒绝退后哪怕一寸。他们的肉体一如当年般渴求着对方，即使只是像这样轻轻磨擦对方身上的布料，或是体味从对方微开的唇瓣中吐出的温热，他们也不想放过。

马特抬手将护目镜推到头上，深色的眼睛顿时染上了俱乐部灯光的流动色彩。他的睫毛比梅罗印象中的还要浓密。马特似乎想透过梅罗的大衣兜帽所形成的阴影看看梅罗的脸，而梅罗也被马特双眼闪耀的光芒而迷惑，直到马特用枪抵着自己的腹部时，才恍然发现对方手上也有枪。

枪管冷冷地贴着梅罗的背心与裤子之间的那处赤裸的皮肤上。梅罗冷笑着，也狠狠地用枪顶着马特的腹部。

“这个时候我该说，‘你口袋里的那个到底是枪，还是你只是见到我太兴奋了’？”

“那台词早就过时了，”马特有气无力地说道，他们贴得如此紧密，以至马特的每一口呼吸都在扰动着梅罗的发丝，焖烧的烟头差点点燃梅罗的头发。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紧密无缝地紧贴在一起，只有互相用枪管抵着的地方是分开的——这个姿势成功地遮挡住一些好奇的目光。

“你该知道的。”梅罗反驳道。

“我是该知道，”马特紧绷着声音。

梅罗看着黑手枪被熟练地握在马特手中。“你手上的家伙挺花俏的嘛。”

“怎比得上你的花俏。”马特说道，一口烟喷上了梅罗的脸。

“把那他妈的玩意吹别处去。”梅罗吼道，他的嗓子像烧着了一样。

马特扬起了眉毛。“啥？那吹你那儿*？”

“少废话。”

“妈的都四年了，你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说？”马特质问道。“啊等等，在你开口之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或许迟些我会来见你’。”

马特的声音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四年来的痛苦赤裸裸地绽开。“抱歉，我伤了你的感情。”梅罗坦诚地说。

“你一点也没有，混蛋。现在给我移开你他妈的枪，我还要赶进去小便，免得到时候有人过来找。”

“你真认为那婊子会在意你去哪儿不成？外面有老二的到处都是。”

“而且女的也到处都是。”马特的嘴角向上翘着，试图露出一丝冷笑——如果苦涩并没有仿佛灰尘般覆盖在他的笑容上，那倒也像那么回事。“不过我必须说，你那屁股是整个俱乐部最火热的玩意儿，可惜脸上多了块丑陋的疤。”

“我不是什么玩意儿，去你妈的。”梅罗冷冷地说，怒火中他的手指从扳机环移动到扳机，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马特不过是在故意挑衅罢了。

“你还真有胆，知道么，”马特咬牙切齿地说，“明明是自己跑了，然后隔了四年跑回来，却还指望我他妈的仍然对你有感情？”

梅罗又贴着对方的身体更近了，他现在不仅是为马特肉体的热度而浑身发烫。马特的存在本身让他渴望。那熟悉的目光和慵懒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梅罗引发的冰冷怒焰——马特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的，孕育着的，无法松手的感情。

他们对彼此的依恋是把双刃剑。

一种酝酿着虐待的奇妙成分让梅罗的血沸腾起来；当从马特的嘴唇中嗅到谎言的味道时，梅罗全身的血液就如仿佛巨雷在血管中奔腾。“你还在乎我，马特。”他轻声说。

“你给我滚！”马特低吼道，他滚烫的呼吸充满尼古丁的味道。

“得，既然你如此友好地请求了，”梅罗用着毫不在意的口气说道，向后退开。马特愤怒的深色眼睛仍狠狠地盯着自己。他冲马特笑了，那笑容不再冷酷。“或许，我该迟些见你。”

马特瞬间瞪大了眼睛，接着猛地转身大步走向洗手间，手枪在他走出黑暗前已经像魔术一般的消失。梅罗在身后得意地笑了，而且他知道，马特能看到自己的表情。

*

“你和尼亚本该变成优秀的政府探员的，”哈尔懒洋洋地说，被单外只露出了她一颗金发的脑袋。“你是那么的神秘、有效率、残忍、完美主义，却又那么险恶。”

“那是你的世界，哈尔。尼亚和我不属于那里。”梅罗一边说一边将裤子提上臀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个罪犯，而尼亚是个 19 岁还只会和玩具打交道的社交无能。我们生下来便不正常，也从不改变这一点。”

“那让每一个认识你的人感到……寂寞，”她静静地说。

梅罗忍不住冷嘲热讽起来，但他明白哈尔向自己表白，并不是为了搏得他的感动。关于 L 的那四年就像洒在裂开伤口上的盐；梅罗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想要竭尽全力接近那个人却一再被拒绝——不是被这个人拒绝，却是因他们所处的情况，因你和他们之间的鸿沟。

“抱歉，”他说，他是真的这么觉得，但内心某个残酷无情的部分却在兴奋——哈尔想要将他拖进她的世界，但她做不到。他心中的某些部分是哈尔无法触碰的。或许他于她，就像 L 于他那样。

梅罗正在继续前进，到达其他人无法跟上来的，更高的地方。而现在，他必须确保马特会助他一臂之力。

Like any uncharted territory
I must seem greatly intriguing
You speak of my love like
You have experienced love like mine before
But this is not allowed
You're uninvited
An unfortunate slight
I don't think you unworthy
I need a moment to deliberate
"Uninvited"
Alanis Morissette

第七章 Kira

四年来尼亚第一次坐在他面前，而梅罗无法移开视线。无论取得多少成就，面对尼亚时他总觉得自己像个有瑕疵的玩具，就是伟大机器跟前的一枚畸形齿轮。

和尼亚相比，他根本就是只配用完就丢的垃圾。即使是尼亚为梅罗获取的信息而表达敬意的现在，这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他们仍然像油和水一样不可共通，无论经过多长时间这点也没有改变。就如尼亚穿着一身纯白质朴的衣服，而梅罗用一身黑皮衣裤来隐藏伤疤和岁月中的腥风血雨。

此时此刻，梅罗的理智犹如玻璃一样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在那一瞬间只想将一切结束——对着尼亚的后背来一发，然后再瞄准自己的脑袋，了结性命。

这样，他们就都能死了。在最终的时刻，他们总算能平等了。

但正当他沉浸在那疯狂的欲望之中，哈尔却忽然挡在尼亚前面，将梅罗拉回现实，让他想想自己的目标，让他想想，面对尼亚时总会遗忘的自我意识的残骸。对此，他轻轻笑了——她清楚他目的，只要事情仍在梅罗的计划中，哈尔总会一次次出现在他和尼亚之间，提醒自己不要走上岔路。

他和尼亚并没有面对对方，但是他多少看到尼亚的侧面；对方柔和的线条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更为精巧，而梅罗那副美少年的面孔却变得坚硬冰冷。尼亚的手与细小的身体相比显得荒唐的大，他长长的手指正拈着梅罗的照片，这样传递照片时他们的手不会碰到对方。

当梅罗看到在照片背面工整而一丝不苟的写着“Dear Mello”的时候，他知道，尼亚早就把这一切都策划好了。尼亚一向有计划，无论如何尽力避免，梅罗在最后总会为对方的谋略做出贡献。

但哈尔是对的：尽管梅罗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犯罪，尼亚却不想让梅罗死。尼亚没有打算将梅罗关在牢笼里；他想让梅罗自由奔走，制造各种灾难，而自己则在灾难的余波后审视着，读取梅罗伤疤后的秘密，读取梅罗为达到目标所踏过的每一具尸体那死寂而空洞的双眼后的秘密——那是只有尼亚才能领悟其残酷的死亡大道。

如果内心深处还有什么能使梅罗停止运作，那就是尼亚。

尼亚，就像梅罗一样，不曾改变。即使尼亚使梅罗的思绪充满沮丧和怒火，却也只有尼亚能够带给他这样冷酷，清晰的目标，能够将他再次推回正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而自从世界在他耳边炸成碎片以来，梅罗第一次真正感到向前的动力重新回到自己体内，而同时产生的，是对“尼亚仍旧是那个尼亚而不是变成了L”的莫名安慰。

因为，如果对方真的变成了“那样”，梅罗将无法避免地比现在还要对他爱恨交织。

*

梅罗停在马特的公寓外，车内的寂静是如此地让人烦躁。

在绽放着的夜色中，他脑海中不断回响着与尼亚的那番对话。他仍旧处于异常亢奋的状态中，不知从哪儿来的能量正不断刺激着肉体；他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想做点什么，开车去什么地方，或者能让事情取得一些进展。但他知道，此刻自己更需要冷静一下；他该懂得尼亚已经从梅罗的惨败中获得大量信息，而他也该意识到，若想在尼亚之前抓到Kira——二代L——的话，自己必须不再鲁莽行事。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最终会将车开到马特家，不过也罢，这里似乎不比别的地方差——只要能让自己冷静地思考就好。

即使是十一月寒冷的夜晚，梅罗还是从车内走出来，任由风呼啸着刮过自己的身体，金色的发丝紧贴在他的嘴角边。他拿着一块巧克力板，漫不经心地吮吸着，然后爬上车前盖——此时金属还带着引擎传来的温热，双脚搭在前保险杠上。

他怀疑 NPA 的人给他提供了假情报：“二代 L 是松田桃太那个笨蛋”多半是胡扯，可惜这人恰好是梅罗从夜神总一郎的手机里得到的两个联络人之一。另一个人是模木贤三，给他打电话会是个更好的选择。如果二代 L 真的就是 Kira，那么梅罗需要 NPA 内部人士的情报。

与哈尔的公寓结构不同，马特公寓有户外走廊，因此梅罗能很清楚地听到从二楼传来的开门声。他抬头看着马特慢慢走下来，双手深深插进大号滑雪夹克的兜里，夹克边上镶着一层白色的绒毛。橙黄色的街灯光芒映在他的护目镜片上，让梅罗联想到了大眼珠外星人。

对方漫不经心的踱步过来，格斗靴踩在石子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嗨，”他打了声招呼。

“我喜欢你的靴子，”梅罗说。“几年前我也有双这样的。”

“我猜你现在更喜欢这种尖鞋子了，”马特观察道，伸手提起梅罗的裤脚。“你是想用这个杀人呢，还是纯粹因为穿这种比较显高才喜欢的？”

“这个用来践踏落水狗非常好用，”梅罗咬了一大口巧克力，说道。

马特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用嘴叼出一根白色的细长圆条，另一只手拿出打火机轻弹一下，火苗在夜晚的狂风中旺盛地燃烧着。火焰的光芒照耀在他那张英俊的面孔，贴在眼睛上的褐色头发将他那一脸纨绔子弟的好容貌衬托得更为醒目。

“你已经没在生气了？”梅罗懒洋洋地说。

“你知道的——我根本懒得计较，”马特平静地说，他吸了一口烟，看着烟头的火光变成炙热的樱桃红。“你想进我家么？”

梅罗跳下车，然后第一次发现马特比自己要高。“你怎么知道我没进去过？”

马特干笑两声。“相信我，M。你要是靠近过我的东西，我绝对会知道。”

马特的公寓和梅罗所设想的一样——客厅的正中央，薯片包装袋和空啤酒瓶堆在最新款式的游戏机旁边。大屏幕电视在墙的另一头，对面一个小得可怜沙发挤在一边。马特并没对房间的零乱感到歉意，只是将背心脱下来丢在沙发上，然后走进厨房。

梅罗在客厅转悠了一会儿，揣摩着房间大小，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计算起“如果把酒店里的设备转移到马特的公寓里，到底能放下多少”。

然而当双眼扫过客厅窗旁边的墙壁时，他徘徊的视线停下了，几乎迷失在堆空箱子里。他走近凝视着，认出了欢快的热带夏日沙滩——那是琳达的画作之一。似乎自己并不是瓦尔密斯房子制造的唯一一个多愁善感的杂种。靴尖碰到扔在地上的遥控器，他轻轻把它踢到一边，一边将自己的大衣扔在马特的衣服旁——当然是在把剩下的巧克力板从里兜拿出来之后。

“喝啤酒么？”梅罗走进厨房时，马特问道。

“不用，那玩意的味道跟发泡的尿似的。”梅罗说着，在厨房中央的小桌前坐下。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马特回答。他推开扑克牌堆，把两瓶浓色啤酒放在桌上，显然打算将给朋友的份一起喝掉。梅罗环顾四周，看到水槽里已经丢了三个啤酒瓶，但马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醉意，尽管他一口就干掉了三分之一瓶。

梅罗耷拉在椅子上，座位搁得尾椎骨很不舒服，让他皱了皱眉头。“那么，你做好准备听我说话了？”

马特打了个嗝。“我想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

“真的？”

“是啊，你想让我帮忙，对吧？那套黑帮手段没让你吃到好果子，对吧？”他认真地盯着梅罗的脸，以及那可怖的伤疤和杂乱的头发，目光最后落在梅罗脖子左侧的细小疤痕上。

“调查工作做得不错，”梅罗客观地说，他很高兴马特的调查能力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衰减。很显然，对方这几天思考了很多问题，大概比过去四年的总和还要多。

“花了整整一天加一夜。”马特承认道，拿出一根香烟。“你没事吧？”

梅罗眨眨眼。“我还活着，不是么？”

“是啊，你还活着，”马特说道，双眼轻轻扫过梅罗瘦削的身体，苍白，尖锐的肩膀，以及那串下垂在胸口，耀眼的十字架项链。“你在追捕 Kira，对吧？”

“当然。我必须在尼亚之前抓到 Kira。”

有什么在马特的脸上一闪而过，“啊，对，尼亚。差点把这人忘了。”

在梅罗看来，“把尼亚忘了”简直无法想象，但他并没有对此作出评价。“你从哪里赚到钱买了这些东西？”他指了指整个厨房套装以及客厅里的昂贵电器。

马特将烟灰抖进桌上的小酒杯里。“我没有。这个公寓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某个事业有成的欧洲富商付的款，很显然他没发现自己的账头每两个月都会少几百块钱。”

“你在偷别人的钱？”

“我这四年来已经分别偷过五个人的，然后把钱转到五个不同的户头上。我在瓦尔密斯房子的时候就弄好了这个系统的雏型，这样出来后不至于穷困潦倒。我很擅长骇客，你也知道。”

“我以为你那么爱偷懒，这方面的手艺多半没学的那么精。”

“能从中获利就另当别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运作的。”

“你这话还挺有哲理。”

“我那是多才多艺。”马特忽然认真地盯着梅罗，“别跟我说你只是来借钱的，如果是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多少会有点。”

“靠，怎么可能，我来这里之前早就把所有黑手党成员的银行账户全部卷走了。钱我多得是。我想要的是你，但我觉得你早就猜到了。”

“是啊，”马特说，双眼盯着桌子，弹掉烟灰。马特已经学会如何小心地使自己的表情什么都不显露，但梅罗开始能够辨别出对方的不自在了。马特在紧张的时候嘴角总是会抿起，只是这个坏习惯在烟永久镶在那丰厚的唇瓣间的现在，比较难察觉而已。

梅罗从口袋拿出从尼亚那里取回的照片，漠不关心地将它扔在桌子上；照片落在牌堆上，年幼时期的他正不怀好意地笑着。看着两人共享的过去的遗物忽然出现，马特颇有些惊讶，但当梅罗将烟从对方嘴唇间抽出来，用烟头拧着照片上梅罗的左眼时，困扰的神情马上爬上了马特的脸。

“伙计，你别毁了它啊，”马特沮丧的说。

“我的左眼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了，”梅罗平静地回答，一边继续用烟头拧着，“现在这照片才和我相称。你身边有什么自己的照片么？”

马特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在我印象里倒是没有。我怯镜头。”

“很好，”梅罗回答，将照片举过脸，透过焦黑的破洞看着马特，“要知道，你还没正式说过是否要帮我。”马特笑出声来，倒不是因为觉得有趣。“你还需要问么？我跟着你，梅罗。我会成为你的工具，帮你抓Kira。”

“谢了，”梅罗说，“我们需要一些电子设备。摄像机，监视器，电脑。我在SPK总部对面定了客房，我会回那里准备下一步计划。”

“什么计划？”

梅罗握着最后的那块巧克力，撕开包装。“我要打电话让某个NPA成员飞到这边，然后将他引到尼亚那里，尼亚会让他把该吐的都吐出来，我则只需要在一旁监听。”

马特点头赞同。“好主意。我猜这计划有一大半是你是刚刚才想到的。”

梅罗呆坐着，他本以为自己会不爽，但只是看着马特温和的表情便让他笑了出来。“是不是刚刚想到也无所谓吧。”他得意地笑道，“你的那些亲亲干爹们很快就要派上用场啦。”

马特哼了一声，看着梅罗起身走向餐柜找垃圾桶。“是啊，老大。还有什么别的？”

“我想到了再说。”梅罗说道，放弃了寻找，直接将包装纸扔进了水槽——里面还有一大堆好像几个星期没有碰过的碗碟。“对了，关于你的那些朋友——”

“什么朋友？”马特插嘴，拿起梅罗那张只剩一只眼睛的照片放在灯下。“我说过，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那么，你的那些漂亮炮友最好别再出现。”梅罗威胁道。

“他们不会的。”马特保证道，他转过椅子，使梅罗和照片都在他的视线范围中，然后对比起来。“他们只会因为你的诱人而妒忌罢了。”

“马特……”梅罗警告道，但马特的酒劲似乎终于上来了，他摇摇晃晃地起身，将照片塞进了口袋。“嘿，”梅罗叫到。“这玩意儿是我的，我要把它烧了。”

马特一本正经的说道，“不成。我还要用它自慰呢。在那之后你想怎么处置它都行。”

“听上去你好像很乐在其中啊？”梅罗抱怨道。

马特歪嘴笑道。“我是很快活。你就是一场单人派对啊，梅罗。”

*

梅罗和玛特在之后两天弄回来的那堆电子器材，多得会害玛特下个月的电费超标。但他们谁也没有对这样花钱感到不安；对玛特来说，反正钱本身就不是自己的；而对梅罗来说，尽管每一件玩意都破费不少，但最早抓到Kira才是无价之宝。

很快他们不得不小心地在客厅行动，免得碰倒新买的电脑或者被电线的巢穴缠住脚。

梅罗决定和所有抢购来的货物一起睡在客厅，理由是他想在玛特入睡后重新设定这些器材，不过最主要的是一——其实他没法信任自己和玛特共睡一床。四年的隔阂只是使他对这位朋友的渴望变得更加尖锐，而他和玛特从来没有过肌肤之亲这点使他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错过某些异常渴望的事情。

从玛特眼中每一次露出明目张胆的欲望来看（他以为梅罗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才敢这样），似乎玛特八年前关于做爱的那个交易还开着，而梅罗花了不少自制力才使自己没有爬上对方的床期待会发生些什么。

他记得那些孤儿院的早晨，当他醒来时玛特温暖的身体贴着自己的后背，被子里充满他们混合的体味，梅罗总是后悔搅乱这安逸的源泉——他不得不爬下床，好在早餐前读一阵书。玛特通常喜欢贴着别人睡觉，即使会被梅罗踢到床的另一边。因此每当梅罗在某些奇怪的时间醒来时，总会发现马特在自己耳边呼吸。

其实，梅罗并不真的介意对方那样。

从他们过去那得不到回报的欲望和难言的忌妒心来看，梅罗明白他和玛特能够来非常棒的性爱，但有件事情总是将他捆在客厅，以巧克力板和一台手提电脑为床伴。

玛特显然喜欢草率的性行为，但梅罗的兴趣却毫不随便。他总是想占有玛特，想让他除了自己谁也不看。这种情感并不健康，而梅罗也明白，无论是他还是玛特都无法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玛特无法充分信任他人，因此不期待他们会久留；而梅罗不信任任何人，仅此而已。

要节制自己的决定让梅罗有些伤感甚至有些难以置信的沮丧，但他必须现在就划好边界。他要为 Kira 和尼亚伤脑筋，除此之外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变得苍白而无紧要。梅罗引导模木到纽约让尼亚来审问的计划本来进行的相当美妙，直到两天后 Kira 的支持者开始向 SPK 总部投燃料弹为止。梅罗差点就考虑在直接骑新摩托车从酒店客房冲进大街对面的 SPK，将尼亚和哈尔带出危险地带。

尼亚在暴力场合显得格外孱弱。那家伙大概没法用拳头打破一个湿纸袋，更别提从嗜血的暴徒群中脱围了。这场包围让梅罗想起 NPK 袭击他的黑手党总部的情形，而他不可名状地感到自己和尼亚同病相怜，直到钱——那是 L 的钱，他妈的！——开始从天而降，而尼亚切断了和梅罗的谈话，以便能同队员们一起逃脱。

最后梅罗没得到任何新消息，还失去了和 NPA 的联系——而他确信尼亚会将同 NPA 联系的价值榨得一滴不剩。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同意尼亚的关于二代 L 就是 Kira 的判断。那个混帐杀了 L，还剥夺了他的头衔，这个本该属于梅罗或尼亚的头衔！

带着少许对下一步举棋不定的踌躇，梅罗回到马特那里，尽管马特也提不出什么有用的建议。因为当梅罗回到公寓时，马特正坐在黑暗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啤酒，脚边还放着两个空瓶子。

“你可真能闯祸，”马特评价道，“我在电视上看到相关报道了，直到我无聊得换台看色情节目。”

“才五点你就开始喝起来了？”梅罗质问道，同时打开了灯。马特缩了一下，调好护目镜，手指间的香烟已经点燃。

“我在想事，”马特自言自语道，他吸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慢慢地吐出。

“关于什么？”

“和 Kira 没关系的事。”他含糊地说道，站起身来，“另外我不会醉的，毕竟等下还要去经销商那儿拿你订的改装手机。”

“我来开车，”梅罗说道，他看着马特走路的姿势，试图寻找任何步伐蹒跚的迹象。“如果你去做酒精测试肯定会被扔到监狱去，而不得不把你保释出来的我，将会非常生气。”

“我靠，你今天心情不怎么样啊。”马特说着将钥匙扔给了梅罗。

开去商店的路漫长而乏味，因为那个商人同样擅长搞些比手机危险得多的违法物品，所以他喜欢将自己的商店藏在警方管界不严的小区，而这意味着梅罗要驾驶更远。马特一直玩着掌上游戏，直到他对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厌倦，然后叼着还在燃烧的烟睡着了。梅罗紧张地看着燃烧的烟头，等着它掉下来烧着马特的胯部。最后，他伸出手去要将烟从马特的嘴里抽出来，然而马特的双眼忽然睁开，抓住了梅罗的手腕。

“我还要抽呢，”他说。

“不，别指望，”梅罗反驳。“你只会含着烧着的烟头睡大觉罢了。”

“我没睡。”

“说谎。我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怎么呼吸的。”

马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落日使马特的瞳孔染上了奇妙的色彩，头发则被抹成橙色和红色。梅罗低头扫了一眼对方抓着自己手腕的手指，马特慌忙松手。当梅罗的手滑过马特时，他们几乎十指绞缠。

接下来的路程中，车厢内的气氛非常尴尬；尽管梅罗的直觉告诉自己别去思考，直接把马特拉到后车座解决两个人共同的不适就好，但他还是践踏着欲望，不停地在脑子里念叨着“要耐心”，“Kira”，“穿丁字裤的老头”，直到他们到达商店。

这个定制的手机装备了变声器、模拟器、通话信号检测器，还有跟踪器——这样他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以及电话防追踪设备，能随时将盗链服务从附近的电讯塔脱离而不会被立刻检测到。对马特来说这是个有趣的新玩具，因此在他们开车回公寓的路上，他就马上开始翻腾它，揣摩它能搞些什么花样。梅罗同样也想捣弄它，但他想反正回到公寓后还有大把时间这么干，更是因为在他丝毫不清楚 SPK 目前到底在哪里重建的时候，格外不喜欢“在尼亚可能和哈尔同处一室的时候给她打电话”这个念头。

马特一直摆弄着手机，直到外界的光线完全消失，然后将它丢进口袋，重新靠在座位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梅罗沉默了一会儿。“我不知道。等 SPK 的线人打电话过来吧。模木还在他们手上，而尼亚的狡诈足以让他在最后挖到消息，即使模木不肯开口说话也没用。”

“线人？你可没跟我说过你有线人。”

梅罗耸耸肩。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没跟马特提过哈尔，但这绝对不是因为他把这回事忘了。

“我敢打赌是哈尔·利多娜。”

梅罗瞟了他一眼，努力掩饰自己的惊讶。“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SPK 另外那两个家伙才不会鸟你呢，直接跟尼亚对谈你又只会发脾气，”马特说道，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你和她睡过了？”

“最近没有，”梅罗简单地说。“而我以后也不打算这么做。”

“为什么？”马特用着随意的口气问道，他的声音没有显露任何其他意味。“我在你带来的资料里看到她的照片了。我是你的话，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我又不是你。”梅罗的口气比他想象中还要粗暴。马特不像以前那样好懂，而梅罗讨厌这样。他同样讨厌马特有事隐瞒自己。那一脸无辜的神情和小翼翼的口气使梅罗的脑子敲响了警钟。

“是啊，我就是那种你会发现我躺在你老婆被窝里的那种男人吧。我还真碰到过一次。我和一个过早被婚姻绑死的小美人来往。她觉得自己男人在床上单调得要死。总之我们正做着的时候她老公回家了，结果我不得不躲在床底下，而她则装作因为在想老公而饥渴难耐的模样。最后他们在我的头顶上做爱。真是糟透了，但我第二天晚上还是过去把剩下的干完。那感觉到不错。”

梅罗在故事半中央就开始咬牙切齿，压力不断地积压在他的头盖骨中。“马特，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和你分享我的历险，”马特粗暴地说，他那冷漠的面具终于崩溃。“不好意思，下次我会加入爆炸和绑架要素，好让故事更符合你胃口。”

“别扯开话题，”梅罗打断，“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我只是想让你清楚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梅罗质问道，他的耐心已经系于一发。

“是有。”马特静静地说。

“说吧。”

“你会气疯的。”马特警告道。

“说，否则我这就毙了你。”

马特将脸埋进自己的手中，戴着手套的手指抠进头发里。有段时间他一直沉默着，痛苦和犹豫伴随着他的每一口呼吸。然后，是轻轻地，几乎不可耳闻的低语。“我和尼亚睡过。”

梅罗的皮肤麻痹了。“什么？”

“我和尼亚睡过。”马特说，他的声音大了点。

这就是梅罗大脑被热潮淹没前听到的全部。现实远去，化成碎屑。

当然，他知道自己开错车道了，其他经过的车子正在不停地冲自己鸣喇叭。他也知道自己的手放在方向盘上，然而即使他的大脑知道这些，也没有意义。在情感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击着自己的现在，这一切都不再有意义。

难以置信。受伤。怒火。背叛。

他突然推开车门，冷风嗖嗖地侵蚀着他的皮肤——自己什么时候停的车？——他走进死寂中，干草在他的靴子下发出如同粉碎的鸟骨般的咔嚓声，他穿过车前灯的白色焰光走向马特座位的另一边。马特已经走出车外，一动不动地站在顶棚灯的辉光下，紧张和认命清晰地写在他的脸上。

“什么？”梅罗又问了一次，声音不可思议地轻。

“该死的，你前两次就听到了。别让我再说一次。”马特央求道。

“你骗人，”梅罗指责道，“你他妈的骗人。”拜托，你是在说谎吧？

马特摇头。“我也希望是，但不是。”

“可你根本不喜欢尼亚！”梅罗大吼。

“我可从没说过不喜欢他。”马特反驳道，他沙哑的声音染上了一丝挫败感。“只是因为你恨他，你才以为我也不喜欢罢了。”

“你以前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所以别说谎！你他妈的为什么要那么干？什么时候的事？”梅罗质问。

“他离开孤儿院的那天。那个时候你已经他妈的离开有5个月了，梅罗，而我仅有的就是那张只有三行字的破纸条。我那时太想念你了，该死的。”

“所以你就去干了尼亚？！”梅罗尖叫。自制力被抛到身后。不，自制根本不曾存在。他从来就没有什么自制力，没有对任何事情，没有对任何人有过。

如果真的能够控制自己，他就不会一次次地失去每一样东西。

“因为他能让我想起你！”马特再也支持不下去，完全丧失了耐心。他们两个都彻底将内心释放，互相扰乱着对方。

“搞什么鬼，马特？真有病。你真是有病。”梅罗大骂道，转身匆匆走进寒冷的黑暗。他不想再看到在车前灯和月光所沐浴下的马特的头发了。

马特跟在他身后，草沙沙地响着。“你比我还有病，你只是因为没成为他的第一个所以才发火罢了。整天尼亚前尼亚后的是你！”

梅罗猛地转身。“操！我能理解你会因为一时冲动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但我不懂，为什么尼亚会让你做那事。”

“噢，说得太好了梅罗，”马特说道，怒瞪着他。“真谢谢你的夸奖。混蛋。就算跟你干，尼亚也肯定是上面那个吧。”

梅罗几乎是哀求着绝望地张开双臂，“为什么是尼亚？那么多人里面，你为什么就选了尼亚？！”

“我告诉你为什么了！”

“而我不相信。尼亚和我根本没有一处共同点。一处都没有！”

马特的表情凝固了。“是啊，说得对，你们根本不一样。我要是尝试的话，说不定能得到你——”

“你从来没有得到过我。从来没有！”

“——但为什么不和我的第二选择来一场呢，反正我在那之后有的是机会——”梅罗的拳头直接连上了马特的脸，打断了对方剩下的话语。马特摇摇晃晃地退到一边，差点摔倒在地；他用手捂着脸，准备挡下接下来的攻击时。但是下一拳再没落下。

梅罗仍然在震惊中站着发愣，他的血液冲上耳朵，仿佛无数残暴的怒吼在耳边响起。他的胸口和眼睛剧烈的燃烧着……至于是在烧什么，他自己也不明白。妈的，他现在什么也不明白了。

“打得好，”马特喃喃说道，在草丛中吐了一口吐沫。在黑暗中，梅罗看不清楚对方的唾液是否带着血，但这对马特来说根本无所谓，他转身，慢慢走回车内。

月光沐浴着马特，那柔滑的月白色线条笼罩着他的脑袋，细瘦的肩膀，以及细长的双腿。该死的，即使到现在他还那么美丽，这让梅罗没法恨他——就算他和尼亚做过也罢，无论什么事情也罢，他也不会恨对方。

粗糙的喘气声传入耳中，梅罗才发现那声音来源于自己。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如同一把把尖细的利刃一般刺入肺中。恶心感在胃中涌动，但他战胜了它，让肉体的感知再次伴随自己回到现实。他理智上自然明白玛特是故意挑衅；马特知道怎样攻击能让梅罗最痛苦，知道该捅破哪个脓疱才能挤出臭水。一直掌握着局势的其实是玛特，而梅罗——去他妈的，简直就像扯线木偶一样为对方手舞足蹈！

“真他妈的可悲，”他咬牙切齿地自语着慢步踱回车旁；理智早已麻木，而情感仍在体内狂啸着。他爬回驾驶座位，多少有点庆幸：马特至少还给他留下了掌握方向盘的权力——好让他还能有点自己能掌控什么的错觉。

“你是故意的，”梅罗说道，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我知道你想揍我，”马特说道，仍旧捂着他的脸。“妈的，梅罗，我的牙好像被你打松了。”

“你活该。”梅罗冷冷地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集中到开车上，免得在沥青路上撞个稀巴烂。毕竟那样的后果只会让 Kira 幸灾乐祸。刚才发生的事情如果被 Kira 看到，那个杀人犯估计能笑得前仰后合。

“是啊，我大概真是活该。”马特轻轻地说，盯着车窗外的夜色。

梅罗懒得继续辱骂对方。如果自己反唇相讥，马特也会针锋相对，而梅罗将一时冲动而说出无可挽回的话。他试图提醒自己继续驾驶，毕竟他这条小命就拴在“将车完美地保持在道路中间”；注意交通灯的状况，别闯红灯，他可不想因为满脑子都是马特和尼亚哦真他妈的该死……

“他妈的，怎么会……尼亚？”他喃喃道。

坐在副驾驶座的马特疲倦地说，“你非要知道不可的话，干吗不打个电话问问他呢。或许他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又或许他喜欢我？也有可能是我让他想起了你。我觉得，他很想念你。”

梅罗的火气又上来了。“你他妈的根本不了解尼亚。”

“显然你也不，如果那事儿能让你震惊成这样，”马特反驳。“尼亚从不让人接近他到能够读懂他的程度。”

“感谢你显而易见的回答，老大。”梅罗咬牙切齿道，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不用客气，混蛋。谁叫我们是朋友呢？”

“谁说我们是朋友？”梅罗狠狠地质问，他发誓自己感觉到马特即将达到爆发的高峰的怒火；紧接着他的脸就挨上了马特的左拳。

脑袋撞上车窗，剧痛在他的脸蛋上蔓延开来。

“啊，干！你他妈的给我滚下车去！”梅罗吼道，狠狠地在把车靠到路边——差点撞到停在路边的车。

“去你的，梅罗。”梅罗第一次听到马特用那样愤怒的声音说话。马特狠狠地推开车门，站在路边，动作凌乱而粗鲁。

梅罗靠在一边吼道。“你干吗不去操尼亚啊？我还能把他的新总部地址给你呢！”

“得了吧，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不过或许让你告诉我也好，省得你老觉着自己活着没意义。”马特回嘴道，一针见血地刺在梅罗的弱点上。

“妈的，我要杀了你。”梅罗咒骂。

苦涩爬上了马特的脸。“那就杀吧。反正我这四年也就是个活死人。”

梅罗浑身僵直。“你这个大骗子。”

“见鬼去吧，梅罗。”马特说，然而他的话中没有一点热度，话语中的空洞感就跟他什么都没说一样。他狠狠地摔上车门，走到人行道上，而梅罗以不顾一切的速度飞快开离了路边，回到交通线上，就像他是那些加夜班后开车回家的普通人的一分子。

他拒绝从后视镜里去看马特，继续毫无目的地开着车，直到在不知不觉中，街市上模糊的字母和灯光变化成他在这个城市中唯一感到熟悉的地方——那个他自以为是地当成避难所的地方。

但此时哈尔并不在家，显而易见。她不能回家，因为梅罗间接地导致 SPK 总部被燃烧弹袭击（他向上帝发誓他不是故意的），但他仍在她的高级公寓后的停车场找了个位置停下。新手机正握在他的手心，他的手指条件发射地敲下一串数字，不过他还是忽然停下了，将手机扔到车的另一边。

他用额头猛撞着方向盘，以至脑袋和右脸一样火辣辣的疼。“克制，克制，”他疯狂地喃喃自语，“冷静，冷静。Kira 现在肯定在嘲笑你了。他在得意的大笑。”

他在脑海中想象着此刻那没有面孔的 Kira 正在洛杉矶，一边玷污 L 的名声一边得意洋洋地冷笑——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梅罗的真名。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梅罗就要玩完了。不要再和马特吵。不要再和尼亚争锋斗气。死亡，就只有死亡——只要打败 Kira 仍旧是他存在的唯一原因，梅罗就绝不能让最差的情况发生。即使尼亚再拿到第一，那不过是他又一次从梅罗偷来的胜利罢了，梅罗不是没受到这种待遇。

“现在马特身边又有谁？”他自问自答道，声音在空寂的车内怪异地回响着，“一个人也没有，因为他被你丢下，你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他并不为自己刚才的反应感到愧疚。马特知道自己做了些会让梅罗混乱的事情，而至于那什么“想念梅罗”之类的废话……谁知道该怎么回应？这让梅罗觉得自己该为那件事负责任，而这感觉实在让他非常厌恶。马特才应该向他道歉。

察觉到自己竟然在自责的瞬间，梅罗感到荒谬极了，不过他至少不再感到愤怒。现在的他虚弱疲惫。梅罗从方向盘上抬起头，麻木地看着漆黑的停车场，然后决定自己该跟马特消除误解，否则他再也无法正常运作了。梅罗总是这样。过于情绪化，总是害人害己。

当梅罗回到公寓的时候，马特已经到家了，对方正坐在沙发上空洞地看着远方。

当梅罗走进客厅时他警惕地站起身。他们就这样看着对方，沉默着，直到梅罗首先开口。“你为什么等到现在告诉我？我知道你决定和我合作的那个晚上就想过这个问题。”

马特揉着脖子。“你知道为什么。”

“我想听你说出来。”

“你离开过我一次，我可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如果你发现我和尼亚那点事情，你还愿意和我一起合作么？”

“我不知道。”梅罗坦白说道。

“我觉得你不会，”马特说，小心翼翼地跨过设备，直到他和梅罗之间再无任何间隔。他叹了一口气，所有的不安似乎都从他的面上褪去，使他看起来毫无掩饰的坦诚。“无论如何，我很抱歉。那事对尼亚对我都毫无意义，回头想想，那也根本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我很自私，梅罗。那个时候，我讨厌你老是全心全意地想着尼亚。”

“也就是说，你干那事是因为气我离开了？”梅罗问道，希望马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一种无法理解的愤怒涌上梅罗心头。想念某人，他对此没什么把握。

“不，”马特说。“我告诉你原因，那是真的，现在也是。我知道或许因此你永远也不能原谅我。但我心中有一部分认为自己再也不能见到你了。我总是看见你在尼亚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原因——我必须拥有你留下来的那仅有的残渣。”

梅罗叹了一口气坐倒在地上，感到筋疲力尽茫然失措。过了一会儿，马特在他身边坐下来，他挨得非常近，以至他的双腿紧紧贴着梅罗的，带来一种梅罗一直以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温暖。他知道马特在说什么，但他现在不想听，不，或许他永远也……

“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包袱，”他说，毫无幽默感地干笑了两声。“可没想到，会是这么大。”

“嘛，我可从来没说我会让你的日子过得更轻松。不过，真的对不起。”马特将香烟放在口中，点燃，整个黑暗的房间，那燃烧的光芒是唯一的光源。“你还想让我当拍档么？”

梅罗没有再说什么，而马特也同样保持沉默，房间里只剩下他将烟放到唇瓣中时微弱的吸烟声。

“现在只有 Kira 是最重要的，”梅罗最后答道。“他是终点。我必须在尼亚之前捉到他，否则我之前所作的一切将变得毫无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是啊，”马特轻轻地说。“你没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我知道。”

梅罗转头盯着他，在黑暗中探索对方的表情。“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你和尼亚的事？”

马特藏在护目镜之后的眼睛左顾右盼着。

“说实话，因为我想要你，非常非常想要。如果我们有一天睡一起的话，我不希望尼亚的问题在事后曝光。我想你到时候真的会杀了我；当你把子弹射入我的脑袋的时候，我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当然不是说我现在就不觉得自己像个白痴，但你要知道……”

梅罗好想告诉马特，他其实也想要他，可他怀疑马特早就知道了，而承认这一点只会让这个感觉更加强烈。

“那么，我们是拍档了。”他说，伸出了右手。

“是啊，拍档，”马特同意道，握住了梅罗的手，紧握着很久没有松开。梅罗任由对方留恋着那点接触，并为这种小小的、依依不舍的接触而安慰。梅罗不喜欢握手；他也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去碰一碰马特。

他想说自己也很自私，但或许马特也早就知道了。

*

梅罗有点摇晃地踏出浴缸，脚下的积水和腹中的饥饿使他有点不稳。“比萨饼狂热”阶段已经过去，他再次回到吃任何食物都想吐的情形中。他在浴缸边放了一个巧克力板，尽管淋浴的热气使它有些溶化，他仍然将包装扯开塞进了嘴巴。

他擦掉镜子上的水气，半开着浴室的门好让湿气跑掉一些。在他一天前和玛特对峙时，哮喘差点袭击自己，他不想再遇到旧疾复燃的可能。自他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没有碰过呼吸器一下，而现在去医院更是绝对不可能。

Kira 只需要梅罗的脸，这样自己就会成为死亡笔记的又一个可悲的受害者。

说到他的脸——梅罗失神地看着镜子中的倒影——那张脸看起来相当的疲倦。他的黑眼圈更黑了，而且嘴唇也变得相当松弛——显然只是咬着巧克力板就花掉了惊人的能量；甚至连他那愚蠢的伤痕也显得疲倦——如果它真的可能疲倦的话。

梅罗对着自己的影像竖起了中指，然后抓起毛巾擦干了湿漉漉的头发和皮肤，当粗糙的布料擦过敏感的新肉时，他后背的伤疤有点不舒服的刺痛。他将毛巾扔在地上好吸干地面的水，一边对着镜子皱眉。

他看到自己的十字架项链吊在他单薄苍白的胸口上，最后他漫不经心地拿起十字架，研究着，用他的指头抚摸着光滑的金属。

他的十字架项链是他的衣着中唯一永恒的存在，而他通常只会顺带瞄它一样，但今天他拿起它，盯着看了很长时间，回忆起那个将它送给自己的女人，以及很多年前曾经偷了它的小男孩。

“我不知道它是特殊的，”玛特曾经说过，而说实话，如果不是失去了它，梅罗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珍惜它。他开始思考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是自己一直珍爱着的，只有死亡，或者悲剧性的失去才能使自己理解到它们对他有着怎样的意义。

走廊里轻轻的靴子脚步声使他抬起头来，咒骂着门口的方向对着的是自己的瞎眼。玛特正透过那半开的门盯着他看，视线中洋溢着赤裸裸的欲望，梅罗感到自己的渴望也在下腹部跳着舞。幸亏，马特在梅罗的身体即将对那视线产生反应的时候，转开了视线。

“你的手机刚才响了。”马特通知，将手机递给梅罗。

“谢了，”梅罗嘟囔道，从马特带着手套的手中拿起手机，打开，强迫自己的身体冷静下来。他靠着墙壁，按下哈尔的电话号码。她是除了马特以外唯一一个知道他手机号码的人。

铃声响起两下后，她接了电话。“喂？”

“你有什么消息么？”

“是的，”她回答道。“尼亚和 NPA 的相泽见面了。”

“我想也是，”梅罗冷冷地说。“我就知道他会有想法子让他们其中的一个倒戈的。”

“关于这个么，目前还不能说他是我们这边的人。相泽给了我们不少信息，但并不完整。显然上任 L 曾所锁定过 Kira 与第二 Kira 的嫌疑人。他们受到了 90 天的监禁却没有坦白任何事情，因此其他 NPA 成员强迫 L 释放了他们。”

“一群白痴，”梅罗自言自语道。那就是工作成员比自己笨所带来的恶果：他们的失败会导致你的死亡，而那些入却还会继续愚蠢的活下去。

“各人看法不同而已。”哈尔没好气地说。“无论如何，尼亚向相泽提议，如果现在的 L 就是原来的 Kira，他会知道尼亚正在怀疑自己而不会亲自执行制裁。”

“那么，第二 Kira 或许是目前的执行人。”梅罗马上说道。

“是的。尼亚已经在 15 分钟前释放相泽和模木。杰邦尼正在送他们到机场。”

“他们将会回到洛杉矶，而其后所接触的第一个入大概就是第二 Kira。”梅罗接着说下去，跨出洗澡间走向马特所在的客厅；对方正蹲在一台被拆空的笔记本电脑前，将电子设备一样样拼凑进去。

“没错，那也是尼亚的想法。”

“谢了，哈尔。”梅罗说。

“不用谢我，”她回答道，并在他思索“你他妈是什么意思”之前挂了电话。

“马特，”他说。“做好准备。我们要去洛杉矶。”

马特瞄了他一眼，便赶紧移开视线。“那太棒了。不过你该先把衣服穿上。”

第八章 马特

Your payday never came. Your dreams ran
with bright colors like Mexican cottons
that bled onto the drab sheets of the day
and would not bleach with scrubbing.
-- Marge Piercy, "My Mother's Body"

在瓦尔密斯房子的某个夏日，琳达和马特打算用游泳来消磨下午的时间，便拽着梅罗跑到孤儿院附近的湖边。让他们惊讶的是梅罗居然不识水性。毫不留情地戏弄了他一番后，琳达开始费尽脑汁地教梅罗游泳，可马特却不断地胡搅蛮缠。因此当梅罗第三次沿着湖岸追打马特时，琳达愤愤地中断了授课，开始破口大骂并冲跑远的背影扔石头。

那个晚上，他们花了双倍时间才总算返回孤儿院，这全怪琳达老是为一点小事就笑个不停。当她被梅罗诙谐的评语逗得乐不可支时，马特就在一旁模仿放屁的声音，而这，每次都害得他们三人陷入歇斯底里的狂笑中。那个下午无关作业、无关尼亚、无关 L；只有太阳、湖水，以及他们为那些傻事的笑。那是一段毫无意义的时间，是一个没有为达成任何人的任何目标而存在着的午后。

而梅罗怀念那样的岁月。

*

梅罗一直觉得，追捕 **kira** 的他们，最终一定会被卷入日本这片陌生的土壤。毕竟这一切始于日本，也只会在此地。绕了世界一圈后，**Kira** 终于回到原点，而梅罗和马特跟在其后，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天狼斯库尔和哈提一样紧追着太阳——或许就如神话一般，当他们终于抓到他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将迎来终结了吧。

与当初在美国时不同，梅罗觉得没有必要融入日本的文化和生活。换作以前，他一般会在当地寻找同伙，将贪婪之徒纳入旗下去追捕 **Kira**，但这一套在日本行不通。从任何角度来说，梅罗都处在劣势。他那头金发和皮衣裤打扮走到哪里都那么扎眼，以至于梅罗很快就开始担心，或许 **Kira**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他从人群中筛出来——就因为他老被其他人盯着看。

日本是 **Kira**——夜神月——的老巢。梅罗除了马特以外没有任何外援；而 **Kira**，反过来说，拥有一切。

梅罗抬头看着街上的某个化妆品的广告招牌，上面理所当然印着一张美丽的脸。广告的底角用英文和日文写着声援标语——“本企业支持 **Kira**”。

梅罗感到一阵反胃——这可悲的世界早已屈服于恐怖，竟然用“社会改革者”的面具掩护那种恶棍！

他恨夜神月杀害并盗用 **L** 的称号，他恨对方这些年来将自己乔装成侦探的嘴脸，他恨对方侮辱了 **L** 以及所有敬爱 **L** 的人。尽管他理解夜神的动机，但这只是让他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如此高智商的人怎会不明白，人类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夜神真的成为了神，他更该直言不讳的阻止这场自私的东征，因为夜神月所创造的核心根本无法承载任何东西。梅罗决定了，当他成为第一之后，一定要将所有支援 **Kira** 的白痴标语就地销毁——让这虚伪的信仰在一根火柴和泼撒出去的汽油下划上句号。

遗憾的是，现在的他只能强迫自己转开视线，调准望远镜的焦距，好能将 **NHN** 看得清楚些……

一望无际的保镖队伍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站在白金汉宫前的宫廷守卫一般。

“天佑女皇，”梅罗低吟着，他放下望远镜跌回座位，等着高田清美走出工作室。跟踪对方已有几个星期，除了了解到她几乎每晚都在不同的酒店和某人会面以外，他找不到任何接触对方的机会。低效率的进展也是他一直低迷不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一直只是开着车在原地打转，这种情况在停止监视弥海沙——马特对此也非常失望——之后更加明显。

向 **NPA** 下手根本不用考虑：如果相泽连为尼亚这种毫无前科的清白家伙工作都还踌躇不定的话，又怎可能与梅罗之流的犯罪者合作呢。梅罗不是没有考虑过让马特接触相泽，但是如果尼亚已经把对“伟大的总指挥”产生怀疑的 **NPA** 成员变成自己的爪牙，那么 **NPA** 就只会遵照尼亚的命令，而不会听从梅罗的。

手机响了，梅罗从皮夹克的兜里掏出来。“什么事，马特？”

“嘿，你那边能看到电视节目么？”

“不，我呆在车里，**NHN** 电台的外面。”

他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了薯片咔嚓咔嚓的声音。“那啥，你的小甜心哈尔·利多娜上日本电视了。”

“他们在说什么？”梅罗问。

“显然，她成为高田的四个女保镖之一了。就个人角度来说，她被选中我还是蛮高兴的，因为其他几个女士根本不能给人看。哈尔和高田同时出现在屏幕里，这就是养眼 x2 啦。”

梅罗感到自己的表情变得更加阴郁了。**SPK** 的这些大动作表明尼亚已经身在日本，而且部署了计划。和梅罗不同的是，尼亚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接近高田。而马特这个人——更贴切的说，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存在的这一点——却成为梅罗袖子里的最后一张王牌，而他拒绝让马特陷入毫无意义的险境。

“**M**，你在听么？”马特大嚼薯片问道。

“在。我们得找个法子接近高田。”

“尼亚目前身在日本，对吧？”

“没错，而他正在盘算什么，”梅罗铁青着脸说。“如果没有周密策划，他是不会将哈尔插在高田身边的，尤其不会是在高田声明 **SPK** 已经离开美国的现在。”

“你担心哈尔？”

“不。尼亚不会强迫她做这种事情。她是自己接受这个任务的，她明白其中的风险。”

“哈尔最近有和你联络么？”

“最近没有，若她以后需要全天候跟着高田，我也不可能有机会联系她——除非她主动打过来。”

马特顿了一下。“哎，这大概只是我的错觉，不过你不觉得，尼亚可能在这其中遗漏了些什么？”

梅罗在接听器的另一边皱着眉头。“你什么意思？”

他不需要和马特共处一室，但他知道马特现在肯定在耸肩。“我就是觉得，尼亚在让 **Kira** 陷入各种困境的此时，却任由 **Kira** 采取了这么多大胆的举动，似乎不像是什么明智的举措。他本该把 **Kira** 围进死胡同然后逼出来，尤其是 **NPA** 的成员已经弃暗投明了不是吗。”

那些话语诡异地，将一直深埋在梅罗思绪根基的疑虑引导了出来，他的脑海不断重复着。“这番举措的确过于有攻击性，而进攻并不是尼亚的风格。”

“那已经是超保守的估计啦。尼亚变得好斗简直就像你忽然转性去当和尚一样。”

“又或者你是成了个修道士。”梅罗反击。

“嘿，最起码我身边还会有一群可爱的祭童，可供本人沉溺于罪恶的快感中。”

梅罗大笑。“你的确会是个糟糕透顶的修道士。”

“靠，那还用说，”马特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不过他们可能不会让我戴护目镜，那可受不了。”

“是啊，”梅罗看着密不透风的保镖墙走出 NHN，说。“我这就回去。高田从录影室出来了，这期间我希望你给咱们找一个持久的总部。例如废弃的仓库之类。”

“仓库？”马特重复道。“那不就没有自来水，也就是说不能洗澡了？那我走在街上的时候，路过的可爱日本女孩不就得捂着鼻子？”

梅罗翻了个白眼。“你照做就是。”

马特叹了口气。“好吧，谁叫你是头儿呢。等会儿再联络。”

“等会儿再说。”梅罗说道，通话结束的同时正好也该行动了，他发动了车子，远远地跟着高田的护送车队。队伍最后一如以往地抵达一家酒店——而和以往一样，梅罗无法接近那里得到更多信息。酒店似乎是随机选择的，不过即使不是随机，梅罗也没办法突破高田的保安进入大厦。

但既然 Kira 是自己的目标，就梅罗所知，高田就是最容易接触到对方的人。

梅罗放弃今晚的跟踪计划，开车返回大街，开始赶往他和马特租的汽车旅馆。掏出手机，梅罗的手指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飞快的按下马特的电话号码。直到马特拿起电话时，梅罗才猛然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要说。

“我有在找地方，真的，”马特说。

“我没问那个。只是想说我这就回来了。”

“哦。OK，等会儿见。”

“拜了。”放下电话，梅罗感到有些尴尬。他最近老是为了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给马特打电话，而他在思索，自己这么做，会否只是因为想听那个男人的声音？

当他回到房间的时候，马特正坐在一张满是手提电脑和空汽水罐的床上，烟灰缸放在他屁股后面，烟头早就推成了山。他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脑屏幕，光线倒映在他的护目镜上，反射着日文字母和滚动的照片。

“嘿，我不太明白这几个符号，”马特以这句话作为招呼语。

梅罗扫开垃圾坐在床上，靠着马特的肩膀。“哪个？”

马特指着那几个符号，梅罗花了一些时间阅读后，皱起了眉头。“那些地方都挺远的。”

“没错，但这几个地方内设厕所，而且那个甚至可以淋浴，因为主人曾经住在二楼，”马特说，指着某个为了装修而关门却再也没有开张的电影院的图像。

“嗯，那个看起来还可以，”梅罗说，在一包吃了一半的薯片袋子旁发现了马特的游戏机。“直接把它买下来吧。还有联系电力公司重新供电。”

“好极了，”马特说到，手指在键盘上跳动。“能离开这个垃圾堆就好。”

梅罗躺在床上，将暂停的游戏重启，开始控制屏幕上的保时捷跑车。“这里有什么不好的？反正没有人打扰我们。”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这里有妓女带嫖客回来，而我现在可不能被诱惑了呀。”

梅罗瞥了一眼马特，不过只能看到对方的后背——马特正蜷在电脑屏幕前，黑白条纹衬衫紧紧地贴着他苗条的上半身。明智的决定不回答对方的话，梅罗开始尝试打败马特最新创下的游戏纪录，然而他疲惫的双眼很快开始为过渡使用而火辣辣的痛起来。他将游戏放在一边，带着手套的手指揉着眼睛，潮湿沾上破旧的皮手套。他真的需要找些事情做才是——但过了一会儿他只是叹了口气，手臂放在眼睛上；他实在筋疲力尽了，什么都不想做，连巧克力都不想吃。

“我想我该潜入高田的护卫队。”他说。

床在马特的动作下嘎吱作响——对方转过身来看了一眼梅罗。“听上去风险太大。”

“可我只想到了这个。尼亚已经在行动，我们既不知道新的 NPA 总部在哪里，弥海砂那边又毫无价值，而且最主要的，外面太冷了。”

“我们的处境真糟，”马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总可以绑架夜神月的妈妈或者妹妹吧。”

“我以前做过了。再说，那家伙大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他爸都利用过。母亲和妹妹对他来说根本一文不值。所以只剩下高田这边。”

“你似乎不怎么高兴，”马特察言观色道。“又缺巧克力了还是怎么的？”

“没有，”梅罗回答。“只是有点不太对头。我总觉得我们漏了些什么，而这个遗漏将来可能会咬我屁股一口。”

“嘛，咬的也可能是我啊，不过就算是那样，你的屁股也比我的棒多了。”

梅罗哼了一声，狠狠地拍了一下马特的后背，对方衣服布料上传来了诱人的暖意。他真的很想放任自己的手顺着马特肋骨漫游下去，直到他能将手臂环上对方的腰际，将他拉倒在自己身边。最近，他开始不止是想和马特做爱，而是想从对方那里索取温暖，安慰，和快乐——然而这些享受都是他现在无法承担的。

他在想，面对着马特不求回报的提议，自己能够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而且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迟早会像藤蔓上风干的果实一样枯萎。

忽然，梅罗不再是与自己的生理欲望作战，而是和某个更深层的，更黑暗的憧憬——渴求——那个他不想去习惯或者依赖的东西。他对马特的感情非常强烈，但这和他对尼亚，对 L，或者甚至哈尔的感情都不一样。不，他对马特的感觉完全不同，那是某种他无法辨别的什么——尽管梅罗经常被称为情绪化，但其实他最深邃的情感却连该怎么表达也不知道。

梅罗从没不曾考虑过放弃，但最近的重重困难——那样多的死胡同，那样多的不合情理的事情——使他想稍微休息一下了。他想让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像死亡一样安静，这样它就不必去考虑那些耗尽了他的人生的事情。

在他挣扎着要去首先抓到 Kira 的过程中，梅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即使他决定放弃这场竞赛，这个世界上还能有给组织犯罪，凶杀和毒品贩卖的自己一个容身之处么？他过去的罪状足够自己在监狱蹲个几辈子，然而现在他还和马特在日本的黑市干着武器买卖的勾当。很快，他将没办法找到任何一个可以隐世的地方，而造成这样的现状的他却是心甘情愿的——用泪水，武力和血。

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在那个目标上，然而在过程中失去了某些东西；他并不知道那是些什么，因为他不想回头，他无法回头——因为他会为自己将目睹的，而恐惧。

他让手臂从眼前移开，半合的双眼朦胧的看着龟裂的天花板。左眼的视力越发恶化，光感更为暗淡，模糊的影子也开始变成无意义的一团污快。再过一年大概会完全失去视力——如果自己还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

失去了眼睛，然后呢？他还有一只眼睛，他的手，他的脚，他的人生？

他不再那么的确定。他只是……累了。

他感到自己渐渐变的支离破碎，他思索着，马特能否握住那堕落的线索；但或许，那已经超过了“拍档”的职责……？

*

梅罗实验性的用手拍了拍床，灰尘迅速膨胀在空气中，仿佛小型的原子弹爆炸。他尝试着不去呼吸然而失败了，只得不停的打着喷嚏并赶紧离的床远远的。

“嘿，这地方还真不赖，”马特说道，木地板在他的靴子下咚咚响着。“后面有个停车场藏在街道里，如果我们把机车停在那里，不会有人注意到的。”

“很好，”梅罗说，一边抽着鼻涕一边打开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在好几次结结实实的推动后，窗户不甘不愿地放弃了自己的坚持，让12月的冷风涌了进来。

“只有一张床，”马特注意道。“你不介意吧？”

“没事，”梅罗回答。“如果这变成一个问题的话，还有其他的房间。”

马特从口中抽出烟头，呼出一口烟。“看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人体模型，我在想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鬼。”

“即使真的有鬼，我也会让它们希望自己能再死一次。我们来打开其他房间的窗户，我的哮喘快发作了。”

马特跟着他走出房间，仍旧呼出一口烟。“我们是不是该给你找个空气过滤器？我有一个晚上认识了一个男的，他大概有法子给你搞一个。”

并没有强烈宣称自己才不需要见鬼的呼吸器，梅罗只是耸耸肩，道，“或许吧。”

当打开二楼所有窗户通风后，他们从后门离开了那个地方，用房东给的钥匙锁好门。总的来说，梅罗认为那个废弃的电影院算是个不错的总部。那里面有足够的空房间摆东西，而且整个二楼可以兼任生活区和储存间，再加上厨房和洗澡间简直堪称完美。附近的邻里居所都是类似的公寓结构，这意味着他们被摄像头拍到的几率接近于零，这让总是在拥挤的高密度地区活动的他们能够松一口气。

梅罗监视高田开始松懈起来，而马特老是抱怨轮流监视的问题，他说虽然高田长得不错，她不是自己喜欢的那型，而且这个工作实在太无聊了。然而今晚梅罗需要确认高田没有偏离她一贯的生活规律——下班后去和她的“朋友”会面，因此并没有回到汽车酒店去运送搬家的东西，他开车到NHN，录音室方向的角落，这样他们可以看到门口的动静而保安们又不会发现他们的车。很罕见的，马特没有唠叨说他有多么无聊。当梅罗关上引擎整整一小时呆在那里观察工作室的门口时，马特把椅背调低，并拿出了掌上游戏。很快模拟爆炸和马达的声音充斥着整个车间，尽管梅罗通常觉得游戏的音效很烦人，经过一个月来的洗礼他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事实上，他现在觉得那些声响相当舒适。

才坐下15分钟不到，梅罗就感到马特座位那头的街道上有了动静。他转身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法兰绒上衣，外套两层烂夹克的流浪汉正拖着脚步走在街上，用着极快仓促的速度自言自语着，带着手套的手上还拿着一块硬纸板。他不断地往每辆车的车窗看，然后敲着车窗——即使是空车也不放过。

在梅罗确信已经锁好了门的下一秒，那个男人飞跑到他的车前，用指关节敲着副驾驶座位的窗户。当看到车子里确实有人后，男人露出愉快的笑容，两排烂了一半的牙齿暴露无遗。他将标语贴在玛特面前的窗户上。

“Kira是我们的救世者！”他大喊道，以防这两个外国人听不懂日语。“Kira是我们的未来！”他放下牌子，亮着“竖起大拇指”的牌子，然后蹒跚的走了。

希望他千万不要再返回来，否则梅罗可能不得不幸了对方。

“Kira只配亲我的屁股！”马特忽然说道，而梅罗看着他，大吃一惊。一般来说只有梅罗才会这样随口爆出这种会让妈妈把自己孩子的耳朵捂起来的评论。

“我不喜欢那个混帐Kira盗用L的名字。”马特嘀咕道。

“我也不对这件事情感到高兴，”梅罗说。“不过你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喜欢L，以至要为他打抱不平？”

“我喜欢L。我一直都喜欢。他跟我说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那个我永远也忘不了。而且他是对的，一如以往。”马特重新靠在座位上，他的脑袋转向另一边，梅罗不能看到他的脸。“你知道么，你和尼亚都不是L。”

梅罗感到全身的肌肉开始绷紧。“我知道，我也从没想过要变成 L。”

“你知道自己达不到 L 的境界，不是么？”

“我知道。”梅罗粗暴地打断对方。

他希望马特能闻到自己口气中的警告意味而放弃这个话题，但对方仍旧继续着，把梅罗一直不想去反思的真相一一呈现在眼前。“尼亚也达不到 L 的境界。这才是 L 无法选择你们之中任何一个的原因。如果尼亚真的那么出色，那么的‘第一’，L 马上就会选择他。但是 L 没有。所以其实你们两个都是第二位。”

不安汹涌袭向梅罗，可他马上用怒火掩饰了那股情绪。“马特，别再说一些我老早就知道的事实。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说的；对我来说，超过尼亚就是超过 L。”

因为尼亚是 L 所留下的最后的东西了。他在内心说道。

“L 曾是世上最好的侦探，”马特静静地说，“能击败他的只有一个人。”

很长的一段沉寂过后，梅罗自暴自弃的说出马特想让他说的话。“是 Kira。”

“你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胜算是多少么，梅罗？夜神月扼断了那不可匹敌的力量。”

“那又怎么了？难道你想说因为他是神才能做得到？难道因为死路一条我就该放弃？还是你想放弃？”最后的那句问话说出来的时候，是意想不到的艰难。

马特终于转过头看着他，神情诡异的祥和，眼神也是那样的顺服；他从来都是一个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也不想去逃脱的人。“我在这儿呆着，不是么。只不过这很有可能成为每一个参与人的自杀性任务，而我不知道如果你或者尼亚被杀，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梅罗的内心被那想法冻结。“尼亚不会被杀。”

“尼亚没法超过 L。他缺乏进攻性。而无法打败 L 意味着他没法打败 Kira。”

“那就由我打败 Kira，”梅罗猛地说道。“你别老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尼亚身上。如果没法战胜 Kira，那我就一无所有了。我必须打败他。然后我会超越他，超越尼亚，超越 L。我会变成最强的。”

“我知道，”马特答道。

但谁都没有真的相信那些话，或者说，起码没有那样坚信不疑了。梅罗独自沉思着，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欺欺人的呢。他是否对一直赖以生的事实失去了信念？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如此苦涩不堪，最初的动力早已坠入身后的尘土中，与那些不堪回顾的记忆碎片混淆在一起。而他却仍然只是向前看，因为回头只是意味着失去一切。他没有退路，从来没有。

梅罗打开车门走入黑夜中，尽管各种感情痛苦地积压在胸口，此刻的他却感到莫名冷静。轻薄而冰凉的夜风将他脸颊边的头发吹开，他离开车子继续往外走，孤独感随着漫长空寂的人行道不断延伸。

在身后，他听到马特将车门打开的声音。

“嘿，你会被冻坏的，”对方正从身后赶来。“回车里来。”

“我不是 L，”梅罗茫然的说。“我一直知道自己无法成为 L。我们的思考方式只能跟上对方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分道扬镳。我是 M，这是我唯一能够成为的。我会是个糟糕的 L 的继任。”

“是啊，的确。”马特毫不费力地同意了他的话，但那环抱着梅罗的双臂削弱了现实的残酷。对方的手指勾住了梅罗的腰带，将他拉入自己的怀抱。光滑的脸蛋贴上了梅罗左脸上粗糙的伤疤；尽管冷风同样冰冻了马特的皮肤，梅罗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皮肤底下涌动着的鲜血，以及潮热的嘴唇擦过自己耳朵时，所带来的温暖。

“嘿，”马特轻轻的自语道，声音中带着一点自责。“你还记得那天你跑进暴雨，当我将你带回房子里面时，你因为太沮丧而终于自暴自弃的大苦么？那个晚上其实我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告诉自己，你是需要我的。”

这句坦白并没有让梅罗感到吃惊，他背靠向他的好友时，也并没有感到愤怒。“你真无聊，马特。”

“是啊，的确如此。”马特恬不知耻的承认道，双臂收紧。

叹息从梅罗的唇间飘出，他的呼吸在空气中化作白雾。他想闭上眼睛，任由马特支撑着自己，好休息一下劳动过渡的大脑，然而自从他们两个再次在一起，这是第一次他们烤得如此接近，而梅罗实在不想就这么睡过去。显然马特也不想这样，因为在安静的战了一会儿之后，梅洛感到马特的嘴唇贴在自己的脸上，这不是吻，只不过是轻拂着皮肤上的伤疤，用嘴唇感受着那触感，对方的呼吸带着轻柔温热的蒸汽，梅罗的脖子不由得因快感而颤栗。他的腹股股感到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紧绷，他离开了马特的怀抱，不过并不是因为马特所怀疑的那个原因。

“是高田，”梅罗说，指着NHN大楼的方向，那位女士刚好从里面走了出来。

“噢，好极了。”马特闷闷不乐地嘀咕着，随梅罗回到车内。

他们跟着高田的保镖大部队一直到城市另一半的某个酒店，然后住进去好观察对方。好吧，梅罗负责安顿下来和观察，马特只是安顿下来，结束，靠在椅子背上前后摇着，显然打算补眠。就像以往一样，酒店以及那些站在门口，面部僵硬的保镖并没有什么看头，而梅罗感到他自己看着马特的时间更长。对方褐色的头发在一个月中渐渐变长，发丝现在已经能够碰到镶在背心那圈绒毛了，细小的鲜艳的色泽点缀着苍白。那件背心使马特看起来更壮硕一些，但对方其实非常瘦削，身形苗条，肩膀狭窄。

他的双眼看相马特的双腿，想象着它们是如何和尼亚的双腿绞缠在一起，汗水和其它的什么液体沾污了床单一——在他和尼亚同房的那些岁月中，梅罗甚至没在上面躺过一次。他怀疑自己到底能否原谅马特和尼亚睡过这件事情，但是他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在意了。毕竟马特是和他在一起，而不是和尼亚。

“你知道，当那Kira玩意儿结束之后，我最想去哪里么？”马特忽然问道。

“哪里？”梅罗问，走出自己的思绪。

“夏威夷。我们可以去沙滩……噢等一下，你不会游泳，对吧？”

“我几年前学会了。”

马特翻过身看着梅罗。“真的？谁教你的？”

梅罗耸肩，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在安德鲁·李豪宅中的室内游泳池里“游泳”的。“我一个朋友。”

“不错啊，”马特讽刺道。“那个‘朋友’还教了你一些其他的水上乐子吧？”

“你指什么，‘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老鹰抓小鸡”的水上版本。也被称为“可以在水中和女孩动手脚”的游戏。）

“噢，现在他们管它叫这个名字了？话说回来，夏威夷。沙滩，阳光，女生……”

“火山很有可能随时爆发，”梅罗总结道。“不过爬上去也可能挺好玩的。”

“在它快爆发的时候爬上去？”

“当然，为什么不呢。我们可以越过熔岩，然后爬到某个安全的角落，把东西扔进熔岩里，看看要它们多久会被融化。然后当熔岩变硬之后，我们可以把摩托车开出来。加上枯树和尸体，感觉上不就跟障碍越野赛一样了么。”

马特大笑。“噢天啊，那太扭曲了。只有你，M。只有你想得到。”

梅罗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将目光回到高田那群静止的西装保镖长队，但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那天晚上——他和马特会熬得很晚，藏在马特的堡垒里设计有一天他们会制造的机器。拥有火箭推动力的气垫船，能折叠成滑板的摩托车，还有不知道组装了什么玩意——全凭他们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了——的汽车。那些幻想的

机器没有任何一个是符合逻辑的，但马特从来不在乎梅罗的逻辑性。当然，他会纯粹为了火上浇油而逗弄梅罗，但梅罗从来没有从马特的双眼中看到失望，怜悯，或者轻蔑——甚至即使他从自己的倒影的眼中都看到那些情感的时候。

他伸手捧着马特的手臂。“嘿。”

马特疑惑地看着他。

“你不是我的工具。”梅罗简短的说。

马特眨眼。“我跟你说过我会成为的。”

“没错，但你不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一点。”他握了握马特的臂膀，感到对方绷紧了身体，但那并非因为不适。不，马特眼中充满黑暗赤裸的欲求，而那毫不羞耻的欲望同样在梅罗身体的每一部分回荡。

他的手从马特的手臂上滑下，放在座位之间的换档上，换成D档。“走吧。她大概在黎明之前都不会出来的，而我今晚还想要些别的东西。”

“没错，”马特虚弱地说，显然理解了他在影射什么。在他们之间产生了的某种从不曾存在过的沉重感，一种对那憧憬和渴望的默认使马特充满期待，坐立不安。梅罗尝试压抑自己的笑容，他知道是自己引起的紧张，但他丝毫不后悔。作为一个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的调情老手，失去沉着的马特反而显得比平时性感十倍。走向汽车旅馆的整个过程他都在扭来扭去*，还被停车场水泥地上一个不起眼的裂缝绊了一跤。

当打开房间的门时，梅罗差点憋不住笑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欲望已经涨满下腹，他说不定真的会笑出声来。不知道是谁先向对方伸出双臂，但当房门锁被咔哒按下的时候，他已经把钥匙扔在地上，双手抱着马特的脸，这个动作比捧着更粗暴，又比抓着温柔。他几乎没察觉马特的手臂是怎样伸进了自己的外套，直到他们的嘴唇笨拙的相遇——带着被压抑了太久太久的热度。

梅罗很擅长接吻，他估计马特也很擅长，但此刻他们的吻没有任何技巧可言，只有纯粹的，毫不掩饰的渴求。

马特的嘴唇比梅罗所亲吻的任何人都要柔软，当马特冒险进犯梅罗的嘴，他们潮热的舌头互相撞击着。

梅罗感觉到带着手套的手指摊向他的后背直到他的臀部，触摸着能触摸到的每一寸地方，然后开始向他两腿之间的深处埋进，那动作使他们彼此的身体更加紧绷。

马特忽然向后倒去，他的脑袋撞上了墙壁，发出碰的一声。

“天啊，”他在梅罗的嘴唇离开的片刻呼痛道。

“抱歉，”梅罗喃喃说道，用手指摸着马特的头发，并开始拉对方护目镜的松紧带。

“没事，是我的膝盖发软，”马特说着并尝试将梅罗的夹克拉下肩膀，“嘿，放下你的胳膊。”

“等等。”梅罗抓着已经偏移到马特鼻梁上的护目镜片，将它拉到对方的脑袋上，扔到地下，然后再让马特将自己的夹克脱掉。马特的双手滑过梅罗光裸的胳膊，橡胶质感的手套碰过的地方开始起鸡皮疙瘩。梅罗再次将嘴唇压向马特，手指笨拙的找着马特背心的拉链，他尝试了两次总算找到了，将拉链往下扯。

“嘿，你要把它扯烂了，”马特抗议道，松开梅罗的环抱好让背心掉到地上。

“脱了你的衣服，”梅罗命令道，猛拉下他自己的皮革背心的拉链，手指本能的避开碰到他的十字架项链。当马特的衣服不再碍事后，梅罗匆忙脱下他自己的手套，将光洁的手张贴上马特的胸膛，感受着对方滚烫的皮肤底下那狂躁的心跳律动。马特的双臂再次环绕着他，将脸埋进梅罗的脖子。

“我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他耳语道，伸出舌头舔着梅罗脖子上的伤疤。

“真的？”梅罗调笑道，将马特压在床，差点被他们丢在门口的衣服绊倒。

“我等这一刻等了一辈子。”马特说，他那忽然没了手套的手上上下下的抚摸着梅罗的后背，毫不费力的避开他左肩膀下方的伤疤。当感到马特再次用手指轻轻掠过那些伤痕的时候，梅罗猛抽了一口气，这一次那使人发狂的温柔变成快感的浪涛涌入梅罗的腹沟。他们四肢纠缠着倒在床上，手指仍然笨拙的试图脱下对方的衣服，直到梅罗最后终于滚到一边，自己解开裤子上的带子，并将它褪下臀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仍然穿着靴子，便狠狠地把它们甩掉，与马特的其他衣服一同扔在地上，然后再将挂在腿上的裤子踢掉。

马特的双手已经放在梅罗狭窄的臀部，手掌包裹着那菱角，梅洛再次回到对方上方，为身下忽然而来的大片赤裸的肌肤而眩晕。马特的大腿在他身下绷紧，盆骨焦躁的扭动着，直到他的竖起擦着梅罗的，那出乎意外的摩擦使梅罗轻微向前拱了一下，自己的臀部紧紧地撞着马特。由于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衣物阻挡，马特皮肤的味道在空气中是如此浓厚，那种咸咸的，浓厚的麝香气息他身上特有的，和梅罗记忆中幼年时期那更清淡，青涩的气味同出一辙。那股气息威胁要渗透进他的体内，似乎唤起了内在非肉体的部分，而尽管梅罗的某一部分尽可能的阻止那种情况发生，他剩下的部分对身下包裹着自己的身体非常满意，他的皮肤摩擦着滚烫的肌肤，他们的勃起紧紧地贴在一起。

马特呻吟的声音被梅罗用嘴唇捕获，将舌头伸进马特的嘴唇的同时，他的手开始向所有可以碰触的地方漫游着，记忆着马特健壮的肩膀或那瘦却充满肌肉的胳膊的感觉，手指抚过对方坚硬的乳头，和那没有间断的锁骨——看起来是那样强壮却又精细。他想知道马特身体的每一个角度和弧线，但他的耐心很快消失殆尽，被他每一处身体的剧烈欲望所吞没。

马特的手指滑向他的脊梁骨，直到碰到梅罗的后穴，温柔的摩擦着那里，然后尝试着将手指插入，摸着那滑湿的，敏感的皮肤组织。梅罗差点就高潮了，他不得不从马特身上撑起身来，他呼吸急促，努力不去看马特那因性欲而阴晦的双眸，又或是他阴茎顶端那潮湿的泪珠——几乎是平贴在对方的小腹上。

“让我干你，好吗，”梅罗喘气道。

马特没有回答，只是扭过身子，开始在地板上找什么东西，大概是他的背包。那个动作使他的腹肌绷紧，他臀部胯骨的阴影覆盖着他的腹股沟，而梅罗不可自制的低下头，舔着对方大腿根部的皱褶，故意忽略那根擦过他的脸蛋的粗长竖起。

马特跳起来。“哎，哎，别现在就这样，否则我真的会，噢，天……”

“我忍不住了，”梅罗含糊不清的说，用舌头卷裹着马特那浓厚的，带着咸味的皮肤，直到他感到马特将一瓶润滑剂塞进他的手里。甚至懒得问那瓶润滑剂是用来做什么的，他挤了一些在手心，然后伸向马特的两腿之间。在黑暗中，他不能如果自己希望的那样看得很清楚，但他也不需要。当将手指探入的时候，他可以感到对方身体的绷紧，涌动的热潮仿佛手套一样包裹着她的手指，当马特双手抓着床单，汗水使皮肤闪闪发亮的时候，他本能的吸紧了梅罗的手指。

梅罗疯狂的将手指拔出，然后将润滑剂涂上自己的竖起，咬紧了牙不让自己屈服于自己的碰触下。马特已经将膝盖叠在他的胸前，但是梅罗将它们举得更高，仔细地端详着马特的脸，确保自己没有伤害到对方。但是在马特的眼力只有狂野的催促，而当梅罗开始慢慢进入对方的时候，赤裸裸的快感使马特从胸腔深处发出一阵长叹。梅罗差点也要发出声来，但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将自己一寸一寸——直到他无法更加深入——都包裹着的难以置信的热度吞没，他已经完全埋入了马特的身体。他的臀部微微地向前撞着，想更加深入，想完全感受对方的体内。

他尝试着保持静止，但马特绷紧的身体让他疯狂，他的控制完全解放——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他的世界不断缩小，化成身体周围湿滑的热度，化成当他们的身体撞击在一起时，马特的勃起擦着他的小腹是所发出的尖锐

的声音。他不记得自己是否放开了马特的膝盖好让自己能够弯下身吻对方，但他感到马特舌头如何转换着角度滑入他的嘴巴，他们长吻着，直到为了呼吸才分开。欢愉，纯粹而醇厚，忽然从他腹股沟外爆发，波浪一般席卷着他的身体，他在马特的嘴唇间呻吟着。他的四肢颤抖，满载着沉重的心满意足，但他仍然能够感到马特顶着他的腹部，那炙热的肉茎仍然竖着。马特开始打算用手自行解决，但是梅罗将对方的手打开。

“我抓到你了，”他轻声说道，用手握住马特的粗长，用拇指抚摸着顶端。马特已经濒临高潮，因此没有花多久，他的臀部便猛地撞入梅罗的手心，滚烫的白色粘液从他的手指溢出。对方的钝指甲掐入梅罗的后背，就在他伤疤的正中间，在欢愉后余韵的麻木下，梅罗咬牙咽下痛苦的呻吟。马特的胳膊软了下来，身体瘫在床上，困难得喘着气。梅罗亲吻着对方张开的嘴唇边缘，伸出舌头，仿佛想要品尝马特渴求空气的满足感。他从马特身上下来，手指往下摸着，感受到他的液体正从对方的身体缓缓流出，与手上的粘稠混合在一起。

“你在干吗？”马特懒洋洋的问。

“没什么，”梅罗轻声耳语，他重新躺在马特旁边，手指交缠在一起，汗水将他的头发黏在脸的两侧。马特伸了个懒腰，将手臂枕在脑后，弓起了后背。“那真不错，”他心满意足地说道，转过身来将手放在梅罗的臀部——这不是占有欲的象征，而只是欣赏敬仰的意味。

“你真的很性感，你知道么。”马特用着“他能够在黑暗中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口吻说道。

梅罗轻笑，感到有些昏昏欲睡。“谢了。你也不丑。”

马特轻哼了一声，将脑袋放在梅罗的肩头，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仍旧散发着温热，贴在梅罗的皮肤上。他的手顺着梅罗的手臂游弋下去，擦过精巧的手腕，直到他摸索到梅罗手指间的粘稠。片刻间他有点犹豫，然而仍然将他的手包住了梅罗的，他将梅罗的手放到嘴边，碰触着他们做爱产生的粘液。梅罗的眼皮开始下垂，他的嘴角仍带着微笑的痕迹，温暖包裹着他的指尖，马特的舌头将它们一根一根舔干净。

那触感让他有点兴奋，但疲劳拉下了他的眼帘，而尽管马特赤裸的皮肤所散发的强烈热量几乎让人喘不上气，梅罗仍然觉得他还是更喜欢让马特和自己这样贴近。

*

梅罗潜入高田的保镖行列，以安东·施卡马克——一个住在日本，被通知前来保护高田的年轻美国士兵的身份。或者说，那家伙曾经住在日本——直到梅罗支付给他一大笔钱离开日本之前。代入施卡马克的角色并不困难，而幸运的是，除了最开始到总部报道的时候以外，梅罗只需要和其他保镖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他总是带着头盔，来降低自己被哈尔又或者被高田认出来的几率——当然，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对高田来说，所有的男保镖都是一样的，包括那个新来的，面孔模糊，骑摩托车，金发从头盔后面露出的外国人。而哈尔，她大多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田身上。

几乎每天看到哈尔使梅罗想到了尼亚。他甚至想再见尼亚一面，

他想得到尼亚的计划的最新进程，但他更明白自己不该给哈尔打电话，使他们的对话面临被偷听的危险，或者更严重的，这可能会暴露她的身份使她面临生命危险。在 Kira 眼里，哈尔和 SPK 的关系应该是显然的，但她和梅罗的联系却仍然是个秘密，而他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有利条件。

在一片仓皇的节目与欢悦中，日本的新年来临了。高田成为无数节目的特约嘉宾，当然还负责了更多节目的主持。梅罗真的很恨那个蠢娘们儿。估计她在大学时期成绩还蛮好的，但是每次他在望远镜另一头看到她在电视里那洋洋得意，自命不凡的脸，他对她的厌恶就进一步增加了。他想直接把她钉在地上然后用脚踩扁，但是直觉阻止了他贸然行动。他需要等待尼亚采取行动的蛛丝马迹，而当他结束了无止境的新年任务回到总部时，他终于等到了。

“尼亚绑架了弥海砂和她的保镖，”他说，将头盔扔在地上，拉开皮衣的拉链。

马特看着电脑屏幕，嘴边叼着烟。“干得不错啊，尼亚。那家伙还挺有品位的。”

“他想要一个计划，而现在它开始展开了，”梅罗说道，倒在马特身后的床上，他的身体为长时间坐在摩托车上而疼痛。尽管身心疲惫，他将手机取出，长时间的盯着它，思考哈尔是否会像自己一样为被免除的职责而松了一口气。

“想打电话给你的甜心？”马特将电脑放在一边，躺在梅罗旁边，说。

梅罗叹了一口气，“不。Kira 知道哈尔的名字和样子，如果他知道她和我有联系，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要知道我的脸，我就玩完了。”

“那你还敢戴着谁都能看到脸的破头盔在街上游荡？”马特讽刺道。“我说过应该是我渗透进保镖的队伍才对。”

“我后背疼，”梅罗尖刻地说。

马特伸手将烟头放进了永远到场的烟灰缸里。“把衣服脱了，我帮你按摩。”

梅罗伸出手将手指插进马特的头发。“不如你把我的衣服脱了，然后给我一个按摩？”

“没问题，”马特喃喃道，已经开始拉开梅罗的背心。

当然，梅罗得到的并不只是后背按摩。马特很想他，看起来就是如此。当他卧倒，而马特的嘴唇包裹着他的肉茎时，梅罗正好瞄到电脑屏幕，并看到了高田早前新闻直播的视频。她乌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容光焕发——这是一个理想的女权者形象，如果 Kira 是帝王，那么她就他的皇后。

整个世界都将她看作女神，可惜梅罗只看到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可悲工具。

他在想，或许自己并不只是害怕会成为高田清美那种人。

*

向人表达感激之情并不是梅罗的专长。他从没有为马特提供的帮助道谢过，但他知道马特并不期待或希望听到那些无足轻重的，空洞的话语。梅罗发觉，同马特说些家常琐事总能让他感到莫名的安慰，就仿佛他们仍旧有时间去享受那些胡思乱想一样。他喜欢睡着了，醒来后身边靠着温暖的身体的感觉，即使他偶尔会因为马特不小心踹到了他的鸡蛋而惊醒。

马特仍旧喜欢贴着别人睡觉，梅罗也很守本分的忍耐着他们两个裸体所散发出的热量，尽管他觉得太热了——就像有人把滚烫的煤炭塞进被窝里一样，但他知道马特觉得这样很舒服。

他从来无法确定马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尝试着将对方和他人生中所遇到的其它人相比，然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有着他们独立的分类，只有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时才显得那么的意义重大，然而当和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却毫无意义。母亲就是母亲。L 就是 L。尼亚就是尼亚。而马特……就只是马特，那个在九年前顺了梅罗的十字架项链，而现在则将梅罗身体每一个角度都熟悉在握的小偷。

和马特的性爱是梅罗所做过的最棒且最累的。很棒，因为他喜欢马特的身体；很累，因为他事实上对马特有感觉。他们并不谈感情上的问题，但是梅罗总是在琢磨，当他们的身体一起律动时，不知马特能否看到他眼中的迷茫和绝望。

他怀疑马特并不只是他用来渴望逃脱的发泄口，并不只是为了逃避痛苦而沉迷于此的存在。然而每次当梅罗在椅子上睡着了，而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着毯子，又或者当他发现马特出现在他失明的眼睛那侧而自己不再感到紧张时，他内心总感受到让人不适的极端的温暖。

他不知道这种散布至自己全身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但是或许当这一切告一段落之后，他就能够去确认，这是否就是爱。

*

尽管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梅罗的确觉得仓库里的人体模型怪寒碜的。他们看上去就像裸体的扯线木偶，被胡乱堆在房间另一头的尸体的海洋，仿佛甚至没有人在乎将它们送到火葬场的遗骸。正在腐朽的人体模型。被肢解的人体模型。那个仓库是人鸥的屠宰场，而梅罗喜欢坐在那里思考，以便远离烟味和电脑屏幕。

遗憾的是，他似乎再没什么可以思考的了。

手机响起时，他几乎不想接听。呆看着手机一两秒——他的心脏仿佛梗在喉咙里——后，他开始指责自己的反常行为。他接听了。

“梅罗？”哈尔温和的问候。

“你真的可以这么大声把我的名字说出来吗？”他问。

“我在自己的公寓，”她回答道，“没有隐藏摄像头或其他窃听设备。你最近怎样？”

“还好，”他简短地说。“你和你的好朋友高田怎么样了？你们感情好得要去搞配对的纹身了吗？”

她轻轻的笑了，但他仍旧能够感受到对方声音中的紧张。“我真想念你那杰出的才智，梅罗。”

“你有大新闻，是吗？”

她停顿了一下。“是的。尼亚说他打算将一切做个了结，很快。”

梅罗的思绪在一瞬间疯狂的涌出，然后他明白了尼亚打算“了结”——他想要的“了结”——的一条可行的方法。“他想让 Kira 把你的名字写上死亡笔记。”

“是的，似乎就是这样。”哈尔谨慎地说。

一堆想法从地表同时涌出，而梅罗完全不知道那些是什么意思。拼图的碎片无法组合在一起。尼亚想让夜神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死亡笔记上？但夜神月已经被怀疑且在被监视中……而且，至少，有两本死亡笔记——除非席多将它那本带回了死神界。还有高田和她的秘密会面——这些毫无头绪的事情在梅罗的脑海中不停的回转；有什么藏在其后，仿佛巨大的恶鬼一般静静等待着，要将他们一口吞下。

Kira 超越了 L。尼亚不可能战胜得了他，但他在行动，向着……

“看来我不得不这么做了，”梅罗最后说道，在哈尔回复之前中断了对话。他希望她永远也别给自己打电话了。

“我们要干吗？”

梅罗抬起头，看到马特站在门口，靠着门框，口中含着香烟。

“尼亚打算让 Kira 将自己和 SPK 的名字写在死亡笔记上，”梅罗说道，这光是听起来就够可怕的了。

“听上去可不太聪明。”马特评价道。

“的确如此，”梅罗狠狠地说，手指掐进头发中。“尼亚想公平审判 Kira，而唯一能够搞到证据的方法就是现场目击 Kira 书写名字。而且当时必须有其他的见证者。”

“不过如果尼亚和他的伙计们全部翻船，就没有所谓的证据了。”马特说道，对着天花板吞烟吐雾。“因此他会想方设法调换笔记本，使 Kira 的那本变成假货。哎，你知道么，这个计划实在太浅显易懂了，连我都能想得到。”

“Kira 知道的，”梅罗果断地说。“我想尼亚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一切都取决于谁能够首先策略取胜。”而 Kira 会赢。他打败过 L。尼亚有危险。

“我们要跑到尼亚跟前告诉他那个策略很蠢么？”马特问。

梅罗摇头。他感到情感的狂潮即将达到顶峰，但很奇妙的，那些情感并没有如同暗淡的红潮一样冲垮他的思绪，他感到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明。“除此之外尼亚没有别的法子，而我们不得不在他之前行动。”他看着马特。“我们去绑架高田。”

“好，”马特轻易地回答道。“告诉我需要什么，我这就去弄到手。”

梅罗皱起了眉头。“你总是同意任何事情，尽管这个几乎听起来愚蠢而危险。你从不怀疑我。”

马特耸肩，背对着他。“我本来就不是为了正义而战，更不是为了逮捕 Kira。Kira 当然是混蛋，但这跟我没关系，正义也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不会去怀疑自己动力的来源，这毫无意义。”

他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而梅罗看着他的背影，感到又羡慕又嫉。马特可以如此轻易地倾诉自己的感情，可自己却仍在感情和理智之间纠缠不清。

但比羡慕更重要的，L 在很多年以前所说的话仿佛千万把小刀插进了他脑海中。马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而他将永远不会抛弃它。即使会为此而死——为了梅罗。而死。

在最后，梅洛终于成为了某个人世界的中心，然而这不但没有让他感到快乐，只是让他内心不住发冷。

*

2010 年 1 月 26 日，梅罗开始实施绑架高田清美的计划。尼亚的计划不会对自己产生什么损失，梅罗是这么看待的。反正无论对方怎么行动，梅罗总是要先抓到 Kira。若能在行动胜利的同时拯救尼亚的一步错棋自然最好；若自己最后为此而死也没关系。尼亚或许能从梅罗的失败中领悟到什么，就如以往那样；而梅罗至少不用活着受气了。

清晨时分，梅罗向马特说再见。他靠在车窗前，给与对方最后的命令——在长野的汇合点碰头。马特听到集合地点是在教堂时挑起了眉毛，但并没有说什么。他们亲吻，直到一月的早晨将脸冻得麻木，然后梅罗后退开，让马特把车开出停车场。他看着车尾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就像燃烧的烟头。他闭上双眼，向某个从不曾聆听过自己的上帝进行简单地祷告；睁开眼睛的时候，车已经消失了。

*

Pelicans with pregnant pouches
flapped overhead like pterodactyls.
In my mind I felt you die.
First the pain lifted and then
you flickered and went out.
--Marge Piercy, "My Mother's Body"

*

长野，太阳已然升起，梅罗的双眼仍旧干涸，但这并非意味着他是个冷酷残忍的人。他不是为了制造灾难和痛苦而生的。但他也不愿四处游说，或者强行扭转世界的价值观，让大家折服于自己的理念。他想要的只是一个仅仅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碰触，一个所有人都会尊重的地方。

他想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更重要的是，他想向自己证明这一点。他想证明，那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已经变得比任何人想象中的都要强大；那个被海格修女所抚养的男孩，那个尼亚珍惜的对手，那个马特所爱的男人，能够最终走向顶峰。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扼杀了一个自己从不想熄灭的生命。

梅罗的双眼盯着远方的太阳，并向所有他曾关爱的人许诺，只要成为了第一，他会为每一个，每一个人哭泣。他会去夏威夷，爬上火山，然后泪流成河——为母亲和海格修女，为L和马特，为尼亚、哈尔还有琳达，以及所有因梅罗没捉到Kira而丧生的人。他会落泪，然后，当再次睁开眼睛时，他或许会第一次看到伊甸，当然也有可能是地狱——只要那是自己造的果，哪个也无所谓。

他会逮捕所有L没抓到的犯人，而如果尼亚那时候还活着的话，他会为四年前引起对方哮喘的事情道歉。他会为无法成为哈尔所希望的那种男人而道歉。然后他会去看每一件马特无法亲眼去看的事物，因为梅罗就是马特的整个世界，直到最后一刻也仍旧如是。

然后，所有的其一切将会回归正道。

就在他即将抵达长野的一间教堂时，心脏麻痹开始了。

完

原作于 2006 年 6 月 25 日

翻译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

后记

Flamika 的后话：

我从不曾认真考虑过写一篇给梅罗的幕后小说，更何况还写了那么长，但很高兴我这么做了。这给予我一个机会去首次描写心目中的梅罗是如何看待某些事件和人物——尤其是马特——的。我本想写一篇 MM2 文，但最终它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一篇属于梅罗的小说。在他们两人重逢后，我本该再加一章详细描写他们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但这篇文章似乎并不想朝那个方向走，该死啊，我不过是个作者——能跟谁去争辩这个问题呢？真的，这个（感情）部分和梅罗人生的其他部分相比是那样的短暂，然而就其意义而言却又是那么的重大。因此很难决定如何着手；尽管我非常想给这个 CP 多加一些内容，我不想破坏了整个故事的连贯性。

说道故事的连贯性，这篇文章是以时间顺序写的。明明整个时间跨越相当长，我却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挑了重大事件来写，这使我草草略过不少年份。因此文章可能有些跳跃，但我想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当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这篇文章的终结相当突然（尤其是如果你是为了 MM 才读这篇文章的），但我真的感觉这是一个适合梅罗的故事的结尾，这是一个在他还未能将潜力发挥到极限，在故事情节和他的感情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便夭折的结局。

我希望一个故事直到结尾都能和原著保持一致，并且其连贯性能平行于原著，因为尽管我对梅罗在原著中的结局有什么意见，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我只能阐述我所看到的事情。

歌词名单：

"Distant Sun" by Crowded House

"I Want My Innocence Back" by Emilie Autumn, from the album Opheliac.

"Drag" and "Blind" by Placebo, from the album Meds.

"Leather" by Tori Amos, from the album Little Earthquakes.

"My Mother's Body" by Marge Piercy.

"Uninvited" by Alanis Morissette, from City of Angels soundtrack.

非常感谢 Ysabet 帮忙校对这篇文章，尽管很迟才被我通知到。感谢 Mona 回答我关于哮喘发作的问题，感谢 Anez 和 Elwing 帮我纠正语法问题。

创作的过程让我非常愉快，我也希望每一个读者同样能喜欢。^^再见。

-Flamika

Cainhome86 的一点话：

几年前 DN 连载结束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为 M 写点什么，然而每当提笔却又感到痛心和无力。痛心在于描写 M 痛苦时的挣扎不忍，无力在于文字功底的肤浅使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描述那个残酷的故事。幸运的是，当我看到这篇 Distant Sun 的时候，我就知道已经不必要再写。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让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补充的必要了。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 DN 同人之一，更是我所看过的写的最好的 M 同人。它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全面，那样的深刻，那样赤裸裸的将 M 的血腥历程展露在眼前，让我又恨又爱无法释怀。也正是如此，我才决心一定要将它翻译出来。在这里再次感谢作者的授权（可惜因为多年电脑交替的关系已经找不到授权书了）。

说道翻译，比我想象中难得多。尽管已经读过很多遍，真正开始翻译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其中属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和最后一章哭得最为厉害。而且因为翻译要逐字逐句看，所以很多不想面对的剧情还是要强迫自己反复阅读，反而哭得比第一次读的时候还多，笑。所以翻译到一半的时候其实非常矛盾，大概也是因为不想面对那个结局的原因吧。中途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下决心继续完成，所以才能在现在说一声，自己也算是给对 M 以及 DN 做了一个交代了吧。

至于文字斟酌方面也是一个难题。Distant Sun 在同人文中颇有文学色彩，即使放在其他英文文学作品中也不显得逊色。俚语，俗语，比喻，双关语等层出不穷，在翻译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翻译的时候不只感到自己对英文理解能力的缺乏，同时还有自己中文表达能力的欠缺。整个翻译过程也学到了很多，几年下来感觉英文理解能力变好，但是中文词汇量反而下降了，笑。

感谢一路走来帮我做校对的锁美会成员，特别感谢 Raito, Mercurix 和 YYQ，你们真的使文章看起来丰韵了很多。感谢 Cool See 的各位一直阅读这篇翻译，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耐心等待，各种语言不足以表达我对大家一直以来提供的帮助和我无限旷工的理解的感激和歉意。

至此 Distant Sun 已经尘埃落定。

Mello，感谢你陪伴我的那些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Cainhome86

校对于 20120917

PS.附上自画。

